

『夢梅華館日記』翻刻（第十九-二十二卷）

陳 捷

解題

本稿は中国の上海図書館歴史文献センターに所蔵されている、中国の文人孫点の日記『夢梅華館日記』の自筆稿本に基づいて翻刻を行ったものである。

孫点（1855～1891）は字が君異、号は頑石であり、中国の安徽省来安の出身である。生計を立てるために、筆吏や地方官の幕僚といった一時的な職を勤め、中国各地を転々としていた。光緒十二年（1886）に挙人に合格したが、思うような出世を果たす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光緒十三年（1887）一月末から五月まで日本に遊歴し、同年の十一月に二度目に清国駐日公使に選ばれた黎庶昌の随員として再び日本を訪れた。帰国まで三年半の期間を東京で過ごし、その間、日本の朝野の名士と様々な交流を行った。光緒十七年（1891）五月に帰国の際に、遠州灘の付近で海に身を投げ、自らの人生を閉じた。

孫点の事蹟については、日本滞在中における森槐南などの日本人との間の填詞をめぐる交流に関する、神田喜一郎先生の優れた研究（『日本における中国文学—日本填詞史話—』、『神田喜一郎全集』VI、VII、同朋舎、1965、1967）を挙げるができるが、来日以前の経歴や日本滞在中における填詞以外の活動については不明なままであった。それらのことを解明する上でのもっとも重要な手がかりは、孫点が丹念に記し、また奇跡的に今日まで残された自筆の日記である。

『夢梅華館日記』の原本は22冊、計31巻あり、その時期は清光緒三年（明治十年、1877）十月一日から光緒十六年八月十日（明治二十三年、1890）のほぼ十三年間にわたる。来日以前の日常生活や各地に滞在する際に見聞した社会風俗、習慣や、科挙試験に参加した際の様子など、当時の知識人の生活と詩人、文人としての作者の心境とが生き生きと描かれている。日本滞在中の部分は日本の人々、とくに文人、書画家たちとの交流の様子や公使館での生活などについて詳しく記述されており、この時期の日本の漢詩文壇の状況や日中間の文化往来の実態を知るための極めて重要な資料である。

『夢梅華館日記』の分量はかなり多いため、本稿においては第十九巻から第二十二巻、即ち初めて渡日する前の光緒十三正月元旦から二度目の渡日直前の光緒十三年十月三十日

までの部分を翻刻することとする。『夢梅華館日記』の内容やその価値に関する分析および孫点の事蹟に関する詳しい論述に関しては、別稿を撰する予定である。

凡例

本稿は上海図書館に所蔵されている孫点の自筆稿本『夢梅華館日記』第十九卷～第二十二卷の翻刻である。翻刻に当たり原文の明らかな誤字は原文字の後に〔 〕で正しい文字を入れ、脱字は〔 〕中で補い、衍字は〈 〉で記した。原文で空白になっている箇所や、破損により読めない部分は□で記し、文脈によって推測できる文字は□をつけて表すことにした。なお、孫点は古字をよく使用し、日記中の異体字も多いが、翻刻の際には通用の漢字に統一した。また、人名に関しては明らかに同一人物であってもしばしば異なる漢字で記されているが、将来索引を作る時に明記することとし、今回は資料の原型を示すために、そのままとした。なお、中国語読者にも利用しやすいように、文字・句読点は基本的に旧漢字と中国式の標点符号を用いることにした。

夢梅華館日記第拾九卷

來安孫點君異甫

光緒十有三年，太歲在丁亥。正月元旦日 衾雨 味爽起，衣冠祀天。禮畢，祀祖，並賀兄嫂新春之喜。午後假寐，至暮復起。

二日 雨止 家人手談。鄧伯英來，留飯而去。

三日 衾 偕兒輩擲彩。北行，煙紳園。訪嘉生、嵩岳不值，即返。

四日 共家人手談。

五日

六日 訪渭生、季同，均不晤。過竹行街，小坐而回。諸兄邀手談。

七日 北行訪嘉生不值，即回。

八日

九日 至同義公，仍不值。到王正泰茶號訪鏡波，不值。晤江次山，招至其家夜飲。浴滿春園，次山來速，赴之。晤鏡波，同煙紳園。往歲所允假款，以月望爲期，得三十元，可成行矣，是大可感。散後即返。身子怯寒。盆湯受涼，以至於此。

十日 身子仍未見爽。季同招談，不赴。明兄邀手談，強起應之。

十一日 晴 外祖母忌日，祭之。北行，晤嘉生談，又晤洪梅甫，同飯。飯後煙紳園，晤仲廣、嘉來談，各散。

十二日 立春 晴 早起迓之，修寄鷗侶，即發。北行，晤嘉生談，煙紳園而返。日間遇陳小舫，同過中園，久談。

十三日 鼎丈昨日去世，往送其殮。事畢，過寵九家小坐。詢報館，尚無所知。昨遇翔老，言已閉矣。出城，經季同、蕙堂家，均不晤，留字而返。閱『申報』。

十四日 衾 招伯英、蕙堂、小舫飲，未到者：嘉生、嵩岳、次山、鏡波、季同諸君。過午雨，未出。聞吳丈珠川忽焉下世，可歎。

十五日 衾雨竟日，至暮始止。

十六日 晴 北行，訪鏡波，不晤。訪紫詮、嵩岳，亦不晤。遇嘉生，同煙紳園。久候鏡波始至，交廿元，蓋忘其數，然可感矣。遂南。

十七日 入城送珠丈之殮。訪經甫，不值。晤荔泉，訪子讓晤談。訪邕之，不值。出西門，答陳瀛生庶常，晤談，並晤小舫。到嘉寓，同伯英茗萬華樓，嘉來同煙紳園。再訪紫詮，不值。回寓檢裝。易衣受涼，身子不適。後日日本行期，又當易矣。

十八日 竟日不爽。

十九日 小愈，然尚怯風。修寄外父、五姊、允祖、芝圃、溪孫、幼庭、幹臣、壽平。治聯挽珠丈云：「荀郎後事可託何人，薄宦竟如斯。最傷心，三子未婚，一女未嫁。梅福歸真所難生者，重泉應太息。忍回首，廡春無米，竈突無煙。」又代三兄聯云：「甥館昔承歡，罄欵親聞，每言萬事皆空，深恨全家羈滬濱。玉樓今赴召，音容何在，惟望諸孤繼起，好將旅襯返鳩江。」

二十日 五河生日，同嫂氏等手談祝之，至夜始散。馮士葵薦姚蘭蓀課讀，聞已由嘉禾到滬陬，吉廿四日開學。

二十一日 寫挽聯，發安慶、南京、蘇州信。午後陰，北行至滿春園浴。冒雨煙紳園，晤仲廣談。戌正南，坐小車回家。接嘉生片，言日本船廿七行，有其友王惕齋同舟。浮海有熟人，大佳。此次行期之改，非無因也。

二十二日 晴 到水利局，晤明兄談。訪王雁臣司馬，不值。局臨浦江，地勢宏敞，潮聲帆影，都在當前。月滿風清，定增詩興。惜皆非其人耳。北行，晤嘉生談。聞飯穎山樵有見懷之作登前日報，遍尋未見，當再尋之。同訪惕齋，久談。渠籍四明，客扶桑已十八年，娶日女為妾，已生子。往年冬歸國，今仍去，可結伴直至東京。一應事宜，可託照應，並約廿六日先發行李至其寓，晚同登舟，可免派人看守，大佳。可見凡事莫非

前定。日前非病，定不改期，則異域之遊，未免寂寞矣。然非嘉兄留心，則仍失之交臂。良朋愛我，大可感也。訪次山，為診脈，言稍理中焦，即當全愈。同嘉生、梅盒煙紳園畢，回棧飯，與懷寧陳蘭軒談。渠兄葆初太守即今河運總，去秋曾晤于合肥節署。往年濟南電工開辦，曾與采兄共事，頗蒙照拂，兄歸來屢言之。亥初南，回寓。發來安信，由驛使去。蘭軒誤雲作蘭。

二十三日 訪紫詮，久談。渠為函託日本友人，意大可感。茗華眾會，晤耘劬、劍盟。夜過紳園，即返。

二十四日 姚蘭孫來開館。渠兄敬堂大令與先君為故人，當日往來踪跡殊密。午刻治筵，招馮士葵、鄭厚餘及柳生、季同陪姚君飲。散後至道署請免單。訪子靜，不值。晤藕香，久談。北行，同柳生、季同遊徐園。園在新開北康家巷，主人名家禮，浙人。地不甚寬，而丘壑有致。出飲復新園。散後經紳園，即返。

二十五日 作留別詩曰：「男子端宜志四方，豈能鬱鬱老江鄉。斯飢況以來驅我，載贊何妨賦出疆。他日編詩應秉筆，今年訪舊去扶桑。近時關愛惟親故，尚有臨歧饋酒漿。舊雨神山最上仙，重來徐福二千年謂星使徐公孫麒。衣冠盟主君能繼，雲水閒身我本顛。放眼居然遊域外，揚眉可許到階前。客星大半依瓊島，翹首蓬萊玉筍聯。才大槃槃首蔡邕，伯昂，若論豪氣數元龍哲甫。姚崇十事爭傳誦子良，陳寔三君夙所宗軼士。曾聽梁鴻歌絕調幼嵐，每於葛隱仰高踪卓人。故人尚有嚴光在鳳笙，都讓狂奴一笑逢。王郎說士情何重，華燭高燒尺素修王丈紫詮為致書水越畊南、石川鴻齋、重野安繹、曾根嘯雲、岡鹿門諸君子及朱君季方，為余道地。甘為不才通姓字，豈徒高誼共車裘。荊州此去依劉表，海外無難識馬周。慚愧客囊羞澀甚，僅將詞賦答名流。此邦文獻萃東都，吾道天涯幸不孤。竟使書生聯縞紵，願從滄海網珊瑚。外交近已開新例，墨守真堪陋腐儒。還語憂邊王景略是行與王君惕齋同舟，同舟無復畏長途。辛苦扁舟去國情，卑官生恐鬱難平。信天不作冠裳夢，擲地慚無金石聲。忍以困窮輕出處，敢言骨相可公卿。此身只合煙波老，纔得春來又遠征。」修寄鷗侶，發揚州信。訪紫詮、昕伯久談。煙紳園，嘉來同飲於酒肆，各散。返寓，得蘭弟信。檢裝達旦。二十六日 檢行李。申正別家人，發行裝至惕齋處，附之登舟。予訪日人北條鷗所談，貽余『函館竹枝』。飯杏花村，遇劍盟、耘劬。散後煙紳園，嘉生及洪梅盒、伯英來送。嘉言黃姬已遷居，似宜過訪，且與作別。相將偕去，至則他出。不久即歸，然意殊落寞。此中人固不足責也。遂行。時尚早，仍過紳園小坐。子正登舟，嘉生、梅盒送至舟次，情意殷拳，大是可感。惕齋已先在，行李各件位置俱妥。遠適異域，得此良朋，天相鄙人，感之入骨。船名約科哈馬麥魯，譯言橫濱丸也。船甚堅潔，三菱公司之最上舟。與

惕齋聯床話日東事，達旦不寐。

二十七日 巳初展輪。同舟有蘇婦程姓者，至長崎，為西人傭。言其夫亦庠序中人，因貧為此。去年夫故，言之泣涕。並言家有孀姑，夫弟亦茂才，館穀不足飽全家，忍恥食其力。余聞之，既頗為心悲。幸有二子能讀書，差可慰耳。今早開船時，日人世古樸介山下來送，惕齋友也。樸介新聞社通信員，知余東征，請姓字，為登報計，當以名紙貽之。又與同舟須永貞談，解中語，大便矣。日前閱報，見飯穎山樵見懷詩，即答之曰：「竟如勞燕各西東，君歎飄萍我轉蓬。同為飢寒事奔走，一般來去慨孤鴻。」附寄于此。

二十八日 小有風浪，幸尚可支。子正抵長崎。入口兩岸皆山，漁舟星火，隱約水次，其景仿佛汕頭。泊舟既定，披衣登樓，久之始下，然亦不眠矣。長崎譯言乃額山既。

二十九日 卯正登岸。到理事署，晤伯昂、幼嵐。舊雨重逢，快可知也。飯後過幼嵐家，同遊市肆。房舍之製不異中土。經骨董舖，脫履登樓。出寶刀求市，然其價過昂。返署，復晤遵義劉子貞慶汾、廣漢樊聲甫綜，東西譯官也。伯昂名軒，順天舉人，大挑知縣，向見之於海上。幼嵐閩人，名偉年，菖香中丞之孫，隨季京曹之子，少嵐農部之弟，海上十年老友也。惕齋來，同返。伯昂諸君送至江干，登舟即發。與同舟德丸歷山、大賀文一郎談。歷山熊本人，解中語，曾遊都門。文一長崎人，號獨尊。舟行大適，緣兩岸皆山，不啻長江上下也。

三十日 舟行甚平。同舟和泉嘉七，大坂府東區備後町人，請為詩，余辭以不適。走筆成七絕求和，若傲余以能者。詩大不佳，即次韻和之曰：「翩然一笑去江關，不得封侯誓不還。合向蓬萊尋舊雨，芒鞋布襪共登山。」又寄徐三乳羔、朱大季方、水越畊南曰：「隻身莫漫慨伶仃，滄海頻年已慣經。山色每從窗隙過，濤聲時向枕邊聽。狂歌呼友一浮白，到眼怡人幾點青。明日扁舟應暫泊，好於華屋接芳型。村樹蒼茫帶晚霞，幾多鷗鷺噪晴沙。華彝何幸歌同濟，中外於今已一家。穩渡自應酬海若，長征原不畏天涯。隔鄰嚶嚶鶯聲巧，絕好婆婆異域花。」丑初抵神戶泊。神戶譯言可倍。

二月一日 同惕齋登陸。訪朱季方談，交紫詮信。季方四明人，為鼎泰大總管。通中外各路方言，人亦慷慨，好交遊，且能文。鼎泰為三江行號之冠，三江幫皆萃神戶，長崎多閩人，粵幫則聚于橫濱。早飯後同至理事署，先晤楊君硯池。詢水越，已去大阪。王函託轉達，並附以書，且貽以『歷下志遊』。未幾，晤哲甫，新自東京來者。復晤乳羔及于續臣、徐菊生，同遊楠公廟。廟左為墓道，有碑曰：「嗚呼忠臣，楠公之墓。」碑衾有記，為有明遺老朱舜水先生筆。惜過高，未能卒讀。茗茶寮畢，驅車經湊川。兩隄平行，中為平沙。山水陡漲，即由此去。隄中大木千章，濃衾蔽日。俯視民居，歷歷櫛比，風

致良佳。過相生橋，返署飯。飯後哲甫、乳羔諸君邀同至陬訪山浴溫泉，男女共池，毫無忌憚，洵海外之奇觀。自改革後，惟餘此間尚無禁令，此外則分池矣。司茗女子有絕佳者。聞大阪、西京實產佳麗。乳羔諸君欲留小住，因船紙寫至橫濱，中間勾留，又當多事。攜尊同酌，且俟他時。往別季方。諸君送至江干，一揖而別。神戶海面較寬，負山而居，仿佛香港。登舟則人多于鯽，竟罕中土者。臥處偪仄，殊不可耐。酉初開行。

于籍貴陽，名德懋。徐元和名廣坤，楊名俊廷，上海人。又晤陳君吉光。

二日 風浪殊厲。強起登樓，寒風逼人，又復高臥。子正抵橫濱，起行李登陸。住西村屋，堂宇精潔，實無纖塵。席地而居，隨在可臥。下及溷廁，亦復清爽，洵便旅人。伺應奔走皆係女子，有需則鼓掌，嗶然而應。即不解語，亦可意會，真如意珠也。脫衣而臥，已近天明。橫濱譯言約科哈馬。

三日 理事阮君水三專僕策馬車來迓，則以哲甫已來電報，託其照拂。良朋愛客，殊令增感。衣箱書笥已為關吏留行，且俟使署免紙來，當可領取。到署，晤水三，久談。晤劉君靜臣，海上曾識面，近已有髭矣。同遊市肆，過野茅山，梅花已開。經茶寮，有女子牽衣請茗，因姑應之，殊未見佳。恐其多混，乃驅車飛而返署。又晤東譯羅寶森、西譯沈振之，同飯。飯後林德宇來談。頃自東京來，不久當運銅赴津也。告辭，靜臣送余至東京，緣惕齋已先行，火車無伴，恐余孤寂，其誼大可感也。靜臣籍順天，名坤，往年曾因差來此，中¹語甚通。阮會稽，名祖棠，曾任江防同知。羅元和名庚齡，沈廣漢名鐸，尚有漢軍劉君桐封名晉，以病未見。登車即發，其速若矢。中間凡小住者四，聽客上下，規制甚佳。惜中土自吳淞廢路後竟未有踵行者，是可憾也。

申初抵東京，譯言拖交。易車入署，謁星使徐公。話別來事，告以所求，則言新奉總署電，咨裁減薪水，未便再調，固是實情。屬且住為佳，再候機遇，其誼亦自可感。晤鳳笙、逸士，詢起居，道無恙，執手之歡，有逾恒泛。並晤支應會稽梁君建甫^{繼泰}、參贊廣漢楊君星垣^樞、文案長白淞君健甫^林、六合徐君少芝^{致遠}、樂亭解君鑒堂^{鏡元}及姚君子梁。詢訪仲，因有小恙未見。又晤東譯閩縣盧君子明^{永銘}、官醫元和葛君卓人^{能存}及學習會稽陶君杏南^{大均}、天津張君煥廷^{文成}、天津唐君子祺^{家楨}。鳳笙姓嚴名士瑄，與余同里，且有遠戚。逸士姓陳名家麟，六合同年，自會考後凡三見：一金陵，二天津，三都門。踪跡之密，以京津為最。子梁名文棟，子讓同年之兄。十年舊雨，海外重逢，樂可知也。其東夫人出而把盞，風致嫣然。聞情好甚篤，是大可羨。訪仲籍錢唐，姓陳氏。其昆仲

¹「日」或いは「東」の誤か。

如臧伯大令、瀛生庶常皆余舊友，小舫茂才則與余同讀書于龍門書院，且通譜。哲甫籍海鹽，姓陳氏，名明遠，詩文卓然大家，且有經濟才。往年曾晤于海上，現充駐日參贊。前因公赴神戶，日內當即歸也。通謁既畢，軼士奉星使命，為余定居于前樓，與鑒堂、杏南鄰。二君皆好友，一見如故，照拂之情，極為周致。杏南令叔祖與先大夫為同年生，是本有淵源。鑒堂為星垣廉訪仲公子，廉訪會墨久已膾炙人口，鑒堂以名諸生出使與國，他日大用，當以此為權輿。而好友之誠，根于天性，洵貴介中之僅見者。略記于此，以志良緣。

夢梅華館日記第二十弓

來安孫點君異甫

光緒十三年二月四日 晴 子梁邀過談，飯罷同至署後登山。山半有碑，皆日本字。入門署扁曰：「日枝神社」。內為正殿，規制與中土相近。四周多大木，陰可蔽日。其右有高阜一二，上為平臺，掇樹根數處，便遊人小憩，間亦有亭。折而左，板屋數處。將憩清風亭，閉門不納。聞向鬻茗，近以遊客罕至，故遷居，稍煖再理舊業。入夏則傾城士女把袂來納涼，隙地且張棚，賃小女子售冰水。清風亭南有屋數椽，為文社。弢園老人初入東都，大會文人於此。惜非其時，亦不入。由清風亭折而下，羊腸曲折，四望民居歷歷在目。及山半，有二女子翩然而來，其一絕佳。下山，渡板橋，聞弦管聲，則赤阪歌妓理入時小曲。赤阪為中等歌樓，然亦絕有佳者。門第論才，殊難公允。驪黃牝牡，會須別有賞識耳。驅車過一之橋，浴海水池。司茗女子兼役奔走，宛轉如人意。浴畢啜茗，且食麩絲。薄暮，同遊芝公園。園在山半，夾道喬松，穠陰如畫。道口有板屋一，日人於此鬻票，遊者納值取符而後入。及門，佳麗伏地迓甚恭，其例然也。扶掖登樓。樓凡數間，潔無纖塵。位置書畫，楚楚有致。開軒一望，全景在目。聞可假此宴客，往年創議由公家鳩資入股，年輸十金，則隨時可以遊玩，不責值。使署向亦有分，後以節費裁去，今則儼然門外漢矣。麗者出西洋履，導余等遍覽各處，因余等脫履門外也。遊畢，憩樓下，出茶點數事。此間女傭佳麗居多，蓋以重資賃來者。又換符遊紅葉館。館在園左不數武，聞明日演能樂於其右偏，子梁先往定座。地甚寬敞，茵席精潔，中室三間，一滿垂簾，聞日皇太后間亦來此。戲臺亦甚潔。出入皆自左偏。觀畢，驅車返署，同鑒堂談過夜半。

五日 衾 哲甫西賓王振甫茂才來談。子梁邀同觀能樂，至則人已將滿。席地坐，戲折已過大半。演弱法師，都不可解。演者男女各一，兼一小郎。又二人手繫小皮鼓，高坐唱，

從而和者十數人，皆席地，其音若高腔之幫聲。衣冠多古製，最奇者下幅長于足五尺許，拖之行，舉止大半紆緩，寔不可耐。附以鞞猿，科白雜出。男婦聽者皆鼓掌作笑聲，亦足動人。據云其曲甚佳，日人解事者皆手執一弓，若與之考核。凡聽此大半名人，尋常梨園則高賢裹足矣。酉初散。在場時晤重野安繹，通寒暄。重野字成章，內閣編修長，紫詮曾致書，行當訪之。隔座有一婦，肆應頗佳，惟已過芳時。俟其散畢，予遂先行，到偕樂園踐粵商黃易堂之招。同坐皆署中人，靜臣亦來自橫濱。肴皆中品，並招二藝伎侑。手撥三絃，歌亦能悅耳，惟貌無足取。少芝偕所眷千代釋來，流麗佼好，大有一顧群空之勢，群雌亦甘謝不敏。何地無才，其家固赤坂也，若以門戶之說例之，得毋失之交臂耶？少芝為星使介弟，恂恂儒生，依然故我，且詩文無不工，是非大有根抵者不能臻此。觀其開尊共酌，情話融融，回視鄙人，直如土偶矣。席半，大雨驟至。諸君有先去者，余與逸士、杏南聯車而返，衣袖都已着雨。同人夜話達旦。

六日 陰 修家書，附包封去。又寄昕伯，則為少芝寄文稿也。竟日未出。夜與子梁、逸士、杏南、盞堂暢談，夜半始散。

七日 晴 惕齋送衣箱等件來，蓋已為關吏放行。檢視各件方畢，星使枉顧，久談始去，且索近作，當另錄奉呈。

八日 到公事房謁星使，呈詩。鳳笙招同子梁、逸士浴築地池堂。風甚厲，塵為之揚。到約處，遠遜前者，且甚寒，伺應又少佳者。草草畢事，飛車返。同人夜話。少芝和余舟中詩來，甚佳。

九日 早起往答惕齋于入船町四丁目三番地。小樓數椽，席地話舊，并晤其宗暉侯仁爵，亦賣藝日東者。又晤嚴寶森，皮商，前次同舟者。取風鏡一付返。午後振甫來，約子梁同過其館小坐。哲甫尚未返。茅舍竹籬，頗為幽致。日人無論貧富，皆有園林之樂。即一椽之外，亦必謀隙地數弓，雜植花木，其性然也。聞其移家並遷花木，即長過二丈之大樹，亦車載而去，隨處可活，亦一奇也。同訪宮島誠一郎，字栗園，筆談良久。索余錄近作，當即應之。其子大八年十九，已能詩。近讀書使署，少芝之海外高足。通中語，姿致亦甚秀。栗園出喬梓近稿見示，是學坡公者。出洋酒餉同人，予甫二爵，已醺然醉。返署已戌初矣。鳳笙昨招飲西洋酒樓，苦辭始止。今日無意中得酌葡萄，可見飲酌莫非前定。薄暮聞狗號，聲甚惡。子梁言常聞之，少見多怪，頗令生慚。

十日 少芝偕星使公子健甫長郎約余及子梁、軼士駕馬車作淺草寺之遊。迤東北行，出東郭，經市肆約十餘里，造其徑。下車由甬道入，兩旁市肆排列半里許。及門歷進，則正殿也。供觀音大士，頗極莊嚴，香火甚盛。寶座之外供諸佛。有一木身者，趺坐，自

頂及踵，光滑無塵，眉目幾不可辨。男婦過此，口喃喃作祝辭，以手摩佛身畢，遍摩己身，有專一穴道者。余解意，因患頭風，乃亦如法效之，驗否則未可知也。頂禮者有在門外撒鹽膜拜而去。殿外四檐皆懸扁額，有一扁書「浩氣」二字，為數齡童子筆，頗雄健。其右偏新建浮圖。由左邊遍遊各處，林壑幽美。

繼至博物院，虎豹之屬，禽鳥之類，下及花木竹石，都覺可觀。末過孔雀房，稍駐足，則已開屏。穠華富麗，愛不可釋。有時錚錚作聲，則諸翎細動，若搖鐵馬，洵奇觀也。凡開屏三次，歷一時之久。左之右之，皆視余等。開畢，俯首步近同人，若索所犒。子梁出資餌以餉之，食畢又開屏作送客狀，靈慧殊令人愛。余自出遊，數見孔雀，然從未見開屏。此次眼福，實為難得。同人亦言數遊此，然罕睹此狀也。出，尋茶寮小憩，登高眺遠，芳原樓閣，掩映可見，惜以時宴未去。淺草為東都最大蘭若，聞創于推古天皇三十六年。大化中僧勝海重修，規制甚宏。其左右隙地甚多，鬻物售茗，凡數十所。影相館亦夥，其招紙曰寫真者皆是也。擬作『孔雀篇』以記之。

驅車返署，適星使治筵宴余及同人。肴饌甚精，宴畢已亥正矣。

十一日 少芝、軼士邀遊上野。路與淺草仿佛，而樹木陰翳殆有過之。拾級登山，大可縱覽。步至山後，途路紆曲。博覽會地在其後，惜非開時。門外泉水噴湧，有似濟南趵突。次第過植物院、動物院，俱足適目。下山，飲湖心之長酤亭。長酤本東都名伎，卜居於此，後人艷之，因以名亭。亭四周皆湖，一碧如鏡。菱芡荷蕖，排列水次。湖狹而長，與合浦東坡故居約略相似。入夏納涼，當為上品。其鄰有中井生，善刻石，緩當圖之。聞根津去此不遠，雖較遜芳、吉二原，然亦絕有佳者。一家曰八幡屋，其巨擘也。王君紫詮言：其重樓巨閣，中貯妙人，一池泓然，自饒幽雅，良宵雅聚，風致良佳。稍暇當邀勝侶，同訪桃源也。返署，日已下春。楊君星垣新誕佳兒，治筵宴同人于廳肆。

十二日 竟日不出。惕齋夜來訪，言有友返滬。余因作家書，並匯付廿元。

十三日 哲甫返自神戶，過談為快。訪仲新病初瘳，亦來答。夜同杏南訪角松，不值。薄遊市肆，燈火殊繁。經大賣捌所，雜陳各件。登樓曲折，次第縱覽，五都之市，當不是過。購雜件數事。又過一家，門掇燈毬，纍纍如珠。入門，與前者相似，買成且贈以少許，蓋為招徠計。月凡數次，掇燈則其期也。亥初驅車返。

十四日 杏南言久香女史文筆甚佳，子梁言與其父相識。其父為遠田誠〔澄〕盒，工醫，通翰墨，子梁屬為書數幅贖之。申初同訪，不值。驅車過石川鴻齋家，晤談為快。贈余新刻『文鈔』，出示新著『續黃梁記』，筆仗甚佳。別後同浴于西壩海水池。面海而居，一覽無際。漁帆出沒，點掇有致。左有土阜一，夏時大可納涼。浴畢已宴，子梁招同飲

立花亭，西洋酒樓也，味尚可口。返署後大雨繼至，狂風隨之，戶牖搖搖，頗饒旅思。十五日 風狂雨驟，竟日不休。為鴻齋書小幅四、橫額一。鳳笙招同人小酌，哲甫出示舊作四絕，莊生寓言，意旨甚大。

十六日 晴，風仍未息。同杏南答訪仲，未入門，立談而去。過子梁處久談，其東姬肆應頗佳，殊可人意。張君桐封自橫濱來過談，蓋曾晤于粵城者。鳳笙治筵宴余及同人。

十七日 風止 天氣殊和，頗動遊興。哲甫招同杏南驅車行十里許，經簡〔菅〕公廟下車。縱覽四周，池水泓然。臨池草閣殊多，皆鬻茗者。閣之外支竹為架，上多支蔓，則珠簾也。五六月間，簾花勝開，於此納涼，當更有致。正殿之前有圓橋一，形如半月，頗難于行。過橋及殿，中無所有。壁懸畫幅，寫唐時人物，若演故事。閱畢登車，由田畷間行，路較窄。里許及龜井，淺草疏籬，極為幽雅，入門香氣沁入心脾。是日遊客殊眾，枝上掇紙條者，觀花得句也。日人好事，可見一斑。此間為臥龍梅，皆數百年物。茆屋數椽，藉以小憩。額懸嶺南劉香琴詩，中有句云：「逋仙去後知音少，化作虬龍渡海來。」甚佳。又行里許，至江邨，閱江東梅，與前仿佛，惟地址較小。哲甫極言木下川為梅園之最，惟路稍僻左，余堅請行。約六七里，路曲而窄，僅容一車。土質鬆潤，益以雨後，車行良難。四望平原，芳草萋萋，溪水彎環，村居點綴，風景絕似江南好畫圖也。約行至此，為東遊第一樂境。造木下川，及門垂梅一株，尚未發花。由右偏入，經假山，登高一望，全園在目。下山入園，地甚軒爽。徘徊林下，幾不忍去。短籬之外，蔽以長松。如此圍屏，洵更有致。間有落英，則前宵風雨摧殘也。假山之對面有廳事數處，鬻茗餉客，小坐久之。歸禽噪林，落日在樹，欲去不去，頗難為情。哲甫今夜復宴同人，乃飛車返。日內有暇，當續此遊。

哲甫車中成詩兩章，杏南先和，余亦次韻紀之曰：「料峭春風撲面寒，泥人花片落團團。護持願乞東皇力，留與癯仙好飽看。」「蓬萊山頂欲移家，香雪叢中況吐葩。我比衡陽彭少保，一生知己是梅花。」偕同人至哲甫家，肴饌之佳，罕出其右。飽啖縱飲，興致大佳。返署倦甚。甫就枕，若有牽之行者。飄飄凌虛，非復人境。里許，見青衣者八，羽葆幡幢，各司其事，排立謹候，若迎客狀。余不復省，惟隨之行。入門，樓閣重重，若王者居。止余偏院，陳設精緻，圖書彝鼎，俱非近時。久之，主人出見。年三十許，風度翩翩，似曾相識，苦思竟不記憶。啣嗽小語，又不可解。出酒餉客，余亦不辭。執事皆妙好女郎，流波送盼，幾不可遏。飲畢，導余遊園。園皆梅花，紅白參差，間以萼綠。地約十畝，香風撲人，宿酒遽醒。須臾，鶯聲出于林下，腰支瘦弱，着淺紅衫，緩步而來，一種楚楚可憐之狀，令人不忍逼視。近前締審，則沈廬舊人，容顏依舊。四目

瞠視，各不發聲。久之，秋波低垂，淚珠下滴，余亦不覺悲從中來也。扶掖過板橋，渡止津，循堤行不數武，達舫亭。亭以樹根為之，斑駁古致。重道契闊，相與黯然。曰：「日間之遊樂乎？知己梅花之句，如見郎心。一歷低吟，感之透骨。世間情好，時過則更歷久不渝，惟有心人始解此耳。天長地久，後會何時。君有世緣，且多未了事，此間固不可留。今日之聚，君意樂矣。今日之別，妾心苦矣。」言至此，淚涔涔下，巾帕皆溼。余強慰之，又曰：「此鄉風景殊佳，移家之計，足見高致。然青雲有路，焉能甘羨鳥飛，馳騁中原，會須別尋蹊徑。且重來有日，更何須戀戀為也。」時余苦渴，姬出茶具，手汲泉水，將為烹茗。犬聲嘯嘯，狂奔而至，殊方禽獸，初見漢官威儀，無怪其積不相能。漸逼及身，大恐而醒，則曉日初昇，紅射窗紙。推枕遽起，幽思淒然。

十八日 倦甚，竟日假寐。入夜，狂風驟起，頗有畏心。天氣燥悶，通體不適。解衣便寢，比曉稍涼。是夜鳳笙又招同人小酌。

十九日 風稍殺 午後同杏南出浴于築地海水池，甚為舒暢。浴畢訪惕齋久談。同訪久香女史，適出浴，久候始回。風度清絕，然憔悴甚矣。筆談數語，告以前訪，則尚未知。聞遠田荒于酒色，不理家事，不知生計，不解酬酢。今觀此，誠然。然弱女無歸，是不能不為之區處。他日相見，當以此言責之。回惕齋處，聞杏南在周幼梅寓，同過其家，並晤鼎泰孫君震聲，來自橫濱者。其人頗豪，可交也。幼梅工畫，客扶桑垂廿年，今老矣。相與鄉語，且留共飲。肴雖不多，然甚適口。異域得此，愈令依依。震聲招二妙來，風致良佳。為時已宴，遂偕杏南徑返。風狂如虎，着体甚寒，車行幾不可支矣。孫四明人，周籍吳門。

二十日 鴻齋和韻詩來，余作雜感詩云：「睡眼淒迷傍四更，鶯花異域不關情。客中第一難排遣，風雨孤燈聽漏聲。」「海上春來尚苦寒，攝生原不在加餐。要知驅病無他策，長服良宵獨睡丸。」「盼斷孤鴻竟未來，風前月下苦徘徊。穉兒蕉萃山妻老，都解臨歧歌莫哀。」「親故殷勤治酒樽，幾多情味到雞豚。醒來筆記分明寫，怕忘生平一飯恩。」「新知舊雨異鄉聯，幸有三生石上緣。可識窮途蘇季子，此身曾不受人憐。」「嫵把昇沉問彼蒼，人生大抵夢黃梁。芒屨布衲從今始，好向神山訪子房相傳留侯隱居于此。」跋云：「余客江戶蓋已兼旬，尚負所期，不勝伊鬱。茫茫前路，悠悠我生。把筆攤箋，不能自遏。成詩六絕，聊仿五噓。出示賞音，其謂何若？儻蒙賜答，無任感忻。若謂多愁，敬謝不敏。」

二十一日 星使以畫幅寄朝鮮徐秋堂侍郎相雨，屬為作跋云：「盛清光緒甲申之冬，某某忝膺簡命，出使扶桑。其明年春，秋堂侍郎亦以國事持節東來。幸以宗族之光，同與皇華之選。光儀初接，讜論親聞，大快生平，甚善甚善。嗣是敦槃之會，觴詠之歡，無役

不從，為樂何極。夫遠適異域，昔人所悲。今余與侍郎以天涯海角之人，乃得締交於此。佛氏因緣之說，其信然與！居未幾，侍郎返國。海濱握別，相與黯然。瀕行語余曰：『中原畫家實多佳者，請為覓數本見貺，俾翫眼福。』余首應之。適皖人胡君鐵梅東遊至此，胡君山水最工，因屬繪『四時讀書樂圖』，裝潢成卷，便展玩也。海程迢迢，苦無便鱗。皮置衙齋，又歲餘矣。抗走塵俗，卒卒少暇。今年春仲，官閣稍閒，東望故人，相思無既。偶展圖幅，并誌其由，媵之以詩，寄呈斯削。詩曰：吾宗當晉歲，旌節下東瀛。幸際同文盛，重賡伐木聲。暮雲春樹意，落日故人情。遠寄此圖畫，蒼茫百感生。」

詰父邀同逸士、杏南、鳳笙飲偕樂園，餞朝鮮李君源兢返國。石川鴻齋亦在座，交紫詮丈信，并贈以『歷下志遊』及直幅四、橫額一。散步樓下，並有彈子房，同人仿之，俱難中的。候鑿堂、子梁，不至，遂入座。三國同文，竟不通語，肴盡乃散。鳳先去，余等浴海水池，甚暢。亥正返署。少芝來談，言宮島大八將去京華。詢其由，則以日例年二十即徵為健兒，貴遊子弟非奉特旨，均不得免。栗園亦從大夫後者。大八弱冠，已通文，且少少解中語，不欲廢半途，故先期乞遊學，避徵取，其情殊可憐。然日政之嚴，可概見矣。惟各兵月餉甚少，幾不得飽，是不得不謂之苛。

二十二日 假星使馬車訪巖谷修誠^卿、長岡護美、重野安繹^{成齋}，均不值。成齋處留紫丈信並『歷下志遊』。出訪小野湖山，晤談。湖山年七十而神明不衰，下筆兢兢，意在千古。邀集不忍池，以有他約卻之。訪龜谷行^{省軒}，適有小恙在家，并晤加藤九郎^{秋爽}，屬過其家賞梅，稍暇赴之。又過靈岸島訪副島種臣談。地僻而幽，塵囂罕到，隱居殊宜。副島當年曾至上海，與齊丈玉溪屢往還。維新以後掛冠不仕。生平極陋西學，感事憂時，時有吟詠，有心人哉！經惕齋寓，不值。晤翠侯，言將遊歷，已將首塗矣。回過品川忠道家，不晤，遂返。子梁、軼士今夕招同人飲，星使過談，屬設座中式廳事。是夜肴饌甚佳，軼士提調之也。極歡而散。

二十三日 成詩四章，贈久香女史。引云：「久香女史為遠田誠〔澄〕盒女公子，工詩文，書法秀健，學歐陽率更，洵日東不櫛進士也。適由良氏，非其人，中懷殊惡。又以老人生計薄，不欲累，移家他處。小築三間，繞以流水，修竹疏籬，掩映有致。集女弟子若而人，摳衣北面，納修脯供日食，如是者有年。歲丁亥春仲，余來扶桑，息影江戶。姚君子梁、陶君杏南屢為言之，歷訪而後見。風致清絕，令人想見當年。顧四壁蕭然，蕉萃特甚。美人遲暮，可勝太息。歸而忽忽成詩四章，既為卿悲，且用自況。」詩曰：「青紗仙幃日邊開，不讓當年詠絮才。清比畹蘭幽比菊，苦于孤竹瘦于梅。風情漸覺螺痕淡，世味應同蠟炬灰。幸有神山好桃李，門前一一倚雲栽。」「居然擁卷學通儒，愧煞昂藏七

尺軀。甘與諸雛同誦習，問呼嬌女識之無。銷磨歲月惟鉛槧，俯仰乾坤作畫圖。最是動人惆悵處，牽蘿補屋苦羅敷。」「嬌小增憐屬謝公，倡隨無恙有梁鴻。俯身敢說非君子，薄命深慚累老翁。頗似梨花長帶雨，幾聞柳絮可禁風。飄零我亦傷遲暮，莫怪拈毫感喟同。」「遠攜琴劍走東瀛，萬里投荒負聖明。失路英雄終減色，過時兒女各關情。敢言有淚憂天下，總為多愁誤此生。我自飄萍卿斷梗，一般蕭瑟庾蘭成。」

得家書，均無恙。又得朗軒、紹盒信，五姊信。孫震聲自橫濱來，詰父、杏南各出嘉肴小酌。余飲數爵，竟醉。過訪子梁、東姬小談。日間有一雛姬，因新喪父，出尋菽水養老母，子梁屬往視之。楚楚生憐，弱不好弄，風致亦復不惡，惜無金屋貯之。夜雨達旦。

二十四日 鴻齋來談。午後修家書。天氣放晴，燥悶為甚。

二十五日 晴暖宜人。哲甫邀同杏南策馬車訪鴻齋談。出訪惕齋，同過有馬道純積齋華族。惕齋曾先容之，已爽約，今故訪之。渠不能筆談，幸有杏南傳語。出至女學校，訪花谿女史談。花谿工畫，詩文亦佳。學中桃李百人，王公以下閨秀皆師事之，洵日東女祭酒也。年約四旬，風神清逸。談次出近畫見示，秀生韶秀，題識亦落落大方，脫盡脂粉氣，殊可寶貴，暇當詩以易之。

回經招魂社，規制宏敞。櫻花樹其前，後為梅林。山石玲瓏，下為平池。有聲潺潺出于山頂者，則製成瀑布，亦足動人。下山訪張滋昉詩人，不遇。其家在叢梅之中，自署扁曰：「萬梅花擁一柴門」，紀實也。其東姬見客溫文爾雅，其陶育者深矣。滋昉北平人，或曰潮州。挾一枝筆來日東，為學舍長，所得金錢到手輒盡。今倭廷廢漢學，生徒零落。滋昉乃家居，亦可支。其家世踪跡，人皆不得知其詳，然可謂能自立者。留刺而去。

經詰父家，留入座，且餉以麪絲，居然鄉味。海外得此，頗幸口福。出示所藏曾文正公手札九通，甚佳。又示唐六如印章二，大約寸許。其一鑄「六如小景」，一白文曰「江南第一風流才子」，四周刻文待詔記及詩，觀款則伊墨卿、翁覃溪諸君，末有「退樓清玩」，是平齋先生故物，流落日東。詰父過長崎，以三十元得之，真可寶也。略記于此，以誌眼福。返署飯，飯後同杏南浴海水池，即返。為軼士作徵文略，其尊甫今年閏月五十雙壽也。

小住神山，適逢來日²，滿懷抑鬱，不可無詩，乃賦七律曰：「馬齒無端又一年，元

² 原文のまま。脱文があると思われる。按ずるに、孫點は本年の元月二十六日に上海で乗船して日本に赴いたが、この日までちょうど一ヶ月となる。上下の文脈から、恐らくこのことを記したものと考えられる。

龍豪氣已非前。銷愁畢竟推樽酒，失意何堪聽管弦。羞說客星終有耀，最難來日去如煙。此身不是西王母，那有蟠桃會裏仙。」

二十六日 星使以榎本梁川武揚招飲墨江別業，屬同鑒堂、喆父、子梁、少芝、星垣、子銘偕去。約行二十里許及門，柴扉初啟，款款迎賓。風端度凝，令人起敬。登小樓，扁曰「籐花書屋」，合肥相國書，梁川持節過津時所得。遍閱所藏卷幅，皆東都名宿舊跡。樓之北籐枝滿架，惜尚未花。樓下就座，廳事軒爽可愛。小憩後同人散步，流水板橋，自饒幽致。凡土阜三，遙遙相對。雖數弓地，然曲折甚可見匠心。園中梅、櫻、松、竹無不備，循覽一周，息于曲室。有美人淡妝，靜坐棋枰之右，則橘中仙子吉田阿橘也。年未二十，豐神絕世，不類世人。梁川堅請就局，同輩惟喆父知三昧，歷卻而後許。故示以弱，殆欲讓豎子成名耳。余贈以詩曰：「絕世風神秋水清，慵搵翠袖斂棋枰。近來時事卿知否，黑白而今莫太明。」「橘中仙趣有傳家，國手當年讓阿爺。一事終輸曹孟德，未能異域贖胡笳。」聞吉田本中原產，橘父某以棋名于時，橘得其傳，竟賴此為女門客，亦可慨矣。

梁川請登樓閱合田愛竹女史作畫，年僅十六，而揮毫對客，瀟灑自如。畫繡毬數朵，上渲以淡紅桃花，筆致生動，章法亦楚楚有致。題曰「玉洞春雲」，署款、鈐印畢，叩首而退。梁川索題詠，同人皆應之。余詩曰：「萬斛明珠走掌中，吮毫添出可憐紅。素娥彩筆誇雙絕，合有男兒拜下風。」

列座公讌，肴皆東品，亦有可口者。飛觴互勸，情誼甚殷。日人來會者：鄭永昌、吳太五郎、曾根嘯雲，皆通中語，五郎尤工，聞現為外務省譯員。又宮島栗香，此皆通刺者。餘數人未及寒暄。共嘯雲談，道將走訪及紫詮，屬達念。侑飲者藝妓六七人，席未半，諸妓奏藝于堂。歌者應者，手撥弦而腰貼地、指點鼓而口發聲者。二弱女郎飄輕裾，曳長裙，對舞于軒下，疾徐合節，環轉自如。眾賓寂然，耳目俱停。奏藝甫畢，咸擊掌以譽之。五郎曰：「東人善尋樂，即使樂極悲生亦不恤。」殊能得樂之真趣。阿橘行觴至，謹以巨爵引滿答之，俯首飲而去。一笑嫣然，令人想見彩鸞、雙成、飛瓊一流人物。

梁川索書，登樓潑墨，寫七律二曰：「仗節當年踏怒潮，東臣名譽滿中朝。偶隨天使瞻顏色，幸識君侯慰寂寥。北略已同班定遠，雄才不讓霍嫖姚。雅歌更有投壺興，閒策疏節渡短橋。」「小築蓬萊綠野堂，四圍多在水雲鄉。梅為嘉耦櫻為婢，松作屏風竹作牆。饒有園林裝相福，竟容樽酒次公狂。東山陶寫休輕誚，眼底蒼生實可傷。」當縱筆時，環而觀者十數人，竟有叫絕者。嗜痴之好，東人亦不免耶？老妓阿關堅請作字，書舊作

【人月圓】詞應之。舞妓小鳴年最穉，殷勤捧硯，欲言不言。余贈以詩曰：「竟如飛燕掌中身，清絕風姿迥出塵。畢竟蓬萊仙子好，笑他桃李為誰春。」書小橫幅貺之。其時索書者益眾，暮色漸至，列燭高燒，墨盡毫乾，應接不暇。忽有醉漢闖入，勸余作「千羽嶽」三大字。問之，則其名也五郎，言梁川招力士二點綴筵前，此其一。武夫赳赳，仿佛鴻門。然主賓甚歡，何用此舞劍人為也？乘機罷書，重就飲次。諸姬洗盞進酒，歌以侑之。亥初始畢饌，就斗室啜苦茗，興盡而散，返署己子初矣。

共盞堂久談衷曲。聞蘭州吳謹庵名守謙，廩餼生，通奇門、醫相諸術，役使草木禽獸供其用，策黑蹇行百餘里，往返僅兩時許，洵今之奇才。北上當踪跡之。

二十七日 修家書，又寄外父，并致姚師。發第四號信。張滋昉來答，久談，并閱其【感懷詩】，蓋太息漢學之廢，日事殆有不可言者矣。子梁偕東姬過談，大有咄咄逼人之勢。

二十八日 衾 子梁邀同散步，登後山。憩星岡茶寮，啜苦茗。茗碗甚古樸，司茗女子嫺謹中度。聞皆好家兒，來習禮儀者。地小而幽。出，過清風亭，適開軒，乃入坐。倚闌四望，全景在目，聞赤阪絃歌聲。子梁屬司茗者招歌姬小春來，貌中人而飛鳥依依，亦自可愛。未幾，雷雨倏至，山中各花著雨甚鮮，惟風姨過狂，未免摧殘耳。成五律曰：

「一雨萬花洗，孤峰下白雲。權將天馬性，甘與海鷗群。樽酒勞相餉，絃歌儻可聞。眼前休負卻，春色願平分。」風雨交集，都不可歸。絮語黃昏，亦復不惡。春等願送歸，扶掖下山，得履平地，幸哉！車馬絕跡，共蓋徒步冒雨而回。重吟曰：「偃仄蠶叢道，西風撲面寒。驚心泥滑滑，檣眼路漫漫。頗憶楊妃事，應同蜀道難。出山真不易，賴爾強為歡。」抵署，衣袖淋淋，又有水痕矣。少芝、盞堂治筵宴余及同人，肴饌甚佳，盡歡而散。春等去，余適入醉鄉，乃以明鏡酬之。

二十九日 得水越畊南【寄懷詩】並近作，均佳。又得惕齋函，言有馬積齋明日來答。晨起寒甚，起視窗外，則飛雪飄搖，惜無存者。詩以紀之曰：「昨日聞雷今日雪，海東倏忽異時節。冷擁孤衾不穩眠，奇哉春氣竟凜冽。飛花六出成團團，中人輕暖還輕寒。宵來夢裏分明說，最是羈棲調攝難。」喆父邀同子梁訪鴻齋談。鴻齋工山水，贈余橫幅一，並繫以詩。惕齋踪跡來。同詣增上寺，觀朝鮮本【一切經音義】。冊大盈尺，字若齊碑，殊可寶貴。寫首有將軍旗印，相傳將軍某征高麗，得唐宋高麗一切經各全部，歸置寺中，因名三大藏寺，麗本藏增上。增上德川家廟，規制雄壯，居芝山右。閱竟，鴻先去，同人訪松平舊藩慶永，字春嶽，不值。聞春嶽好客，且能詩，惜未見之。晤其子茂昭，僅假惕齋通寒暄。惕蓋其舊友也。松宅在山上，廳事軒敞，陳設亦自不俗。

回經女士野口小蘋家晤談。蘋籍西京，工寫生，且畫山水娟秀有致。座中有跡見玉

枝者，係蘋友，復同里閭。工寫櫻花，作小鳥，有生趣。玉枝年尚弱，所造已如此，殊難限量矣。

經招魂社而回。一路斜陽，落梅在地，風景殊佳。返署，同人聚飲甚樂。是夕建甫、軼士、少芝、喆父各出嘉肴，進以旨酒，同輩皆誇口福。老饕何幸，躬與其勝也。次韻酬鴻齋曰：「著作推君集大成，不才深幸此班荆。論交近已泯中外，講學今聞廢序黌。書畫千秋終有眼，鶯花三月也關情。東山自負蒼生望，絲竹何曾累盛名。」倭廷近尚西法，漢學中廢，識者少之，贊均蓋指此事。

三十日 晴 訪惕齋，同有馬積齋來談。去後品川忠道屬其友村瀨忠房以刺來答，蓋新病未瘳也。午後書久香橫幅。出訪惕齋，同過梁川、久香家，均不值。訪吳大五郎，亦未晤。過滋昉家晤談。滋昉家居竟從日裝，殊可謂善于從俗者。回經栗香宅，適在家，筆談及暮。留飯，卻之。返，喆父、鑿堂、少芝、軼士又出家肴餉同人于樓上，甚果腹。散後獨浴海水池，未幾，栗香不期而至，相與大快。登樓筆談，索為賦詩。走筆應之曰：「信有三生石上緣，茗談已過夕陽天。別來頃刻重相見，燈火高樓笑拍肩。海外欣瞻太史星，論交到此可忘形。春光明媚休輕擲，勝日還當訪酒亭。」微雨，遂返。

三月一日 晴 出訪曾根嘯雲，不值。過鴻齋家交詩，並晤東醫江馬春熙。出訪岡鹿門，仍未返。晤其徒館森鴻，留函並刺。訪向山黃邨，家即在比鄰。鴻導至其地，筆談良久。黃邨詩有根柢，人亦絕俗，大可交也。返署，得嘉生信。渠尚未赴臺。今日四客來自中土，皆籍六合。汪君荷生，星使新延西席；荷生令叔嵐波；曹君獻章，乳羔戚；沈君蘭如，阮水三司馬所延師。均晤談。夜同杏南、喆父、軼士、嵐波浴築地海水池，經市肆小步返。

二日 訪誠卿不值。過日下部東作鳴鶴家久談。東作工書，寫漢魏，大得門徑。海東書家，此為獨步。並閱所藏各碑，亦有佳者。曾鉤『熒陽』各種刊行，去年板毀于火，殊可太息。座晤柳川雲巢，工篆刻，允贈二章。出訪岡本黃石，年近八十，鬚髮蒼蒼。所居小樓孤峙山半，杖履悠悠，頗自得也。日東推為老詩人，誠卿諸子皆其高足。

返署，吳大五郎來答，久談始去。今夜倭后招各國公使詣工部大學觀活人畫，星使屬隨諸君子後，與海外奇觀。戌初偕去，地勢寬廣，樹木扶疏，中綴紅燈各一。及門，明燈萬盞，映如白晝，納券而後入。中懸彩幔，四周皆氣火燈，交椅排列。未幾樂作，德皇孫及倭后先後至，東臣迎迓如儀。坐定啟幔，有德人一宣講大凡，二青衣持幡左右侍，幔後復有白帷一。再啟，則電燈下射，中現樓台山水，飛禽走獸，各稱是。納生人于其中，意態奕奕，離合悲歡，各狀畢露。畫幅凡十，每幅三啟而三閉。閉則海軍樂隊

奏于左，近衛右之，互相更迭。歌者數人，聲極悲涼。觀者俟每終闕，拍掌譽之。倭后以次，凡東女皆西妝，東人亦如是。回視同人，仿佛漢官威儀焉。倭后先行，次第各散，返署己子刻矣。為杏南書團扇。

三日 書橫直幅數事。午後同杏南訪中村敬字正直，久談。出示『自敘千字文』，磊落入古，當為跋數語于其後。贈文稿一冊。敬字官太學長，兼議院元老。近攻西學，不通中語，而能以中音讀詩文，是亦奇才。其家饒有園林，邀過東式廳事，其夫人出迓，捧靈芝石見示，並『靈芝石題詠』卷幅，大可寶貴。

出至下谷池端，訪加藤秋爽，適在家，相見為快。並晤其鄰齋藤拜石，官內閣，善奏刀刻石，解倚聲，殊不易得。又晤服部親民。秋爽曾以文字得遣，囚三年，有『獄中百絕』，多可采者。請登樓，全湖在目，上野各山屏蔽其前。夏日荷開，納涼其間，飄飄然望若神仙。其夫人出見，風韻嫋嫋。東來所見，以此為最。把盞勸飲，情意殷渥，出嘉肴、雞子及麪絲各品侑酒，主人好客，於此可見。索余書，乘醉應之，寫橫直幅各一。甫竟，其夫人叩首者再，秋爽為致辭。擊吳綾一端，乞余作楷，萬不可卻。乃俯首書舊作詞以應之，逾刻而後成，歡謝而後去。易盞更酌，雅興留賓。余笑謂秋爽曰：「君據此勝地，擁有艷妻，九郎九郎，何福消此！」咸鼓掌作笑聲。華燭高燒，斜月初上，波光燈影，直是畫圖。秋爽知余不可久留，請自今常過其家，且云：「櫻花開時風景更美，當張彩幔，于檐尾屋角綴小明燈，軒之內陳設精品，供水晶盤，命荆妻雪藕絲貯其中，上陳君子，作長夜談。此樂幸與陶生共之。或撫琴三弄，奏玉簫，和以清平舊曲。倚文木闌，眺隔水美人與月光爭顏色，何如？」余連聲應之曰：「謹待命。」興盡散。

經中井敬所家小坐，贈以印章四幅，求刻石，允之，期半月成。敬所老名宿，精小學，嘗手批『六書通』，益以註釋，無怪其詣之精也。聯車返署，已近子初。共鑿堂久談。四日 書筆記數則貽杏南。修家書，又寄紫詮，並復嘉生。巖谷誠卿清晨來答，約八日集不忍池，且索『歷下志遊』，贈之。宮島栗香招飲其家，赴之。肴饌頗有中味，甚可口。其大女出行酒，大家風範。栗香當筵索贈詩，是日風殊狂，即口占應之曰：「狂風發海外，小閣集詩人。氣味欣相合，酒樽良可親。通家殊不薄，異品喜翻新。賦此便言謝，蒼茫見古真。」杏南專人來迓，言星使招陪荷生諸君飲，遂飛車返。宿酒未醒，復與此宴，酒力竟不能支。散後倦甚，和衣臥時許，復起，同人夜談。

五日 惕齋來，出久香信，招今午後飲其父家。為拜石書詞。午後詰父、少芝邀同過千代禪家，並晤其妹小蝶。又見小若，甚佳。出訪吉田菊，不值。晤其父，老邁特甚，遂去，到澄盒處踐約。惕後至，久香以新病不果來。肴兼東西，亦自可口。為書橫額二。

澄盒言有別業在上野，請過其家，約以人日赴之。詰父邀同浴海水池，返署已過黃昏矣。六日 風狂甚厲，竟日不出。書橫、直幅七件，對一付。次均寄畊南神戶曰：「伏處江城意馬馳，詩來珍重說相思。乘風破浪懷宗慤，流水高山識子期。太息落梅初及地，可堪春草已盈池。墨川櫻過籐花放，或是王孫歸去時。」贈玉枝女史曰：「一枝彩筆落江鄉，脫盡尋常脂粉香。好把風詩重讀過，美人畢竟在西方。墨江四月蕩輕波，夾岸櫻花十萬多。甘為卿卿調筆硯，替圖春色到新羅。」贈小蘋曰：「海上神山實大觀，收來秀色到毫端。興酣且縱倪黃筆，不惜纖纖玉手酸。浮家泛宅入東都，絕好扁舟訪勝圖。莫向東風說淪落，可知我亦老江湖。」淞健甫、梁簡甫招飲于本署，張滋舫〔昉〕來談。千代穉來索書，辭以他日。同人夜談。

七日 星垣生子彌月，往賀之。得家書、外父書、五河書、明兄書。別月餘矣，得此殊快。合家均安，尤可慰也。修寄畊南神戶。出遊勸工場，購雜件。場地甚寬，百貨畢備。紆迴曲折，約三里程。五都長街，當不是過。回經鳴鶴處，不值，遂返。

星垣招同人飲橫濱，諸友及震聲、益堂輩均來，可謂大會矣。縱酒竟醉，散後小憩。醒來為秋爽夫人多美女士書小幅，錄舊作，又贈秋爽曰：「仙才豔福本天生，贏得聲華滿上京。聞與細君倚虛幌，令人疑是許飛瓊。好客頻開北海堂，纖纖素手為行觴。一門風雅都嫻令，始識溫柔信有鄉。新月嫻嫻正一鉤，湖光山色望中收。湘簾捲起餘香裊，合有雙星並倚樓。」

八日 出訪鄭永昌，言將赴津門，不日即首塗也。訪敬所，不值。到爽秋家久談。詢拜石，尚未返。訪遠田澄盒，為書雜件。以誠〈盒〉卿約，遂辭去，赴不忍池長酹亭踐之。同席者：小笠原長毓號菁菁，神波桓字猛卿、號即山，股野琢號藍田，三島毅號中州，長松幹字士固、號秋琴，子爵土方久元。已識者：日下鳴鶴、小野湖山，知名而新見者川田壅江，期而未至者重野成齋也。是日不忍池上開市會，遊人絡繹，有於水面舫廳開盛宴者，且有木製巨魚浮遊水次者。以到遲，未及遍覽。酉正入席，啜東肴，亦自可口，藝伎二歌以侑之。猛卿有贈詩七律次余仙均，余用壁間湖山韻酬同人曰：「高會旗亭淺酒斟，相逢笙磬幸同音。江鄉絲竹催人醉，潭水桃花比此深。差喜斯文能達意，不因異域起歸心。墨川又是櫻開候，好向煙波放櫂尋。」散後重過澄盒處，以頃約再至，聽其子妾駒撥絃歌也。登樓，有二客在座。一為大沼枕山，此邦老詩人，負大名，惟已醉，不能談。其一則不知姓氏矣。澄盒幼女亦來行酒，名泐，堅請與余筆談，然多不可解，漢學遜若姊多多。才難，信然。二客先去，余欲行，翁堅不許，且留宿，余笑謝之。更請為書堂額「梅月樓」三字，大盈二尺，并跋。翁大快，約四日午過其家飲。地為牛込區，

此間及前者飲樓皆其過市處。翁好與清人交，留余住其家月餘。以生平素昧之人，作雅意留賓之請，情意殷厚，真令人且感且慚也。亥初返，盞堂以近詩屬和，甚佳。

九日 雨 次均酬盞堂曰：「文章勛業繼家聲，況復揮毫奪率更。滄海停雲非所好，瀛洲有路定成名。燈闌話雨三生幸，壁上觀兵兩眼明。聞道林宗能相士，願從天末問前程。」

『困居忍樓客懷殊惡重疊前均以遣我憂』曰：「畢竟雞鳴是惡聲，惹人愁思又三更。弓蛇杯影真多事，豪竹哀絲浪得名。早信窮通關命定，忍將詩酒負王明。歸心不為莼鱸起，西望長安數去程。」

十日 雨止 過午晴 出訪長岡，不值。到玉枝家，小屋數椽，母女相依，亦可憐也。陳設楚楚，亦自精緻。壁懸陳君曼壽詩幅曰：「環佩珊珊問字來，小樓風雨樂追陪。隨園當日門牆盛，未見搜羅海外才。」曼壽在西京時，玉枝曾列門下，此老亦足自豪矣。玉枝漢學不精，無可語，遂去。訪敬宇，久談。出訪甕江菁菁、淺田栖園，均不值。栖園父為栗園，漢醫之巨擘，肩輿過市，童穉男婦罔不識。日入值內廷，暇則為人治，不責值，亦有足多者。栖園能世其傳，喬梓皆好客，且通文墨，殊可交。今日惜皆未見之。經澄盒家，訪之，亦他出，乃行。腹小飢，過多賀籐亭小憩，納西菜數品。薄暮返，涼月滿庭，頗動遐想，未知倚樓者何以為情也。得拜石書尺一，殊佳。附以小詞，亦甚娟秀。日東詩餘向少解者，此間得詞友，大可快也。

十一日 澄盒來函，言今日之約已改期，遂竟日不出，為軼士尊甫作壽文。盞堂以獻章明日歸，治筵飲餞，屬余作陪。余亦作字幅送其行，並贈嵐波、荷生各一件。

十二日 清明出，經喆父家小坐。到下谷訪雲巢，久談。已將為奏刀。出示印譜，有秦漢味，屬為作跋。並言有西田春耕嗜口二郎³、永阪周二號石埭、小永井八郎號小舟者，皆風雅士，重余名，請過其家，暇當訪之。出訪杉浦誠梅潭，晤談為快。小築頗幽。嗜中原小說家言，近閱『品花寶鑒』，屬詳解其人，當少示之。以秋爽約，遂去，至則他出，夫人、僕從皆不識中文，悶而之他。

訪敬所、澄盒，皆不值。獨飲西洋酒樓畢，散步池邊，遍訪湖心亭各勝。連日櫻花盛開，士女如雲，極為炫爛。重至秋爽家，則喆父、盞堂、杏南皆已來。秋爽言：「久候不至，過比鄰小語。君來，荊妻已作字招余回，回則君適去。」不解語言，殊為可恨。

同遊公進會場。場地甚大，較大賣捌所遠過數倍。惟欲購件須往返書券凡數處，購定交值，約兩月而後送來，欲徑取去不得也，此殊不便。余不耐候，與秋爽先行，踐梅

³ 原文のまま。西田春耕は『口嗜小史』と題する書物を書いたことがあるため、「嗜口」は「口嗜」の誤りと思われる。

潭酣春樓之約。樓在下谷公園，居山之顛，四望無際。花木繚繞，絕好畫圖。是日來集者：田邊太一，字仲藜，號蓮舟，稍解中語，蓋曾出使我邦也。子爵松平信正、小寺秀信號百溪、吉田賢輔、大倉喜八郎、田邊新之助、稻津濟渡、並鳩朽木暉、山口泉處、渡邊鼎以及黃邨、秋爽。梅潭為社主，每月一次。分韻賦清明野集詩，余得侵均。喆父、鑿堂、杏南踪跡來，共就坐次。陳東肴，出旨酒，信筆交談，亦甚樂也。余得五古一章曰：「春光明以媚，屢動遨遊心。驅車來下谷，樂事願追尋。登高一望遠，長松鬱森森。櫻花實其中，繚繞白雲深。躡屐趨山頂，好風宜披襟。人生有真樂，強半在園林。胡為困塵俗，勞勞若飛禽。舊巢不知返，坐負好光衾。海東多俊侶，笙磬幸同音。折柬招余來，旨酒勸且斟。少長咸集此，蘭亭若在今。憂思倏雲起，佳節苦相侵。清明每風雨，今未夕陽沈。天若知此會，放晴助長吟。高山與流水，孰是鍾期琴。詩成擲筆嘆，望古感難禁。」喆、鑿先去，余偕杏南候諸君詩成而後散。散步林下，皓月當空，櫻花夾道，徜徉其中，此心大樂。俯視山下，星火高樓，若不夜天。便終老此，亦復不惡。始信秋爽真是解人。邀重過其家並留宿，辭之，聯車遂返。

十三日 鈴木善次郎介三島中洲信來訪，請書，並約柳下敬造號仙槎者來作譯人，係滋昉高足，曾遊中原，解華語。鈴木家甲州，作書畫商，言其月十五開書畫會，請余往臨，作十日留。余本計往內地，乃應之。期以初十來定約，先為書冊頁一紙。並言甲州山水大佳，由此策馬車往，不過兩日程。渠家房舍亦甚精潔，願作東道主，可感也。過午曾根嘯雲來，贈『法越交兵記』，是其大著，而紫詮為之刪易者。夜共喆父出浴海水池，即返。改正壽文，遂定稿。

十四日 喆父、鑿堂、軼士、杏南邀同遊下谷。櫻開極盛，且有落英。如此名葩，惜難耐久耳。憩茶亭，亭居衝要，頗姿〔資〕觀覽。間有醉客掉臂其間，然亦無敢擾。散步山前後，入深林中，坐老樹根上，脫帽狂談。士女環觀者百數十人，余等嘻笑，津津自若也。復登峰巔，解衣當風，孤雲冉冉起自天半，俯仰皆空，不復知有人世。四君子所處各不同，而胸際悠悠，與余仿佛，洵可謂同心矣。就茅亭小坐，聞有酒肴，同人交快。飛觴互勸，都覺微醺。俯視山下，流水潺潺，茅舍竹籬，炊煙漸起。東望嫦娥，妝成初起，翠袖生寒，若遠送余等之歸。乃聯袂共返。

葛卓人招飲于本署，是夕醉甚。秋爽寄來『獄中吟』並『事略』徵余作序，是不可無以應之。入夜微雨。

十五日 雨止 陰 肝付兼武字海門來訪，年六十餘，耳甚不聰。書近作求和，走筆應之曰：「海東有耆舊，垂老尚看花。魏晉何須問，得聞眠酒家。」約明午同少芝飲其家，

允之。惕齋來，即去。過午微雨。

十六日 為栗香作跋。天氣晴煖，薰風宜人。少芝來，同踐海門之約。同座有島田正忠字訥堂者，聞甚風雅，工鐵筆。開軒共酌，肴亦適口。海門先有詩，索和，即次韻贈之曰：「春意透垂楊，開軒盡此觴。友朋結中外，翰墨散馨香。地煖鶯花好，山高鶴算長。平生天爵貴，何必羨銀章。」海門言有兄居鹿兒島，將歸省，索詩贈行。少芝應以五律二，甚佳。余以久不作長古，乃勉為之曰：「男兒有志凌蒼穹，焉能鬱鬱羈寰中。脫帽大笑掉首去，扁舟放浪東海東。海波忽作五色彩，瞳瞳曉日扶桑紅。照眼光怪難審視，其間隱有蓬萊宮。我聞是處多仙子，綽約不與凡人同。自幸賤子有仙福，眼界到此寧毋空。徐君知余好尋樂，走馬每與同花驄。清晨語余春日好，攜筇盍訪海門翁。一見執手稱大快，興酣縱筆寫詩筒。君行年已過六十，精神矍鑠仙顏童。自言平昔頗嗜嘯，軒渠四座生狂風。我聞君言發深省，往者吾宗推次公。天台一嘯眾山響，黃鐘大呂驚頑聾。二千年來少嗣者，君於異域得其風。沉復好詩已成癖，擲地金石聲隆隆。酒醒忽道憂思起，衰兄七十老冬烘。將欲省之鹿兒島，三山非遠春潮通。欲索君言壯行色，新詩一卷壓孤篷。我首為肯心為動，半生湖海同征鴻。家孟既逝雁行斷，自憐單影聽飄蓬。君以白髮有此樂，厚福能無矜天工。我賦此篇送君去，更以餘瀋書悲哀。君行天倫有至樂，怡情松菊莫忽忽。桃花潭水深千尺，且與掬之洗雙瞳。」又為書齋額數字。訥堂既得齋扁二，復索直幅，重贈之曰：「金石刻畫君無敵，慷慨激昂我最多。今日相逢宜縱醉，且敲如意發狂歌。」

散後同訪蒲生重章，字子闇，以近作見示，屬加評，應之。贈所著『近世偉人』、『佳人』各傳並雜著，云於湖山處知余名，前詩已閱竟矣。其女公子出見，頗韶秀，能畫梅，學於花谿已有年。出近畫屬題，則枝幹頗勁，不似初習此者。題曰：「翠袖生寒不夜天，揮毫寫出藐姑仙。暗香疏影知音少，除卻林逋孰比肩。」申初返署。杏南言蒲生女公子且能琴，他日當請奏一曲也。

十七日 震聲來談，交海上收條。去後隨星使及同人應栗香之招。日人來集者，榎本、副島兩公及井上毅、吉井友實、曾根嘯雲、瀨川淺之進。瀨川曾入中原，解華語。肴饌甚豐，侑飲者藝妓四，歌藝如前。一年十六，名小榴，風韻不俗。栗香女公子並出行酒。栗香言其子大八後日首途，索詩為別，同人皆有贈。余賦五古曰：「丈夫志遠大，縱橫在四方。豈甘作雌伏，鬱鬱老江鄉。矧子年正富，讀書目十行。方言通兩國，作詩追三唐。此才殊不易，宜為邦家光。負笈行萬里，何畏長途長。中原富文物，知子久心藏。山川侈遊覽，典冊擷芬芳。張公誠偉人，師資得其良。余友三五輩，強半列門牆。愷之才更

大，倚馬成文章。子行好結納，虛懷毋自張。得閒且覓句，錦繡收奚囊。朔方風氣殊，眠食慎炎涼。我前為子語，盛業戒嬉荒。莫負分寸衾，留連樽酒香。莫學遊俠兒，馳逐紛華場。學成便言歸，好以慰高堂。賦詩送遠行，貞此毋相忘。大鵬今展翼，煙水正茫茫。」亥初同散，為大八書冊，又為致書秋樵、延卿、幼叔。日間雲巢來。

十八日 高木壽穎專人來請書扇并扇。書畢，為少芝書橫幅一。下午大八來別，同人皆送之。夜共子梁浴一之橋，冒雨返。

十九日 衾雨竟日，至薄始晴。為軼士、喆父書紈扇各一，皆錄『前惆悵詩』。杏南出示馬巢度^{福年}書畫團扇，甚佳，所錄詩詞亦無不妙。聞巢度曾遊粵東，不知踪跡。與余同未，近聞已故，年才三十也。甚可太息。又出張又泉詩稿見貺，其中樂府絕妙，皆懲廣州陋俗。二君皆杏南同里，年並不滿三十而卒。才人無祿，亦可慨也。鳳笙來談，並招今晚陪荷生諸君宴本署。亥正始散。過健甫處談，即返。杏南數齡即丁丙艱，育於其孀金佩秋女史^蘭，教養備至。女史工詩詞，有『韻碧軒遺稿』十數篇待刻。杏南擬繪『停鍼課侄圖』，徵名流題詠，當為之辭。

二十日 晴 為雲巢跋印譜。過午喆父、杏南邀同出遊，余以雲巢約，遂先發。及其家，並晤田口茂一郎，曾遊學中原，華語甚通曉。雲巢出其師金幽懷印譜見示，並言石埭之約今更五時。余暫出，訪敬所久談，並晤黃邨，快甚。談詩談文，兼談金石。黃邨有贈余詩。敬所出所編『印適』見示，索題詠。編中皆舊印，大佳。並出所藏，相與珍視，古致大可寶也。敬所為余刻石已成，白文，甚妙。又訪拜石，不值。其家人出石數方，蓋皆為余刻者。出至下谷茶亭，則喆、杏皆至，小憩刻許，同至雲巢家，偕訪永阪石埭，開尊共酌，情意殷拳。同座有森槐南大來者，春濤之哲嗣也。有和余六律，風致逼似漁洋，詞仿長公，銳不可當，佳才可愛。石埭向以言事罷官，詩酒自娛，頗能尋樂。有時作梅，秀色撲人眉宇。醫用西法，甚精。門外履滿，皆求活者。出示『新新文詩』，則茉莉園近社所編。是日飲甚樂。肴仿中式，聞其夫人善和羹，今食此，誠然。石埭為曲園師海外高足，所居為玉池仙館，陳設甚精。屬暇日屢過其家，情自可感。散後同浴海水池。返署，得鈴木信，定明日來談。拜石書喆父，邀同子梁、杏南過其家，閱所藏石印及玉玩數種，皆精品。亥刻返。

二十一日 候鈴木不至。申刻往勸工場購件，時宴，未克久留。出訪池口雙峰，久談，為書大小十餘事。納東肴，不甚適口。過西洋酒樓，果腹而返。

二十二日 得長岡雲海相州書並詩，蓋以病就醫于函山，現小癒，當即歸也。鈴木同柳下來，定其月廿有二日同赴甲州，應之。柳下並言偕去為余通語，大佳。久談始去。出

訪吉井友實、巖谷六一⁴，皆不值。到鳴鶴家晤談，赴會事。訪三島中洲，病未可見。經長松士固家，亦不值。

訪久香于其新居，草創未畢。久談，並閱成瀨溫大域所書碑版兩冊，一楷一隸，均佳。久香新病，出示病中詩，清秀絕俗。走筆和之曰：「小築臨幽絳帳開，几窗明淨絕纖埃。夜來扶病教兒課，手撥薰爐未燼灰。」渠以余詩成速，大驚服。然急就章，未足言詩也。久香言澄老邀余十八日觀花，雨則更期，且俟書來再定。

出至惕齋、幼梅寓小談。從幼梅假『事文類聚』回，經海水浴，獨浴。返，得嘉生信，尚未赴台，眷屬亦未至滬，殊不可解。盼家書不至，大恨。且天氣漸煖，尤盼春衫也。星使出肴，屬同人宴廳事，林德宇適來自津，遂同飲。亥正散。次黃邨湖樓雅集韻曰：「眾仙同日會蓬瀛，酒倒葫蘆且共傾。豪氣欲冲雲漢上，狂心早覺利名輕。落英滿地都成畫，古柏撐天聽有聲。獨倚高樓開醉眼，隔湖燈火可分明。」

二十三日 次韻寄懷雲海相州詩曰：「春水春山引興長，天花飛舞落胡牀。我慚王粲依劉表，君幸梁鴻接孟光。為網珊瑚來海外，每因弦管醉池傍。神交此際增惆悵，極目函關隱夕陽。」出訪玉枝，畫已成。並晤武田信允，惜皆不解漢文。到小蘋家，贈詩幅，求畫。過訥堂、成齋、土方久元，皆不值。回至招魂社，憑眺一周。落櫻滿地，望之如雪。何其太不經久也。余比之為曇花，誠然。閱大邨子神道碑，維新之政創于此公，後為盜刺死，始信為政固不得不順輿情也。經栗香家，亦未見，遂返。倦甚。發相州書，又寄黃邨。假寐時許，薄暮強起，精神甚疲。幼梅來談，前書議價未成，還之。

二十四日 為少芝太夫人作七十壽序，至夜四鼓，尚餘末段。日間發第六號書。

二十五日 足成文稿。夜共少芝浴一之橋。

二十六日 建甫招同嵐波、健甫、少芝觀劇，將行，幼梅之子送『事文類聚』來，定價而去。先至築地劇場，已閉。同人候余幼梅處，同赴淺草劇園。先憩茶寮午飲，同至劇場，已開演。坐地仿佛能樂堂，惟精潔不及，人亦甚雜。戲臺可旋轉，隨時更易。樓閣亭池，邨居樹木，陳設如真。每劇終，則回茶寮小憩再來。劇妝甚華，歌樂奏于兩旁，演者惟道白口，事實雖未可知，然離合悲歡，亦自動人。婦女往往泣下，可知其感發真矣。薄暮始散，返署已亥初。得久香書，觀櫻再改期。

二十七日 訥堂來交印章，久談始去。同杏南至新橋及勸工場購雜件。訪高木壽穎，不值。過雲巢家久話。出訪槐南，以其尊甫春濤先生大著及所譜『深草秋曲』見贈，甚佳。

⁴ 「一六」の誤か。

出飲西洋酒樓，大為適口。浴海水池而返。

二十八日 重野安繹來談，並允致書靜岡友人。鈴木偕其鄉人中邨正信及柳下來。去後檢裝。星使招觀離宮櫻花，未赴。柳下復來，言其師堅不許去。滋舫〔昉〕器小，柳下性浮，可謂雙絕。訪日下鳴鶴，定同行。為建甫書油扇、鳳夫人書紈扇各一柄。子銘招飲。修第七號書，並絲布，託嵐波帶至上海。

二十九日 詰父、杏南、逸士、子梁、少芝清晨並起，候送余行，情大可感。到鳴鶴家，同行至四谷松本舍，憩舍主家。三島中洲已先在座，狂談為快。豐島海城續來，是君工畫，即所謂海城老漁也。後藤象二郎後至，聞前官參議，與西鄉齊名，今已隱居。然眉宇之間英悍尚可見也。鈴木重至滋舫〔昉〕家詢柳下，其意為余孤寂，欲令柳下通辭，其情固可感。然滋舫〔昉〕既堅卻，又何容再三瀆也。且日下、三島皆故人，情意殷拳，海城雖新知，然氣味相投，一見如故。以管城子作譯官，亦良得耳。

已初始發，駕馬車行，雖速，然頗甚。經府中驛，尖八王子驛，易車。小雨如絲，稍憩再發。同行者有島本仲道及其子佐郎，佐郎稍通中語，從滋舫〔昉〕三年，然尚不能通辭，殊可笑也。又有阪崎斌，號紫瀾漁長，好為詩，近館後藤君家。大江卓、諸橋淺之郎、間宮羽山、岡田魯人及鶴徒小林鐵太郎、洲徒山田準。取次入山，徑漸崎嶇。經大樽、小佛諸山，下望一水迂曲如帶，則玉川也。下有香魚，聞甚可口。過新開道，名曰多留見，譯言凹也。開鑿員紅林良之輔、德五郎昆仲邀同人飲其家。家在山半，路尤曲折。冒雨就之飲，閱新道圖畢，各散。下山路滑，甚危險。至車所，心稍適。前行雨更大，戊初抵吉野驛，宿源屋。中洲次余東遊首章韻見贈，情見乎辭。賦詩報之曰：「多君意氣白雲高，客路殷殷慰寂寥。敢道文章通造化，惟將忠信涉波濤。蓬萊萬里探奇蹟，桃李三春賸此宵。難得旗亭同畫壁，不須佳話數前朝。」

今日孤行，適當春去，感時恨別，烏可無詩。偶成七律四章，附記于後曰：「澹雲釀作暮春天，幸結霓裳會裏仙。惟大英雄欣把臂，況真名士與隨肩。長堤柳葉陰如畫，落地櫻花色尚妍。慚愧方言遜楊子，通辭端賴管城賢。」「不必臨歧百感生，良朋侵曉送登程。大鵬萬里懸雙翼，怪鳥三年且一鳴。世外居然容寄鶴，山中未必不聞鶯。春光肯與羈人去，畢竟東君尚有情。」「名山自昔數蓬萊，布襪芒屨亦快哉。行到花陰嫌屋少，每於路轉識峰回。參天柏樹扶搖上，滿地桑枝爛漫栽。春女如雲機軋軋，不曾停手看人來。」「不堪苦雨又淒風，斷送殘春頃刻中。未聽曉鐘疑夜永，忽來清漏報宵終。倚樓惆望天涯遠，立馬躊躇客路通。獨向山頭看曉日，昨朝顏色可相同。」

四月一日 衾 曉起，鈴木君言前途徑窄，馬車不通，同人皆當步行，姑為余謀挽車，

恐不適耳。行不數武，果然下車步。瞬忽高下，足為之疲。約數里，經境川小湫邨，憩茶寮。茅亭三間，臨流而坐。潺潺流水，心神俱清。紫瀾以詩見示，次韻曰：「萬山深處酒旗斜，且撥閒雲此駐車。都為行人益詩料，一池流水夾溪花。」

前行已有馬車，惟行不能速，益以雨後道路泥濘，羊腸曲折，下則懸崖，蜀道蠶叢，當不是過。成五律二曰：「如此蠶叢路，何殊蜀道難。半山沒雲霧，流水激波瀾。一事堪言樂，眾峰誠大觀。據鞍相慰藉，前望尚漫漫。」「負險尋谿徑，人家在有無。樓低紅葉密，村小綠陰（陰）鋪。勝景畫圖好，春風膽氣麤。山行休道苦，世路更崎嶇。」

前行經上野原、犬目驛等處，尖猿橋驛。樓在山半，瀑布出其旁。下為深池，泓然森然，賞心快目。會中幹事橫山桂園偕四人偕迎于此。餐後已將暮，取火行。大雨適至，且寒甚。戌正始抵谷邨，住古今山下之西涼寺，與日下、三島同房。飽餐後即臥，因日間疲甚也。

二日 衲 發東都信。為會主書條幅八，又為僧生充書齋額數事。柳生善順導遊山半，仰富士峰顛，積雪未融，寒氣逼人，遂下。幹事植田斯興來通刺，此間老詩人也。紫瀾生以詩見示，次韻紀之曰：「莫道山中氣候新，清和四月似初春。瓊樓玉宇寒如此，凍到大羅天上人。」疊韻贈鶴老曰：「老鶴沖天唳最新，一鳴聲已滿堂春。知君自有回春筆，煖到蓬萊山外人。」同人戲言花事，謔行酒者。鶴老復以詩挑余，再疊酬之曰：「海外花枝顏色新，秋波轉處自含春。羽衣合羨翩韃子，管領神山嫋娜人。」洲老挑余以黃金謀解語花，余應之曰：「世間解語花枝好，不是黃金買得來。一語還君君莫怪，從今仙子在蓬萊。」一笑而寢。將就枕，紫瀾生傳後藤君意，邀筆談，甚暢，且約歸時過訪，行當應之。

三日 為會員書各件。接詰父信，並家書二封。衣箱已至。又得明兄信，芝圃信，並梓生都門信。病困春明，窮愁為甚。責償前款，頗難為情。余自東遊兩月餘矣，所圖未得，澀甚阮囊，愧負良朋，至以為疚耳。作書，至暮始散。會主設筵佛殿，宴同人，凡執役者皆列坐。酒半，執事者起而乞言，謂之演說，喃喃不可解。後藤屬紫瀾立而答之，次及余。余無以應，賦廿八字酬之曰：「佛場高啟敞賓筵，美盡東南會列仙。我愧孫登難作賦，僅將長嘯答群賢。」先後各散。

四日 晴 會主導觀大瀑。瀑曰田原，乘挽車去。歷街市，凡百餘家，樸實無華，想見古俗。約行二里許，達茶亭。臨流小築，下為深池。亂石嶽奇，淙淙作聲。當瀑之上，駕以長虹，側石而下，飛花亂激，誠巨觀也。此水源富士山下湖，地曰田原，下流沿路皆為桂川，瀑亦此水。末流經相州入海，入海處曰馬入川，在箱根山下。桂川之中出鱉魚，其味甚佳。

觀瀑既畢，後藤、紫瀾等六人先返東都，余共鳴鶴等復憩刻許。成五律曰：「為訪田原瀑，驅車破曉來。萬山作屏障，百水等興臺。澎湃都成練，奔騰響若雷。臨流發長嘯，懷抱一時開。」漫步返，沿途桑枝初發，翠色可挹。民間機聲若相應答，其勤可知。此間係都兒郡，俗呼曰郡內。民以養蠶織絹為業，故富者甚多。其絹即曰郡內絹，光潔細潤，都下皆稱之，近且輸及外洋矣。

西願寺僧名寂穎，字蘭仙，邀過其寺小憩，赴之。地與西涼相似，而幽潔過之。出所藏書畫見示，皆未見佳。惟屏風畫其國數百年前風俗，尚覺可觀。依山為園，樹木陰翳，鶯聲嘒嘒，頗足悅耳。日僧蓄妻食肉派沿于大斧〔谷〕本願，歷世子孫世守之，愚夫婦信之尤篤。創始于宗祖親鸞上人，能弄俗，王公庶民罔不敬服。今連綿數百年不少衰，其術可以自豪也。世稱之為大黑天。

回寺倦甚。同人移居于後院，屋小而精，且煖甚。餐後揮毫，薄暮始止。成題畫詩廿餘首，不復登。

五日 天氣稍和。揮毫良得，至暮不止。詢之鳴鶴，蓋明日返東都。余以去留決之，僉謂會主狡黠，獨留非計。且山僻不解文雅，恐勞多而潤少，則非上計，遂定同返。嗟乎！吾道不行，始計浮海。今茲域外，亦若是難。地棘天荊，將何以處我也。

會主開別筵，招行酒者，曰阿年，譯音多喜，豐致殊秀，幾於一顧空群。走筆贈以詩曰：「卿是空山第一枝，姍姍何事故來遲。紫雲縱許狂奴乞，可惜相逢歸去時。」疊韻留別諸子曰：「海外珊瑚網幾枝，相逢都道識君遲。他年風雨懷人夜，記取今宵惜別時。」再疊韻鳴鶴、中洲曰：「二君玉樹本連枝，莫漫年華惜暮遲。我進一言須聽取，毋忘大器晚成時。」三疊贈海城曰：「愛惜生花筆一枝，揮毫有意故遲遲。朝來扶病調鉛粉，猶是幽人得意時。」海城時方小病，故云。亥正散，僧俗堅請書扇，強應之。

六日 辨色起，檢歸裝。候潤，久不至。同人皆恨會主之慳，悶坐無俚。中洲復以昨贈阿年韻成詩紀之，余答之曰：「佛前綺語原無戒，此是神山大黑天。不信且觀生充老，也曾擁婦寺房眠。」皆大笑，老僧慚矣。會主送潤來，人僅三十元，甚出意外。然不值較，遂各悻悻然行。會中人送至大月橋，經猿橋，天野伴藏邀飲于支店之樓，皆西式，亦甚精。其祖年八十，前曾見之。植田斯興殷殷勸酒，且約余夏間重遊，可避暑氛。其情雖厚，然不自量矣。會主以次送過橋，皆去，特飭替人護送行李。經富瀨、犬目、甲東、野田尻驛，皆重峰疊嶂，奇險非常。鶴川、上野原、關野等稍可，自是曲折而下，若盤山然。達境川小憩，疲甚。過峽登嶺，盡力始上達吉野，仍宿源屋。今日皆以挽車行，較之馬車，雖遜其速，然平穩不顛。且雖有車，馳騁時少仍須安步以當也。攀躋之苦，

莫勝茲遊。附記於此，以懲貪得好動之過。歸示家人，其亦知客中之苦樂乎！

七日 會主替人又辭去，自是旅費皆歸我等。甚矣，其狡而小也。仍乘挽車，侵曉行。山色滴翠，曉日不紅。下視溪流，小舟容與，晨炊煙起，出自深林。行者視之，交羨其逸。

經與瀨、小原等處，緩步而下，又曲折達旭嶺之半，則紅林昆季辦工處也。其弟他出，肴酒相勸，其意甚殷。次鳴鶴韻贈之曰：「崎嶇莫漫苦登攀，勝境原推小佛山。況有紅林好昆季，更將酒食勸開顏。」良之輔曰：昨候余等，並招二姬為行酒計。至暮不來，始去。鳴鶴笑曰：「我輩福薄。」余曰：「鈴木誤我輩，非薄福也。」疊韻紀之曰：「昨朝轍臥又輾攀，阻我行程失好山。豈獨旭峰負流覽，更憐交臂兩紅顏。」又次鳴鶴韻曰：「此鄉丘壑幾千重，何羨人間萬戶封。若與買鄰賦偕隱，讓君後嶺我前峰。」又次中洲韻曰：「諸峰排列似城墉，定有仙人此寄踪。怕被塵凡偷覷見，白雲重疊隱芙蓉。」飲後為書數幅去。

達巔，仰見富嶽積雪，仍如前也。余曰此間宜構望嶽亭，同人皆以為然。此間為武相國界，向所以判東西者。今鑿為康莊，殊便旅人。若自兵家視之，則謂失此奇險矣。紅林氏步送至日野宿，易馬車同行。經立川邨，至小南寺村。午餐畢，前行，達八王子驛，憩田野倉氏旅舍。中洲門人弓削審官及竹田誠來索書，並勸小飲，為作數幅。此間為大市會，街長數里。

別諸子及紅林氏，易車行。偶憶昨晚尚有次鳴鶴韻七絕曰：「我本閒雲已倦飛，何當江上守漁磯。釣竿近得珊瑚樹，歸取鱒魚味正肥。」七律曰：「枉將文字落鄉邊，慚愧揮毫記別筵。敢道群才皆狗盜，難逃百怪有犀然。天容我輩疏狂甚，獨映伊人豐度翩。今夕酒醒宿村店，夢中多恐喚年年。」彌望平原，桑柘成叢。桑都之名，實始于此。經谷神保、本宿村、府中驛，府中古武藏國府地。經玉川，見紫雲英花低鋪芳原，顏色幽艷。次境川韻曰：「玉川川上板橋斜，已過忽忽油壁車。十里麥畦好顏色，雲英猶襯退紅花。」經上染物村、車返村、石原、布田、岡護等驛。道中次和中洲韻曰：「近東都處道途平，帽影鞭絲趁晚晴。默憶復爻誦周易，去來七日伴春英。」又成七律贈中洲曰：「窮鄉不憚苦驅馳，老健如君信可師。李白疏狂惟縱酒，杜陵忠愛託吟詩。情深故國等身稿，淚灑新亭兩鬢絲。今日歸家爭問訊，只餘令子尚天涯。」中洲本藩國幕僚，當日勤王等事，備詳所著。近官于朝，猶鬱鬱不得志。子廣近遊學米國，末句故及之。酉刻，由新宿達四谷停車場，鳴鶴為余易挽車，珍重而別。

是行也，往返七八日，而道途勞甚，所得又甚微，誠覺多事。惟山水甚佳，差強人

意。然脫非鶴、洲二君同行，恐必受會主之欺甚矣。外交不易，而行路甚難。內地之遊，灰心懶意矣。亥初抵署，同人交詢遊況，乃以此冊示之，無可言，亦甚不願言。擬謁星使，未果。

八日 風雨交集，天氣較涼。檢寄來各件。少芝傳星使言，此時實無機可乘，且俟留差，允以長崎一席。果爾，則不佞出洋隨員竟有指望矣。星使厚意，實令人感。惟區區福薄，不知消受何如耳。星使並屬少芝為余備歸資，余以將之官直隸，所費不貲，擬求通挪其半。再三商酌，竟未能行。余生平最恥求人，且決不肯強人所難。既若此，復何言。命齋時乖，所如不合，只當自責，不敢怨天，若謂尤人，則吾不屑。同志見此，其共諒之。惟計得差尚須一年，卒歲之謀，殊大不易。返滬固多未了，他行亦將何之？前望漫漫，進退維谷。長夜不寐，頗難為情。檐溜驚人，更添酸楚矣。日間栗香來，曾以去留決之。

九日 晴 星使今日赴西京，早起送之。午後杏南、少芝、健甫邀同散步，過影相樓，印圖二。少芝先回，同人浴海水池，余訪惕齋談。途遇幼梅子，交書款。回義昌堂，會杏南，同訪日下鳴鶴，交車費，並商遊內地。渠云內地之行非解語大不便，即有譯人，然其心不易測。且內地如鈴木氏者亦不敢決其必無，徒勞無補，殊非上計。別後返署，得柳生善順信。此僧情意殷殷，大為依戀，或者香火曾有因緣耶？倦甚，和衣臥。鳳笙、少芝、逸士、喆父來，皆以朦朧，未與多談。子初起，脫襟就寢。日間修寄後藤、重野、遠田。紫瀾生來談，並請後日帶舌人臨後藤家。

十日 修家書，發第八號，告將返，慰倚樓也。午後訪中洲久談。植田託中洲索余筆記，若行不速，當應之。出經小蘋家，不值。書扇留贈，並贈玉枝，託轉交。過訥堂家小坐，圖石尚未奏刀也。四時到重野成齋家，尚未返，僕從傳主命，請稍候。閱青山延壽『大八洲遊記』，考核甚詳，筆致雄健。頃之，成齋回，走筆告余：栗香先來書，今日面晤所事，近與諸友會議，請寬懷以俟之。異域新交，生平素昧，而殷勤擘畫，可感遠人矣。往復筆談計千餘言。出示俞曲園師所贈書，並井上陳政字子德遊記及論說數篇。此子攻亭林學，頗有所得。向隨何子峩星使入中原，留學京華三年，出遊秦晉豫，東達湘楚，下閩粵，禹域幾覽其全。近在西湖從曲園師遊，業乃大進。幸卒所學，歸當為日本大器。詢其年，今且二十三，實可畏才。成齋出家肴留飲，屬女公子二出行酒，其一則見於能樂堂者。又邀村山德淳來共話。村山本姓鹽田，為今出使我國鹽田三郎兄，少養村山家，遂從其姓。往年曾使米國。嗜風雅，與成齋為石交。成齋故招之來，使與余交歡，且邀臨其家，同訪依田百川字學海。余固久耳其名矣，期以後日見。飯後各散，回署。子梁、喆父、杏南諸同人夜話。

十一日 作五律三章贈後藤君曰：「昔赴霓裳會，臨流共嘯歌。識荊真有幸，御李快如何。百戰威名老，一身膽氣多。精忠見眉宇，腰劍手頻摩。」「曲江好風度，治第傍東都。綠野同今古，蒼生繫有無。雅歌頻命筆，揖客共投壺。鑑此憐才意，茲遊興不孤。」「下走無能好，生平志四方。閒時訪山水，餘事及詞章。頗憶浣花老，怡情有草堂。嚴公今在否，青眼落遐荒。」書立軸，並以橫幅錄道中詩贈之。

午後衾，詰父邀同杏南共赴高輪，訪後藤君晤談。其家負山面海，氣象萬千。林壑之美，真可媿午橋莊。廳事皆西式，陳設華縟，然非其願。歷言日廷近攻西學，竭精敝神以襲皮毛，脔膏削脂以益玩好。求所謂勵精圖治、實事求是者，當事恐無其人。且中東本一體，而故遠之；東西本殊域，而故近之。務遠而忽近，是舍本而逐末，竊恐非計之上也。抑人情可見矣。與中人交則欣喜之，以其不通言而同氣也。若西則風馬牛不相及，近之則畏，強之則恐，終積不相能，事更有不可言者。又如茶會本西人陋習，男婦牽手跳舞為樂，縱慾敗度，莫此為尤。目擊時艱，日殆一日。計自退官十三年矣。亦嘗歷遊德法諸邦，測其為治之道，亦別有在。我邦特師其短而略其長，無怪其終于無得也。近雖老，而雄心尚在，欲攜好譯員遊中原，與當事剖露肝膽，必得中東混而為一，以固唇齒，而後使臂使指，當無有不如意者。此君大有心哉！跡其論說，顛撲不破，且皆獲我心，與余等當日二三同志慨論時艱，怒髮衝冠，擊案叫快，其情景無以異。秦固有人，不敢輕視矣。後藤有經世略，無怪其視要人為兒戲矣。又言曰：今世合中外為大列國，西邦即比之為強秦。然俯首帖耳，終必為虜，與國計民生有何補益？其論尤確。出洋酒餉客而散。

欲浴海水池，未果。冒雨訪鴻齋小談，渠新病，因未久坐。同人欲訪黃邨，從之。閱所藏北宋『楞嚴經』及黎崱『安南志』，又憚南田書『滕王閣序』、『明十九家繡球花補』，皆佳。天暮始別。

詰父邀飲立花亭，大雨適至。亭主解事，諸肴皆緩進，以紓其時。女侍曰阿近者亦聰慧如人意。詢子梁所說侍兒，則他去矣。雨稍殺，遂同杏南驅車返署。興致索然，又復和衣而臥。至子初，杏南過我，喚之醒，始整衾裯，惺忪而寢。

夢梅華館日記第二十一寫

來安孫點君異甫

光緒十三年四月十二日 晴 修寄重野、遠田。午後訪村山德淳談。渠號伯元，字拙軒。所居近市，屋小而幽。寒素家風，不染官習，殊大難得。其子女皆出見，幼者不過三四

齡，見客至，依依不去，亦可愛也。出示小山朝弘『春山樓文選』，文有根柢，卓然成家。伯元堅留飲，再卻不可，始應之。詢學海，則他去，易日訪之。出，訪雲巢，交諸友石章，託其鐫印，久談始畢事。

到上野茶寮，則喆父、逸士、杏南已久候。稍坐，同行。不數武，所持洋蓋倏焉失去。急返車尋之，則已不見。此蓋赴谷邨時新製，相聚不二十日即散去，亦速矣哉。過牡丹園，諸君已久候。散步園中，地勢甚幽。牡丹垂籐，均足動人。憩茶亭，將浴溫泉，同人均畏其寒，始止。此間皆東肴，均以為不適口，遂去。過其鄰金山貫苗別墅，重門洞開，任人眺覽。循行將盡，竟無主人。日風近古，可見一斑。若在他處，當不能若是之坦白矣。

驅車返。飯後訪鳳笙談，並向告貸。蒙允可，惟不定能如數否。其情屬實，其言由中，其誼固自可感矣。同人夜話。

十三日 得外父上海書，蓋因差到滬，且為叔岳醫目也。余家均適。茶盒目疾小愈，大慰旅懷。三兄於前月十六日得子，尤可喜。惟泉兄至今無差，為可歎息。又得石星渚書，言於夏間遵陸入都，『韻府』交其戚李君轉寄，行當達之家人。

獨浴海水池。回訪栗香，不值，返署。飯後子梁邀同杏南薄遊市肆。今夜有栖川王及某銀行茶會，就兵場放煙火，甚佳。有若流星，有若垂楊，能於空際變化多種，誠巨觀也。子梁言芝區開市會，屬往觀。漫步經立花亭，阿近立迴廊招余等，未應之。出虎門遍遊，無多可觀。惟門懸小鏡，望若繁星，有以香花供養者。未經某社，則賽會處。中供神曰鳥森，男婦搖鈴合掌，喃喃作祝辭而已。倦甚，遂聯車返。

十四日 陰雨 後藤君來啟，已定期明日來答。午後雨止，同杏南訪栗香，久談。出示近稿，並請賦詩。即應之曰：「名園入夏綠陰稠，十幅湘簾盡上鉤。此是栗香好詩境，何須萬戶羨封侯。」薄暮，出葡萄餉客。天復小雨，遂返。喆父以今日立夏，招同卓人、杏南、惕齋小飲其家。閱所藏張叔未書畫硯，久談始返。

十五日 雨 後藤君來答。久談大都時事，且言諸君皆血性男兒，且有久居此者，故竭情無隱。若異契者，即東友且緘默，遑論西人。喆父言：中朝待日本以誠，日廷當事果何如？則言日下執政無定見，凡立一計，或朝暮改，或月一更，局外人亦無從揣測。此言甚得體，亦確是實情。如後藤者，專對可無忝矣。

午後雨止，同杏南赴遠田之招。其戚三田昇馬及小貫庸德皆在座，又一客未詳姓氏。聚飲聽濤軒，請為詩。應之曰：「汐梁醫國手回春，言笑無猜見古真。且倒葫蘆發狂嘯，玉山朗朗最精神。」其二媳及女孫阿壽皆侍宴。疊韻曰：「一家風味穆如春，始信天倫樂

最真。勾起遠人動鄉夢，翠樓柳色自傷神。」其家婦善撥絃歌，其聲鳴鳴，雖不可解，然音節殊佳。再疊韻曰：「數條絃索宛生春，流水高山韻獨真。古調不圖留海外，兩行紅燭聽怡神。」三田官判事，其女公子為遠田次婦。昨偕夫人來省親，亦同宴。三疊贈之，且貺二客曰：「朱陳已結兩家春，況有文人各寫真。今日聽濤軒裏坐，幸從識面快心神。」出紙索字，為書數幅。其次女汎扶病強起，為余磨墨。從陶生詢子鴻消息。子鴻姓楊氏，惺吾孝廉子。居東數年，聘日人小倉女曰晴嵐。晴嵐漢學大佳，情好亦篤。未幾，大婦來，不能容，鴻亦以他事歸國。臨別各吐誓詞，定後見期。去則杳然，且斷消耗。晴嵐則守之甚堅。有諷以他適者，泣涕謝之。鴻飛冥冥，自是高見。然始亂中棄，君子非之。余入東都即聞此事。晤遠田家小，詢問尤數。遠田蓋當日冰人也。走筆書二十八字示之曰：「勸卿莫問楊家事，此是中原薄倖郎。拋卻晴嵐獨歸去，當年何必羨鴛鴦。」又書齋額，乃散。皓月一輪，清風滿面。歸途蕭穆，頗足悅情。

十六日 晴 喆父、逸士邀同鳳笙、星垣、少芝、鑿堂、子梁、杏南驅車遊日黑訪牡丹。計程約十餘里，風景與內地相似，道亦間有高下。入園，樹木交映，丘壑大佳。魏紫姚黃，參差其間。上支以棚，藉避風日。富麗堂皇，自是大觀。綠黑二色，則未之見。山顛廳肆甚為軒敞，且精潔無纖塵，同人咸稱賞之。女侍出東肴並酒，縱飲飽餐，亦甚樂也。出遊各園，籐蔓珠垂，尤極冷豔。小坐而去。訪泰叡山寺，觀流泉。喆、逸鼓勇登其顛，自下望之，飄飄欲仙。又過比翼塚，聞為吉原名伎與某客篤甚，格於所主，未得諧，並命於此。好事者合葬之，迄今香火甚盛。聞情好不遂者，禱之輒應。余戲贈以聯曰：「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補生平未了事終讓神仙。」登車倦甚，過一之橋共浴返。途遇三田夫婦及女公子，僅與點首，未及寒暄也。

返署，頭痛殊厲，入夜尤甚，嘔吐後始可成寐。近年頭痛，以此為最。喆父專人送詩來索和，強病應之曰：「看花記訪臥龍梅，回首忽忽歲月催。且把羈愁權擱起，多因富貴逼人來。瑤臺色相映新晴，老去看花眼尚明。莫道前途如漆黑，萬紅深處是歸程。」計即束裝，則海上桃李尚未飄零也。又疊韻曰：「次第殘櫻與落梅，流光端為百花催。清和四月多佳氣，放出天香國色來。小集名園雨乍晴，紫籐枝下色尤明。果然留我花間住，海外何妨滯客程。」因喆父印章有「留我花間住」，故借用之。兩詩起結韻都不類，同人皆有和章，頗苦之云。

十七日 頭痛稍止，然身子甚疲。發第九號書，報近狀。得拜石函，知秋爽尚未返。拜石尺一頗似六朝小品，所用箋楮亦佳，洵有意致。訥堂交石印二方來，余所贈『醉翁亭記』印幅已裝成冊，屬跋其後，緩當應之。申正同少芝、杏南取影相，不甚得神。薄遊

市肆，取活氣血，啜雞肉而回。訪子梁夜話，其東姬索書，並請定字。字之曰蓉君，其名則富貴云。

十八日 衾 詰父、逸士邀同乘汽車遊橫濱，杏南先發。午初達，訪震聲於鼎泰寄號。留午餐，肴酒甚佳。冒雨遊洋肆。到理事署，晤水三、靜臣諸君子。詰、逸赴手談局。靜臣邀同杏南浴日新樓，浴畢即返。衾雨連綿，大是掃興。余客東都殆逾二月，出遊濱埠猶是初遭。竟日聽雨，殊負初意。幸靜臣東姬桑、寶森東姬梅肆應均佳，稍慰寂寞。水三留夜飲，情不可卻。散後戊正偕回，同鑒堂話時許始寢。

十九日 衾 西京宮原宕陽孝來請見，言將遊米利堅，出留別詩索改，並請和，為易數句。其父節齋先生掌教洪堂塾，文章負大名，今已歸道山。宕陽能世其傳，近且攻西學，現擬遊歷，以廣聞見。跡見花蹊女史是其父門下，故寓其家。又出『東遊日記』見示。同杏南訪遠田，不值，其家婦出迓客。日前所書件，今為加印。出訪川田甕江，晤談為快。其家居山之顛，園林甚美。有草亭，大可眺遠。出『隨巒紀程』見示，蓋往年隨扈之作。敘述詳明，褒貶悉當，洵信史也。又示『安井息軒先生墓銘』。甕江古文自是專家，向曾入史局，以言事廢職。今為宮內散官，鬱鬱不自得。其女公子烹茗出餉，女孫甫四齡，依依可愛。將別去，堅留小飲，出家肴，甚佳，亥初始散。即返，閱『東遊日記』。

二十日 閱日記，為跋數語。又和留別詩曰：「世間富貴如朝露，誰是千秋不朽身。惟有文章通造化，不妨名利讓途人。珊瑚幸網西都秀，絃管難忘東海春。今日送君各揮手，旗亭畫壁墨痕新。我向中原理急裝，望京華處路茫茫。東勞西燕分飛慣，流水高山入夢長。好以敦槃聯與國，莫將風月老他鄉。臨歧各吐凌雲氣，吸取鯨波作酒觴。」

副島種臣來答，會衣白樓上。言日本與中原往來，向取道員嶠方壺，在今長崎海上，夏殷之際海嘯乃沒。暘谷在今四國地，有古桑四，即扶桑也。卑彌呼王其地，地乃增大。

【後漢書】倭女主卑彌呼以鬼道惑眾，是其明證。今肥前郡有金立山祠，祀徐福。天旱不雨，禱之輒應，不應則移神至海邊，祝之曰：「不雨則將棄之海。」大雨立沛。肥前文學士則知之。又徐福初至時，海水驟漲，直送至山半，亦一奇也。又言其家世本漢祖劉季之後，漢代通日本，皆假道朝鮮。漢亡乃避之日本，遂家焉。約日曜日飲其家，行當踐之。

申初同杏南訪小蘋晤談。畫幅已為作成，甚覺秀潤。其弟野口櫻溪富自鄉來，將省父於江州，索為書扇，即錄近作應之。出至跡見學校，花蹊適以事他出。晤宕陽，久談，並以西京文士見告。文則石津灌園、菊池三溪、谷如意、賴支峰，詩則江馬天江、神山鳳陽，畫則田能邨直入、村田香谷、鈴木百年、谷口靄山，皆佼佼者。大阪則藤澤南嶽、

五十川初堂。距大阪三里茅海有土屋鳳洲者，故森田節齋門下士，頗長文章。他日去西都，當一一訪之。又云筆墨之盛，以關西地為最。且誌於此，待驗他時。宕陽善繪蘭竹，出冊見示，其中題詠甚多。如鐵梅、冶梅、曼壽，皆余素識。請跋其後，走筆應之曰：「惟蘭有心，惟竹有節，君子好之，用取其德。宮原宕陽，厥生西方。丁亥初夏，晤於扶桑。出示此畫，與古人亞。清風徐來，到其腕下。遠適海天，曰米利堅。攜此冊去，傲彼時賢。」遂別。

回經海陸軍公園，循覽一周。地狹而長，丘壑亦美。池旁有菖蒲花，白紫二色，花形在玉簪、蝴蝶之間，此海外奇種。茶寮列藤花下，並有黃白二色，香氣甚微。緩步經招魂社而返。詰父出肴招，同逸士、少芝、杏南、振甫小飲，散後共子梁久談。

二十一日 靜臣贈冬青翎扇，是箱館產，與關東無大異，惟較嫩耳。申正獨浴海水池，中途遇雨，幸即止，遂返。又得柳生善順書，乞余作答，其情可謂殷矣。

二十二日 霖雨竟日 修復柳生，即發。聞鳴鶴去長崎，洵善遊哉。余以東友復書尚未至，鳳笙商款亦無耗，坐困小廬，中懷殊惡。未識此月能否成行，殊怏怏耳。杏南出其中表弟魯臣容仙詩文稿見示，雖未老當，然其氣甚清。惜甫逾冠即已作古，是可憾悼。又閱鳴鶴鉤刻褚河南「孟法師碑」，甚佳。是惺吾所藏本而鋟板於日東者，行當覓購之。

二十三日 晴 副島種臣招同稻垣真次郎、衣白、詰父、杏南、滋舫〔昉〕、栗香宴其家，偕樂園肴，不甚佳。滋舫〔昉〕背誦與中洲疊韻詩，次韻答之曰：「本來張旭最風流，嘯傲東瀛已八秋。每到群賢高會處，居然小語解啁啾。」又賦五律二贈種臣曰：「卓卓漢家彥，精神老伏波。感時陋冠履，懷古慨山河。小隱臨池樂，佳辰載酒過。遣愁惟縱飲，塊壘本來多。」「昔年持使節，鼓浪入中華。小住春申浦，相逢處士家。海濱重道故，筵上幸無譁。不醉休歸去，何嫌晚照斜。」滋昉飲興殊豪，惟有灌夫之好，逼人咄咄，滿座皆驚。散後滋舫〔昉〕堅邀浴萬安樓並飲，又招藝妓二，歌以侑之。肆應不佳，貌亦殊寢，實無意味。滋舫〔昉〕放言不已，賦七絕贈之曰：「放言高論見天真，合是羲皇以上人。煙雨薊門好歸隱，問君何事滯風塵。」酉正散。

詰父邀過芝口，欲購石印，遍尋市肆不見，奇哉。遂返。上元孫靄人來自長崎，逸士招飲。坐間言及嵩岳已到神戶，且遊西京，並有東來之意。果爾，則可偕返中原，未知能相遇否？嵩岳東遊主神戶八番洋行鮑子卿處，作函寄之，約同返滬。

二十四日 修寄五河，並影相二紙。又寄外父，發第十號書。同子梁遊勸工場，購漆器、薄荷晶。出浴海水池，振甫不期至。浴後振先去，余等過骨董肆。時暮，遂返。天氣忽寒忽暖，狂風竟日，殊不適也。

二十五日 訥堂來函，邀明日臨其家。午後喆父邀同軼士、杏南遊骨董肆，皆無所得。寒甚，同浴海水池，各散。喆、軼、鑿堂各出肴小酌，甚佳。得秋爽信，知己返，明午訪之。

二十六日 書扇贈多美。獨訪秋爽，晤談為快。有大谷勝道號春翠者，戶〔富〕山縣人，華族之子。入東都習洋學，現寓其家。秋爽邀同至淺草觀音閣，訪佐藤喜峰。年邁而神足，嗜中原小說家言，尤好『水滸』，曾為註釋。出所疑義就質，至暮不休。欲辭去，堅留飲，並食麪絲，不足果腹。乃別去，獨飲市樓。訪木君，聞患病，不果見而返。

二十七日 靄人來。喆父邀同鳳笙、鑿堂、軼士遊上野博物館，杏南續至，循覽一周。規制宏敞，陳設畢備。惟中原文物甚少，間列一二，則取極陋賤者，是可惱也。餘與香港相似。門內隙地皆植物，園亭殊美。其後則德川氏墓道云。出，遊動物院，少未見者。末至洞室觀魚，殊有濠濮之想。憩茶亭。喆、軼欲訪雲巢，屬為之導，遂並約杏南同訪，久談。

閱惺吾所刻『元押』，甚佳。薄暮返，腰酸甚。招按摩者來治之，稍愈。在雲巢處函告訥堂，言兩日爽約之故。

二十八日 衾雨 少芝生日，往祝之。包封至，又無家書，甚失所望。閱申滬報。岡鹿門千仞來，久談。去後同子梁訪栗香，不值，散步而返。宕陽寄詩來，蓋留別唱和之作，已以聚珍板印行矣。子梁來，夜談甚久。

二十九日 薄晴 上元邱生來自燕京，學習東文。年才十四，孤身萬里，殊有膽識。其叔祖官兵馬司指揮，軼士故人。因念其乏，乃薦於星使，招之來，可謂篤於故舊矣。邱生名元文，號慕徐。飯後子梁邀同杏南浴海水池，畢，同訪惕齋。入門，其東姬返自上海，面壁而泣。詢狀，則惕新有人，欲捐故劍，且汙以蜚語。登樓多方勸解，且以酒食使其合歡，始將彼此離狀同付一炬。今日無意中得全此事，同人交以為快。然故人笑則新人哭，勢難兩全，惕誠多事。其舊姬相隨已十餘年，生子女各一，於惕非無功。此事惕固不能無過也。薄暮各返，同人出肴，補祝少芝，小飲而散。按摩者來，腰際稍愈。

三十日 衾 得訥堂信，邀午後臨其家。隨使德國黃巖王子裳詠霓、嘉興嚴少巖寶增自伯靈返國，過此小住，入署訪同人談。午後同杏南訪雲海、成齋，皆不晤。過訥堂久話，留飲，卻之。到偕樂園，喆父宴二客，招同星垣、寶森、軼士、杏南陪。日人來會者：副島、黃邨、栗香，未至者：後藤、鹿門。副島以詩見贈，則和余前者席上韻。侑飲者千代禪、小萬、小菊、小常。萬最長，菊曾見於栗香家，酬應最上。常弱甚，幾不勝衣。聞自正月大病，至今小愈，髮落其半，殊可憐也。王君以浙西名進士官刑部曹郎，與許

星使竹芸為石交，因隨之去。京曹例不列保，改外又非其志。嚴君以襲尉充醫員，不欲久留。因結伴先返國，且環遊地球，可謂壯矣。嚴君言：歐西各國居處以德為最適，法次之。英則人煙稠密，煤沙遍地，且終日在煙霧中，似有瘴氣。美則中人最多，皆傭工，即粵東所謂豬仔，故見中原人甚輕之，使臣辦交涉事甚為難也。亥正各散。

閏月一日 晴 得嵩岳復書，東來尚未定計。修第十一號家書，即發。午後雷雨大至。鳳笙來談，前所商款，止允其半。況狀固然，無可強也。喆父以和副島詩見示，並屬次韻，應之，並贈二客及副島、杏南曰：「小樓雅集列群芳，兒女英雄並一方。絕域歸來班定遠，老懷無恙魯靈光。只宜今夕談風月，留待他年作典章。莫怪元龍豪氣盛，座中陶令亦同鄉。」少芝代星〔使〕譙二客，屬同喆父、星垣、健甫、鳳笙作陪，亥初散。為秋爽作『獄中百絕』序，子刻脫稿。

二日 子梁邀浴一之橋。登芝山，入絕頂小憩。晤館森子漸鴻談，其師鹿門又遠遊矣。經愛宕山，由左石徑上約百餘級，其中級甚峻。中貫以鐵索，行者較少，慮其危也。左旁則稍曲折矣。循覽畢，憩愛宕屋茶寮。女侍曰三奇，豐韻飄逸，美秀而文。惟體較弱，聞頗工病云。論其姿致，洵個中之僅見者。回經鈴木大亮家訪之，不值，遂返。杏南招同二客遊星岡茶寮，茗清風亭而返。鳳笙譙二客，招同星垣、少芝、健甫、逸士作陪，亥正散。共盞堂話家常，丑刻始寢。夜雨達旦始息。

三日 少芝邀同遊赤阪，閱豐川神會。先過千代禪家，屬至酒樓假座。久候不至，遂散。途遇靜臣、子梁，復邀少岩飲酒肆，待之。聞豐川神係狐仙，藝伎所供奉者，今遷新廟，凡新柳橋、吉原、根津諸彈詞皆來會，未正會始止。先之以幡旗，次則執事者，次則僧道之奏樂者，次則童男女之搬演故事者，次則赤阪歌姬。一色著花色布衫列隊步行，他處歌者則否，豈赤阪固地主耶？抑等次使然耶？是當質之此地之識者。星垣治筵宴二客，並及同人。

四日 子梁邀同訪揚齋，不值，到千歲樓酒肆。是日子梁宴二客，招同星垣、靜臣、杏南作陪。日人來會者，重野成齋、中村敬字、向山黃邨、永阪石埭、森槐南、宮島栗香、加藤秋爽、田邊太乙、稻垣衣白，未識者鄭永寧、關根癡堂。癡堂工詩文，早聞其名。鄭則永昌之父，曾為中原公使，通中語。侑飲者，三吉、春榮、伊之助並雜妓六人。槐南有『沁園春』詞，黃村、癡堂各七律一首。中村有五古，次韻曰：「海邦文事歇，黃金等缶瓦。宿儒半廢棄，舊學一時舍。相逢苦吞聲，儻敢矜風雅。莫怪趨習俗，守古知音寡。我來二三月，清閒天寬假。投刺訪名流，往往共杯罍。酒酣耳熱時，入林思臂把。名花植其旁，芬芳襟袖惹。縱醉上高樓，兩行列歌者。姚生顧之樂，跌宕今日也。英奇

咸會集，何分彝與夏。卓哉中村翁，新詩味淡冶。讀畢思效顰，情懷此傾瀉。但祝會中人，同與承天嘏。」又和癡堂詩曰：「去日茫茫似水流，利名何事苦追求。但逢美酒須狂飲，況有良朋伴勝遊。海外今宵真不易，客中一晌未知愁。他年歸去懷人夜，記取梧桐葉落秋。」

永阪邀其曆六月二日四時飲其家。得佐藤喜峰函，邀明午飲。秋爽又為致辭，行當踐之。同成齋、栗香談留遊事。同言象次郎處一二日間當有回信，成否可決。並言渠欲邀余學語，為他日遊中土計。此時新蒙爵賞，故尚未定。此外尚有一二處可以籌畫，惟不能過迫。余以外交必須得體，日事煩瀆，殊非所宜。遷延至今，進退維谷。然東都不可久留，使邸未便多住。此中委曲，豈能明言。知我者其諒之，罪我者亦聽之。去留遲速之間，毀譽成敗之際，是固有數焉，人自不得而強之也。散後同浴海水池。栗香先在座，稍話各別。浴畢返署。日間訪鈴木笑生談。

五日 到淺草公園踐喜峰之招。秋爽先至，縱談為快。秋爽邀移寓池端，若果留此，當應之，否則無容多事。此君情誼固自可感。喜峰又出『水滸』質疑，約略示十餘條。出家肴共酌，味甚可口。又飲地黃酒，味醇而甘。未刻散。秋爽言明日競馬於池旁，屬過其家，坐明霞樓觀之，得間當踐其約。回經雲巢家，不值。訪栗香，久談時務，並留飲。薄暮返，少芝奉星使所貺來。因頃接電音，星槎於明晚可返，其情可感。惟余遊踪久滯不歸，致令好友為難，此心怦怦，殊不安耳。鈴木函邀同飲酒肆，苦辭不可，應之。亥刻遂散，即返。

六日 雨 倚『沁園春』和槐南韻曰：「世事如棋，笑上高樓，且盡一杯。有良朋圍坐，傳心筆語，小鬟勸酒，纖手箏催。豪竹哀絲，美人才子，我亦何曾虛此來。重回首，算半年懷抱，今日初開。看排玉樹當階，合盡是南金東箭才。且暫拋心底，功名富貴，休辜眼下，鐙火樓臺。鄉住溫柔，歌聽宛轉，奚必封侯萬戶哉。蓬萊好，便終當老此，風月常陪。」即函寄之。又為書橫幅，錄舊詞十二闕，踐宿諾也。

七日 星使返署，謁之，未晤。為杏南書直幅二，為石埭書橫幅一。健甫交來芝圃信，其家均好，屬於此間為謀機緣，或來行醫，真可謂重視余矣。落拓海隅，幾無生趣。書來遠道，尚有所求，固羞聞之，且更增慨矣。又得君止津門書，知伯恭留都門，館準太史家，集同人開五鳳齋文社，不禁神往久之。

得槐南書疊韻詞一闕，有感於中，次韻答之曰：「萬斛閑愁，欲待銷時，只有酒杯。念名爭利鬥，英雄安在，烏飛兔走，歲月頻催。除卻躬耕，別無生計，收拾雲山歸去來。何須羨，午橋莊好，畫錦堂開。臣曾步影天階，又琴劍飄零真不才。但無容歌鳳，重登

瓊島，居然市駿，高築金臺。肯使蠟前，竟從隗始，豈忍江湖終老哉。無聊甚，且扁舟海外，鷗鷺相陪。」

八日 晴 修寄槐南。訪惕齋，不值。到雲巢家晤談，並允贈摹『元押』印。請偕訪小永井八郎號小舟者，亦此間詩人，久話而散。回惕齋寓，言有畫友欲同遊內地，且姑訪之，惕同去。其人姓貫輪，字秋香，以字行。年四旬餘，似尚誠實。渠與惕齋先有言同遊，旅費各認，事畢酬勞亦不甚計。余與筆談，詢遊地，言先至千越〔葉〕、崎〔琦〕玉縣境，土人多小康，且好文墨。渠多識此中人，去或有東道主，假逆旅亦不昂。且通汽車，往返僅數時程。若去甲郡尤佳，惟較遠耳。余以東友所允，遲疑不決。同人商款，為數亦薄。清風滿袖，歸去為難，擬且一遊，以盡人事。詢行期，則須旬日後。蓋有女徒患恙，不便徑行也。為時已暮，邀惕齋飲市肆，惕堅邀飯其家。東姬製肴餉客，情意殷拳。惕云自前者調停後，近頗自愛，且加意周旋云。飯後閱岡千仞『燕遊日記』，多訾中土官場，雖不為無見，然過於輕薄矣。同浴海水池而返。聞星使日間曾招飲，蓋餉二客，屬作陪也。

九日 衮 招鳳笙來，重申前請，則又含糊其詞，且言數不能定，且盡力籌之。余恥求人，決不作盡歡之舉。惟延擱至今，仍無著落，不能令人無憾耳。杏南明日赴神戶代硯池席，同過愛宕山下訪卜者問爻。余得困，言事可成，惟不能速。詢可歸否，則言君歸心甚迫，中有止之者，故不得行云云，甚確。杏南得升卦，此行大佳，慰慰。散後獨訪鈴木笑生，久談。回經栗香家，則言前途皆無來報，且再速之。余期以明日決行止，未知何如。冒雨返，喆、逸、健、鑿、少芝合錢杏南，余亦與焉，盡飽而散。修第十二號家書，並洋百枚，函託震聲速匯上海。

十日 杏南早行，未及送。午間到卓人處占牙牌數，籤語甚佳，不似前者。或有轉機乎？又求仙師籤曰：「子有美錦，須賴剪裁。」仙訣分明，蓋可知矣。槐南又疊韻來，次韻紀湖樓夜飲曰：「苦憶前宵，素手纖纖，把白玉杯。說繁更急漏，韶華有限，淺斟低唱，絃管休催。十載揚州，漸醒春夢，又覺癡情勾起來。銷魂處，在回頭一笑，款語花開。幾回攜手香階，道蕉萃多因識此才。願安排玉案，芙蓉池館，商量金屋，楊柳樓臺。百緋明珠，七裏畫舫，桃葉迎歸真快哉。清閑福，占六朝煙水，擁髻人陪。」玉池招明日飲，四疊贈之曰：「侘僚無聊，悶倒葫蘆，痛飲此杯。便聲聲杜宇，不如歸去，蕭蕭斑馬，多事相催。門外天涯，樽前敵國，鬱鬱誰知心曲來。良朋好，有玉池仙客，北海筵開。徘徊綠滿庭階，幸邂逅翩翩張緒才。且雙柑斗酒，聽鶯繡谷，輕衫團扇，走馬章臺。消受人間，兩行紅粉，何必悲歌慷慨哉。狂言發，願樊川重起，小宴同陪。」

十一日 喆父出栗香寄書，言所事不諧。此本意中，惟遷延至月餘之久，殊令怏怏。此事成敗本可取決一言，余與栗香曾面言之，而決絕之書特由喆父轉達，栗香亦多事哉。乃定行期，亦云快矣。出訪秋爽、拜石、海城、遠田，均不值，留字為別。到雲巢處，『元押』已成，且甚佳。索書，為作直幅一，又為跋『醉翁亭記』印影。同踐石埭之招，槐南先在座，關根續至。縱筆狂談，甚以為樂。知余將發，都覺黯然。余曰：「後會有時，何須作兒女子態，令人短氣。」交進酒以為快。出示岳綠初女史畫蘭墨蹟索題。女史名筠，吳蘭雪先生側室。香蘇山館有紀事詩『臨川樂元淑鈞青芝山館復詠』三十律，甚佳。玉池得此，甚為寶貴。玉池前有愛姬玉兒，中道不諧，心甚傷之。睹此畫冊，不能不有感於中也。索留別詩，應之曰：「相逢且盡醉，不必言別離。雲龍與海鶴，後會良有時。男子志四方，鬱鬱果何為。因緣若萍梗，聚散無常期。所願各珍重，努力求可知。東海一水隔，風便寄新詞。天涯在咫尺，毋使遠道遺。舉酒語諸子，記取此盟辭。莫漫慨行李，我生慣驅馳。揮毫爭致意，冷卻手中卮。」玉池招歌者冶炯來，雖非盛年，而色藝均佳，且工酬應。聞善畫蘭，口占贈之曰：「驚鴻豐韻寫來難，談笑風生滿座歡。我是江南斷腸客，相逢疑見馬湘蘭。」槐南有贈行詩，次韻曰：「玉池愛客意纏綿，且敞高樓啟別筵。此後晦明應念爾，其中綽約信多仙。人生樂事惟樽酒，我輩柔情化水煙。都有傷心心裏事，重將惆悵說簾前。」玉池夫人芙槎女史製肴絕佳，今日全仿中式，味甚適口。中饋事畢，整衣出見。風度端凝，大方家數。並調絃作慢歌，雖不可解，然宛轉動人。復戲贈玉池曰：「玉池仙福本天生，合奏房中舊曲聲。一事羨君真豁達，儘人平視許飛瓊。」合座粲然。玉池贈素綾梅花，槐南贈新新社集，又以其尊翁魯直觀〔春〕濤小照及所書直幅見贈。余皆有所答，並贈槐南『歷下志遊』。冶炯索名刺，為他年相見之證，亦是可人，慨贈之。珍重而別。返署，竟夜不寐。五疊『沁園春』曰：「坐忍樓中，讀故人詞，舉濁酒杯。正鬢更欲斷，雞籌將逼，雁聲纔過，蛩語連催。滴滴鄉心，星星旅恨，都覺今宵牽動來。歸期誤，算兩邊青眼，終夜長開。揚眉何處庭階，笑白也空耽倚馬才。信貧原非病，名原非福，寧為桃李，奚害輿臺。當日王孫，也曾胯下，肯讓淮陰千古哉。多情甚，只西樓明月，依舊追陪。」

十二日 衾雨 檢衣箱書篋等件。訪秋香談。浴海水池。惕齋來。

十三日 晴 得槐南書，言成齋邀今日會玉川堂麗澤文社，杯酒為別。長岡雲海專恒屋氏來，約晚飲偕樂園。鳳笙送儀三十元來，貸款竟仍不可。固自艱難，然遷延過甚矣。發衣箱二只，書箱二只，網籃一只，先赴橫濱。同子梁談。稻垣衣白索書絹幅，口占贈之曰：「神山小住接高軒，三峽詞流信有源。不向揚雄問奇字，重來我欲習方言。」又書

大小橫直四件。子梁來，同應成齋之招。日人會者：小牧櫻泉、日下寬、小山朝弘、川口嵩、星野恒、淺見省吾、蒲生重章、杉田榮、神子次郎。成齋詢以西京果遊，當為書致彼都人，余可之。小山久聞名，幸相見，惟恨晚耳。索詩，應之曰：「春山堂稿滿天涯，深悔相逢在別時。畢竟汪倫解風雅，尚能倚馬索新詩。」蒲生知余即返，申前請作序，余期以秋間。出『偉人傳』八帙見惠，謝以詩曰：「白日青天樂有餘，英雄事業寄樵漁。歸裝不復嫌蕭瑟，載得東儒萬卷書。」遂辭去。訪花蹊，不值。到偕樂園，恒屋先在座，言雲海適有事，到稍遲，請恕。田邊蓮舟續至。雲海後至，出近稿見示，近體佳句甚多。索詩為別，應之曰：「名園今日啟離筵，幸話三生石上緣。詞客光陰多匆匆，通侯風度自翩翩。憂時別有新亭淚，入世應歌蜀道篇。我已江郎才氣盡，況當揮手更淒然。」蓮舟贈五律，和之曰：「高樓文酒讌，曾聽繞梁歌。今日重燒燭，明朝獨渡河。清閒詩興好，聚散客愁多。來歲春三月，還當會大羅。」散後同子梁浴海水池而返。倚『高陽臺』題綠初畫軸曰：「繡閣停針，瓊箋染翰，箇人生小聰明。寫素心蘭，綠初纖手書名。湘江幾點相思淚，注毫端，滴滴傷心。苦飄零，二百年來，傳到東瀛。周郎才調同徐庾，說玉池仙館，惆悵曾經。圖畫摩挲，惺惺還惜惺惺。金鈴願作司香尉，護花枝，忒煞多情。月尊清，向夜離魂，倩女亭亭。」

十四日 雨 味爽起，修寄後藤、副島、宮島、川田、石川、三島、長岡、永阪諸君告別。秋爽邀明午飲，並觀競馬。栗香交秋樵信，來邀明晚宴，約偕樂園，皆辭之。軼士今日祝二老壽，往賀之。惕齋來，贈印色箋紙等事，並允後日送登舟，誼自可感。訥堂來贈圖書，槐南來送別。前詞已三疊韻，又贈新新社集全帙，余報以小相。去後檢裝。晚赴壽筵，亥正始散。

十五日 晴 辭行，同子梁赴秋爽之招。池端適競馬，遊人甚多。因為時尚早，同訪子鶴話別。回秋爽家，子梁先去。秋爽致書西都友人，並贈詩贈儀。多美又贈捏相小兒，誼並可感。余五疊『沁園春』留別曰：「漫理歸裝，且訪故人，再盡一杯。正馬嘶金勒，長隄遊冶，鐘鳴梵院，斜照歸催。萬斛離愁，今無可說，惟約明春當再來。扁舟去，看茫茫煙水，懷抱應開。些時便遠蘭階，勸珍重千金有用才。念孤身遠適，好依鷗舫，萬言有策，會上燕臺。萬里長風，男兒快事，何必臨歧惜別哉。芑池畔，見玉梅花發，樽酒重陪。」返署，適已黃昏。星使治筵餞別，同人爭勸以酒，不覺沈醉。共鑒堂、逸士、喆父久談，宿鑒堂處。栗香送儀來，作函璧之。

十六日 霰 辨色起行，喆夫、健甫送至車側。惕齋亦來，並言其東姬將送余橫濱，以事不果，贈洋皂四盒，洵有情哉。軼士、少芝同行。辰正車發，抵理事署。屬西村屋運

行李登舟。水三治筵餞別，靜臣復贈火鍋二，殊不敢當。鳳笙續來送，軼、少同策馬車至江干，一揖而別。惕齋冒雨送至舟次，為余諄託舟子妥為照料。余廣交遊，而始終如一者乃在經紀中人，不得不令人感也。午正舟發，倦甚，遂臥。小有風浪，幸可支。天氣亦晴。

十七日 晴 與同舟粵商黃珍連談。舟行甚穩，酉初抵神戶。署中專僕來迓，詢知二客約明日行，嵩岳尚未去。登陸先訪嵩岳，不在。入署，晤乳羔、橘孫、杏南及王子裳，稍話即出。至鼎泰，訪震聲，託為留船紙。因託子裳先帶行李赴滬，余將薄遊西京也。因日昨重野氏來送，並致西都友人書七函，乃動遊念。同杏南訪嵩岳談，乃定同寓。寓樓為金阪屋，主人君香女史向為女彈詞，負豔名，今改業，酬應大佳，嵩岳頗顛倒之，歸期故尚未決也。到諏訪山常盤樓，應子裳之招。同宴者少岩、橘孫、杏南、乳羔，侑者津宇、津多，係自大阪攜來者。津宇為高砂酒樓主，多則其妹，業彈詞，此外則鶴子、三代松、小高、小延、房鶴及此樓主人。先同杏南、二津浴溫泉，回就飲次，亥刻始散。復飲於新屋，蓋二客皆有所眷，擬於是處作撮合山也。大雨踵至，余遂獨返京阪屋，共嵩岳久談就寢。

十八日 大雨 冒雨入署，修家書，託子裳衣箱書箱共計七件。午後雨止，同杏南登舟交訖。又重託舟子名南者，當可無虞。京阪屋起行李到寓，檢視無誤。同嵩岳飯，粵人吳丹池來談。丹池工寫生，久客此間，言大阪片桐正氣號楠齋者工文字，廣交遊，此去西京，可邀作伴。余固久耳其名，丹池再以書先容，當不余遐棄也。晚間晴，乳羔招同嵩岳、震聲宴玉池樓，侑者惟小高未至。又浴溫泉。是夕飲殊多，即返寓宿。

十九日 訪水越成章，不值。入署，託杏南修寄笑生告別，即發。飯後返寓，檢行件。嵩岳招同署中三君及丹池、亦卿飲品香酒樓，番菜甚佳。侑者市鶴，即鑒堂舊好，豐韻甚佳。此外俱舊人及君香姊妹。亥正散。群花送至西村丹池寓，小談各別。

二十日 入署，邀南送至大阪，乳羔允之。回寓起行李，嵩岳送至車側，共杏南登汽車。寧人嚴晚生同行，半時達大阪。聞鳴鶴在此，住紫雲樓，乃往投宿訪之，適他去，晤其徒小林。安置既畢，訪楠齋，不值。留丹池書，並附數語於後。到高砂樓，二津適赴劇場，甚為悵悵。同杏南浴溫泉，晚生來，浴畢同驅車遊市肆。街衢稠密，洵大鎮市。遠山排列，一水灣環，直是江南風景。水面有畫舫一二，酒樓列河干，珠簾迤邐，亭閣參差，彷彿粵之珠江，蘇之閶門，寧之秦淮，甚佳。經道頓堀，皆劇場也。晚生招飲西洋酒樓，果腹後，杏南邀飲高砂。二津尚未返，招於六、阿高、小系來侑。亥初散。杏甚惘惘，以二津終未來，乘車返署又不可遲，遂散。獨返寓所。片桐來，不值。訪鳴鶴，

已醉臥矣。

二十一日 訪楠齋，晤談為快。並允同遊西京，惟今日不能行，屬少俟之。女學校音樂師市川道女士來會，楠齋屬彈月琴數曲，並歌中原小調，亦自可聽。返寓，共鳴鶴談，言數日內將赴長崎等處也。小林索書二直幅，寓主阿房及其妹阿國、弟平三良各索書扇一。其父平川老人來。房、國皆有姿致，且嫻謹，惜不通辭耳。楠齋來談，言今日三時後有招宴者，欲邀余俱往，辭之。倦而假寐，鳴鶴來，始醒。為楠齋跋畫幅，又書舊作贈之。夜間鳴鶴招飲，同會者宮崎鐵幹、服部紫江、座光寺纒號綠天、加島菱洲及女史蓮葉。女史解中原音樂，且風雅。以小冊索題，應之曰：「神仙畢竟數蓬萊，清比芙蕖瘦比梅。解奏伊涼關塞曲，如卿巾幗信多才。」楠齋來，言發程期後日，因小有未了也。余以語言不解，凡事不便，鳴鶴又言此間多盜。既楠齋許同行，只得稍候矣。

二十二日 薄晴 同鳴鶴訪楠齋，久談。偕訪藤澤南嶽，久話。南嶽講學於家，主性理之說。贈所著『修身新語』，語皆有道。曾撰『日本通史』，體仿紫陽。留飲。其子元字士亨，十四齡，解漢文，出行酒。飲酣，賦贈七絕曰：「濂洛關閩道本同，末流好障百川東。知君自有迴瀾手，都在修身新語中。」出，訪五十川初堂，出所著『竹雨山房文集』見示，學韓、歐而有得者。聞致力於此將四十年，本朝文最好侯、汪諸家，無怪其藝之精也。有『西京五家文序』，情真語摯，知其誼篤友生矣。出肴留飲，飲畢，楠齋、鳴鶴作畫，屬余題。應之曰：「惟竹有節，惟蘭有心。用定石交，異苔同岑。」又曰：「嶙嶙怪石，鬱鬱長松，本色富貴，君子之風。」又曰：「修竹生園林，自具干霄勢。雨晦與風瀟，時有高人至。」又賦七絕贈之曰：「昌黎不作廬陵逝，七百年來復見君。他日浪華重過訪，好同載酒細論文。」各散。返寓，為女侍春菊、高岩各書扇一，小林又丐書直幅一，倦甚，遂寢。七百句改作東海遙遙云云。

二十三日 楠齋來函，言忽有事，不克偕行。遂檢行李，獨赴西京。別鳴鶴，渠復為致書俵屋，誼可感也。逆旅主平川氏索書，應之。同舍生松平氏者介平川求余書，亦應之，贈西洋果食一匣。已正就道，平川送至車側，坐上等位。午初發車，雨大至，凡停車者五。沿途麥隴均已成熟，民居直似江南。左旁岡阜高下不一。過殉國十七士處。

午正二刻抵西京，巡役來為肩行李。出俵屋書示之，為覓挽車，照料而後去。如此，獨行亦復何慮。里許達駄屋町姊小路俵屋旅宿，出杏南、鳴鶴書致之。逆旅主岡崎和助字白峯者，頗好風雅，且略解漢文，可談也。住十六號房，臨街。餐後乘車訪江馬天江，遠遊不值，留書而去。過谷如意家，新病未愈，略道一二，醫者前田松閣來會。出，至神山鳳陽家，登樓久話。偕訪西尾鹿峰，縱筆狂談，累數十紙。其子西尾善太郎通中語、

漢文，留讀於東都，曾一見之於玉川堂者。鹿峰留飲，肴饌甚佳。席間言及此間文墨恐不盛行。余志在遊，興盡即返，此事不甚關心也。知湖山老人來此，同寓俵屋，歸當訪之。戊正返，詢湖翁，未得報。日間修寄杏南。

二十四日 早間雨即止。鹿峰過談，邀同過鳩居堂。堂主為熊谷直行，字古香，去東都未返。其家世本以製香名，近則鬻及骨董書畫、筆墨文玩等件。收藏之富，冠於兩都。主管林卯兵衛字雨坪者出應客，並以所藏書畫略示一二，皆非絕佳者。又出『鳩居堂記』見示，則名人賴氏山陽所撰，甚佳。賴氏世工文章，山陽子支峰跋其後，亦能不替家學者。書幅贈鹿峰，各散。

返寓，湖老來談，共幸奇遇。以所著『賜硯樓集』、所選『三體詩集』見示。餐後乘車訪石津灌園，不值。過本願寺，訪菊池秀言僧，交秋爽書。菊池曾入中原，解中語，應對殊便。導遊枳穀殿，園亭殊美。聞前為關白豐太公舊殿，故地勢甚為宏敞云。菊池言本願寺四罹火厄，今鳩工重修，需費甚巨，因同至工所縱覽。殿凡三層，木料甚堅，且質甚巨。匠人約千數，土木之聲隆隆，然需兩易寒暑方可竣事。正殿之右有偏殿舊址，規制較小，一時未及兼修。其左則群房，即菊池等所居。繚曲往復，約百數十間，皆舊時所有也。出，訪宇田測海，不值。路甚遠，直是鄉居。四圍皆田舍，農勤於野，正刈麥時也。回經賴支峰家，適將出行，晤於門首，忽忽投刺而別。此老喃喃，都不可解。大約言有他約，不克迎賓耳。

驅車市肆，繁盛遠遜東都，而樸實過之，尤有古意。所過寺院甚多，規制皆中式，民居亦然。返寓，白峯邀談。出示王冶梅『石譜』及所藏小卷二，又以詩冊屬題。已應之，緩當屬稿。得杏南復書，船紙已鬻去，甚妙。又得小林書。灌園來答，久談，屬為書扇，並以一筆見惠。夜閱『賜硯樓集』。西尾名為忠，宇田名淵，谷名鐵臣，賴名復，江馬名欽，神山名恒，石津名發三郎，皆重野氏以書為介者。

二十五日 晴 書幅贈灌園、鳳陽、古香、白峯，又書單款者四幅，鹿峰所屬。並為灌園書扇。灌園清晨以書來，寄文稿數篇，屬加評。又贈『近世名醫傳』，浪華松尾耕三字子深者所著，喆父曾為序之。鹿峰來，傳宇田謝意，並言新得家書，其子患病東都甚危，心緒甚惡，不克晤談，其情急可知矣。共鹿峰談二時許，頗樂，論文與余見亦合。湖山來會，並攜其友小川泰字果齋者過訪。小川本願寺僧，好為詩，見余作於新新社中，故求見，並邀過其家，在御幸街姊小路南也。

餐後白峯導遊如意山，下即東山。先過加賀神祠，夾道杉松，濃陰如畫。道甚濕，似新雨。里許之內，陰晴各判，誠山中之常事。祠禁遊人坐茗亭小憩。行田畦間，流水

一渠，則如意山泉。渡短橋進行，入銀閣寺，置符而後進，雜僧導遊各處。每房陳舊器，皆義政公之手澤。此寺創之義政公，及今殆四百五十餘年。每經一座落，或木石，或書畫，或古玩，僧則朗朗唱其由來，或告以名。然余固不解，唯唯而已。經永觀堂、南禪寺等處，達知恩院，規制最敞，且精潔整肅，亦置符而後進。導者由迴廊行，每起步，地板琤琤作聲，聲且不一。所經諸座落，壁皆懸古畫或舊屏風，中為德川氏神位，四壁皆繪白鶴，各不相類。旁有御座，則國王遊幸小憩處及王后憩處。循覽一周，畫棟雕梁，窮極工巧，想見當年富盛景象。依山為園，尤得勝景。迤南至大佛堂，佛木質，僅及肩，然已高數丈，前有巨鐘。前行不數武則豐國神社，豐公曾討韓平之，土人甚頌其功云。由疏林行，造三十三間堂。供羅漢，每間約數十尊，惟面目裝束均不甚殊，不知何所別也。驅車返，沿途山色撲人眉宇，甚為快意。此間山峰平遠韶秀，與吾滁略相似，睹之頗觸鄉心，恨不飛達醉翁、豐樂兩亭中，淨謝塵事也。薄暮，雷雨大作，至夜始息。閱【賜硯樓集】。

二十六日 次湖山自壽詩韻贈之曰：「王郎斫地聲悲壯，歌哭無端任俗嗤。詩酒風流聊作達，江河日下更何之。草堂賜硯傳殊寵，茅店孤鐙遇故知。好向東山理絲竹，濟時令子雅能為。百日蓬萊儘討幽，近來踪跡等萍浮。信陵醇酒原澆恨，小杜青樓實寫憂。不作罪言耽綺語，肯因客感誤清遊。明朝揮手乘風去，濯足還當萬里流。」白峯來，邀過其叔母招月園談。女史名松翠，年三十餘，因病廢足，不良於行。嗜中原音樂，凡絲竹之器罔不備，藉以自娛。以笛匣屬題，為銘之曰：「湘管鳴秋，其音清越。長夜一聲，關山月白。」

湖山又贈所著詩，則經俞曲園師及陳君曼壽所選者，佳作殊多。餐後白峯導遊北野神社，庭宇宏森，兩旁塔鐙約數百具。中有小野英棟筆塚，露電散人為之記。則小野本業賈，好放生。嘗寫經萬餘通，退筆如山，因瘞之此。入門，就殿外瞻仰，四圍皆懸明鏡，其中供北野神，即菅公也。殿門外有菅家詩，則齊泰橋梓之作，隙地補以畫梅，亦菅氏子筆。夾道樹木陰翳蔽日，西則平野神社。迤北行，過小橋，溪水潺潺，修竹叢篁交映，兩岸景致殊幽。四周則平隰農家子，耕者、刈者、插秧針者，其勤可嘉。造鹿苑寺，通謂之金閣寺，亦置符而後入。雜僧先導遊園林，憩水閣，面鏡湖，右旁有小樹，曰漱清之所。登樓則潮音洞，再上則究竟頂，有足利三代將軍義滿公相。憑欄而望，胸際悠然，右邊則絹笠山，若屏幃然。下樓遍遊山徑，觀安民瀑，雖非巨者，然清澈為甚。下流蓄於鏡湖，產蕪菜，魚鼈游泳頗自適。出園，入寺，憩茗室，設西洋桌椅。又一僧導入內，壁皆懸古書畫及舊屏風，如銀閣、知恩等處。並有東坡墨蹟，殊可寶貴。未及

一間，禁不許入。就簾隙窺之，陳設彝鼎，甚為莊嚴。中設繡茵，詢之，則後水尾帝玉座之蹟也。過舫亭，虬松一株列亭外，蟠其枝幹，則成舟形。中幹高聳，略似張帆，朝鮮金海峯榜之曰陸舟。邀坐堂中，進果食及苦茗，若星岡茶寮。茗畢，驅車自山徑行。道旁所經廟院殊多，並有德川氏家廟，皆未及入。數里許，達嵐山，憩郭公亭。亭面山，下為桂川，水勢甚急。滿山楓樹，秋後色紅如染，春間櫻花盛開時絕佳。余在東都耳其名，過大阪，鳴鶴復為之言，所見幸逮所聞也。白峯命酒共酌，興頗酣。次壁間巖谷誠卿韻，書巨幅贈亭主曰：「嵐山高峻桂川流，勝境何曾負此遊。願向郭公亭上住，待肩楓葉到深秋。」亭主又以嵐山畫冊求題，走筆應之曰：「滿山綠樹一峯青，領取嵐光到水亭。歸向親朋誇眼福，蓬萊深處我曾經。」有松尾太市郎者，曾為吏，偕諸農夫醉飲於此，譁然自樂。見余書，則醉態俱斂，殷勤執筆硯之役。松尾欲得余書，以將暮，辭以異日，遂驅車行。白峯言此間螢火殊繁，遊人多宿此者。余曰：「觀螢不如觀月，倘非即歸國，當偕俊侶攜妙姬納涼於此亭，吹鐵笛以邀月，把盞更酌，作一月留也。」歸途不經舊路，路甚平。是日薄雲掩日，好風吹衣。目睹嵐光，耳聽流水，四圍村落，掩映成圖，幾忘身之在異域也。返寓約十五六里，及戌初始達。餐畢松翠招過談，則與諸女伴合理絲絃，宛轉抑揚，如聽吳下女郎互撥琵琶，惜無曼歌聲，因之歸心更覺怲怲。松翠女弟子某年僅二十一，頗白皙，有姿致，亦跛一足，與其師同病。學琵琶已有成，頗為惜之。

二十七日 晴 小川果齋過談，並贈余詩幅，以小冊二索題。『題雪山詩』曰：「疏林寂寂雪漫漫，重疊峯巒實巨觀。詩思灑橋驢背上，有人得句壓吟鞍。」『畫鵝』曰：「素羽翩跹似鶴翎，幾聲清籟滿沙汀。倘然叫醒羲之夢，又換黃庭一卷經。」又次其見贈韻曰：「閒思舊句正低哦，又枉高軒快若何。海外論詩知有幾，塵中覓靜讓君多。溪山入眼都成畫，絲竹陶情合放歌。花事已闌好歸去，扶桑曉日射鯨波。」湖老贈字幅二，又為余書扇，俱佳。余亦作一幅報之。灌園來，久談。以『申報』中所不可解者見質，則皆市俗之談也，其留心也可知。天氣甚炎，近日不出。寓主為余遷清涼室，大妙。為灌園評文四篇。夜閱湖山所選『三體詩』，皆其邦名宿之作，亦多佳者。

二十八日 得嵩岳信，詢歸期。渠欲五日內行，余遊興已闌，同舟返國，甚屬快事，即函復之。果齋來邀過其家小坐，同遊鴨溪。溪納諸山之水，河面甚寬，近甚乾涸，近兩岸則涓涓成渠。溪長十數里，中跨長虹者數處。兩岸皆酒樓、旅居及歌妓家，不減秦淮風致也。北岸尤佳，以面山故。果齋邀飲磯邊氏之呼月樓，登高望遠，嵐翠撲人。聞此間為支峰、天江、鳳陽諸名流會飲論文之所，壁間書畫皆佳。亭主設席樓下，便於臨水。為果齋評詩數首。歌伎鶴松、舞妓玉尾來奏藝，妝束不及東都，而酬應殊過之。玉尾年

釋，以事先去。松雖未盛年，而藝殊精，殷勤侑酒，終席不去。求書扇，賦贈之曰：「舞袖歌衫度此生，當筵含淚發新聲。樽前莫訴飄零苦，我尚天涯賦遠征。」果齋豪於飲，狂於詩，且耽於色。自云是親鸞聖宗，食肉飲酒，蓄妻子，談風月，均無戒忌，亦大黑天中人也。又招雛鶴、絲菊二伎來侑，均有殊色，而伺應周至、款款依人，則遠過東都十倍。登樓重飲，醉甚。假寐時許，比醒，則鶴調苦茗跪侍於右。頗感之，贈以七律曰：「高樓款款理新妝，一枕遊仙入夢鄉。紅豆自應寄南國，美人畢竟在西方。揮豪為進蝦鬚紙，繞袖微聞雞舌香。好與元龍分豔事，也曾名刺帖胸藏。」余友陳君瑤拙贈浪華某校書詩有曰：「一事勝於封萬戶，狂奴名刺帖胸藏。」今鶴姬索余名刺，故未及之，並以示吾瑤拙也。亭主請書，為書挹翠二字，又索書扇二，書橫幅一，賦詩曰：「鴨溪溪畔疊高樓，買醉曾經數酒籌。此地宜風更宜月，會騎黃鶴再來遊。」老歌伎字儂亦來會，奏藝圓轉自如，殷殷索詩，亦應之曰：「司馬青衫濕數行，鴨溪波漲似潯陽。相逢與爾談天寶，淪落人間各斷腸。」時已向暮，滿山樓閣燈若繁星，隔河望之，尤有遠致。果齋復同飲酒肆，余不勝酒力，先返。西尾來，不值，贈煙草磁盃。鳳陽贈扇二。湖山移居他處，來訪不值。

二十九晦日 雨 鹿峯、湖山先後來送，其意殷殷可感也。白峯贈磁杯布巾，來談。余檢裝，書幅贈果齋。午後二時發程，白峯送登汽車。風雨，行人去來無異，亦一奇也。坐上房，闕其無人。過大阪，有西客，一東婦攜子並僕同車。婦藤田氏，其子德次郎甫四齡，韶秀可愛，其夫傳三郎居大阪高麗橋一丁目，為礦商，頗富于資。僕為安井虎三，傳主母命，與余筆談以遣寂寞。五時三十分抵神戶，仍住原寓。嵩岳、杏南、君香同觀劇於楠公廟前。余沐髮，晚餐後乘車訪之，相見大快。丹池亦來會。所演劇一為某客惑於青樓，與某妓甚篤，錫以其貧供閉門羹，且匿其寶刀，以憤誤殺數人。數人者，皆薄待某客，且欲制之死地者，其被害也宜矣。又一折為藩邸家老逼奸，僕婦不從，格殺之，投諸盪井，鬼後為厲以報之。時宴，未終曲，杏先去，余等亦各散。

五月一日 晴 檢留存各件，訪丹池談。獻卿來邀同飲同興樓，嵩續至。散後余入署訪乳羔、杏南談。于君續臣自鄉間返，久談。杏南同出遊，菊孫自其樓招余等，遂訪之。其東姬鹿有殊色，而酬應尤工。啜荷蘭水而別。同杏南浴姥口礦泉，畢，車夫導訪布引，甚佳。余獨登山半閱瀑布，不及下者之佳。杏南坐水閣上候余，意氣休暇，余則以登山故頗倦也。回車至鼎泰訪震聲，已去東都，晤小春談。回寓，同杏南飯。飯後同訪晚生，偕遊市肆。飲山秀支店，侑者新富、若里、朝鶴、富子。子刻散，即返。續臣來答，未晤。

二日 為丹池題畫幅，又為鄭雪濤跋胡鐵梅所畫佛手柑小幀，並繫以詩曰：「我佛如來

世所尊，曾經隻手挽乾坤。道人彩筆留鴻爪，寫與新圖證宿根。」出浴別室，甚暢。返寓，修寄成齋、槐南、秋爽、栗香，發江戶信，檢裝。同嵩、丹遊市肆，茗楠公廟。甚熱，即返。是晚香山鮑子卿設讌京阪屋，招同乳羔、續臣、橘孫、杏南、嵩岳、丹池及其師黃詮臣、弟獻卿共飲。客陸續至，就席坐，供粵肴，甚佳。侑者鶴子、三代松、小高、阿福、小政、小玖、若里、市子、富子，舞者雛伎二。飲半，乳、橘去應英署茶會，時許復返。洗盞更酌，盡歡而散，時已丑正矣。

三日 雨 薩摩丸舟小而顛，乳羔諸君子雅意款留度重五佳節，君香亦甚戀嵩岳，遂定計下次行。餐後將入署，途遇杏南，折至鼎泰小坐。同浴諏訪山礦泉畢，冒雨至署，久談。嵩、丹續來，乳羔留飯，並飲。飲畢同出，將飲山秀，不成，橘孫邀至新屋，侑飲者歌子、若吉、房鶴、市子，乳、杏自劇場回，松鶴、小高、小政偕之來，丑初各散。新屋少主人甚佳，其名則阿光云。

四日 晴 同嵩岳浴別室畢，餐後假寐。杏南來函，邀入署談，則鼎泰友鶴臣索余書扇也。晚餐後，杏偕同人飲山秀，侑者餘八、重松、廣助、二隴、小政、房鶴、三代松、若里、富子。子正散。

五日 雨 杏南來久談。去後余同嵩岳浴蒲湯。海外雖已改曆，然佳節終未能忘也。蒲劍、艾人依然門首，客中睹此，鄉思怲怲。賦五律曰：「海外逢重五，忽忽惜白駒。此身若萍梗，觸目況菖蒲。佳節曾無異，方言竟各殊。故人慰羈旅，風雨進屠蘇。」杏南復來，邀同訪橘孫，晤談為快。東姬出花影見示，亦有佳者。酉正入署，踐乳羔之招。先就坐硯池房，橘姬煮茗餉客。滿座寂然，自滌器量水，攪茶進杯，每成一碗，約分時許。行不由徑，喘不聞聲，耳目俱停，心神並適。平矜釋躁，此法殊佳。橘姬學此逾月，已有成，甚矣其敏也。乳羔開筵聚飲，肴饌絕妙。侑者三代松、房鶴、小政、若里、阿福，新見者三代吉，盛年雖過，而風致甚佳。阿光亦同座。余與橘孫、續臣拇戰沈醉。子正始散，冒雨返。今日嵩岳未至，余亦辭獻卿之招，皆以時促，不能兼顧。

六日 衾 橘孫昨為其姬人索余詩，因成三絕，書扇贈之曰：「娟娟明月是前身，秋水橫波不染塵。嫁得徐陵好夫婿，玉臺清詠要翻新。」「自汲清泉自煮茶，湘簾香裊寂無譁。幽閒合有深閨氣，陋煞尋常姊妹花。」「我見猶憐況老奴，冰肌玉骨滑于酥。檀郎頗似相如渴，笑向文君索酒壺。」橘孫豪於飲，故並及之。入署，同人均不值。乳羔長郎索書橫幅一件，即返。同嵩、丹、獻卿兩訪粵女阿金，不見。夜飲同興樓而回。

七日 晴 入署，少芝來自東京，相見為快。同車遊湊川市肆。今日橘孫、杏南、續臣公餞於諏訪山之西常盤樓，侑酒者皆熟伎，新識則若八重，為神山百花之冠，畫寫意人

物頗有致。屬為書，錄贈松鶴詩應之。先浴溫泉，甚快。就坐鬥酒，不覺大醉。子刻各散。

八日 少芝、杏南來，余尚未起。去後沐髮畢，到署，則少芝已登舟，且即開行。此次回滬，尚可一見也。回寓，乳羔諸君來，言續臣新奉電咨，唐莪生中丞調往滇南開辦銅礦。前已有所聞，今奉電，當即行。乳羔屬其宴客，復飲於常盤樓，侑者如故。若八重未入席先去，其冗可知。亥正散。

九日 入署，為乳羔書橫幅，並題影相。飯後同杏南到鼎泰易洋，為小春書團扇壹。返寓檢裝，乳贈野雞菖印色，杏贈籐席，小春贈珊瑚箸，雪濤贈儀。今晚乳羔飲錢於署中，梁健甫自東京來收銅，共飲為快。亥正散。杏來話別，同飲於興田樓。杏先去，余醉不可支。侍兒小雛頗周旋，余比醒，已天明矣。

十日 清晨返寓。浴後檢裝，先飭嵩僕運付東京丸，余獨入署。署僕索書摺扇數柄。同健甫、橘孫、杏南浴諷訪山，返署話別。四時別小春，至江干，乳羔諸君欲送登舟，苦辭始止。杏南獨送，情誼可感。及舟，則嵩、丹已先在，君香亦來送，獻卿昆仲贈儀並茶葉。長崎西譯樊聲甫丁憂去粵，振之往代，亦同舟行。杏等去後，六時展輪。

十一日 風甚和 舟行大適，閱『偉人傳』三編。

十二日 衾雨 味爽泊長崎，餐後登陸。入署，晤伯昂、子貞，幼嵐續至，振之已早登岸矣。聞鳴鶴在此，且約同遊數日。伯昂亦留住七日。歸心甚急，皆未應之。同子貞訪鳴鶴，晤談為快，出葡萄勸飲，告別而回。伯昂邀同嵩、丹、振之飲松柏樓，供西肴，甚佳。散後獨浴，經市肆返署。伯昂屬幼嵐留余，且邀飲東酒肆。余恐再滯，遂不辭而行。同嵩、丹回舟，八時開行。

十三日 晴 風浪全無，甚為快意。復閱『偉人傳』三編。

十四日 午正安抵上海。別同人返寓，闔家均好。泉兄無差，明兄失館，均在家中。叔岳醫目僑住我家，翔弟亦在此，已數月矣。多年不見，頃晤為快。惟叔岳雙目一無所見，為恨恨耳。得壽平過滬信，詢汪君啟臣之款。無力籌還，殊愧好友。又得外父書，仍無位置，殊可太息。諸兄言望江夫子放河南巡撫，甚慰遠念。師入都半載始行得地，大約履新當在秋初也。德法使者放洪閣學文卿，而以李觀察免林代日本徐使君。日本未滿期，不知有無他故。俟明日過簡亭謝君處，當詢其詳。

十五日 早起訪嘉生于其新居，並謁太夫人。新自江鄉來滬，久談近狀。飯後去，晤少芝於途。住泰昌棧，並晤馬晚農、秦哲明。別去，獨訪簡亭於文報局，交乳羔、杏南信件。詢易使事，已確，惟亦不知其詳耳。出訪嵩岳晤談。過紫詮，交楊齋信件，不值。

到萬花樓，晤少嵐，交幼嵐家信。少嵐亦將入都，並約同行，亦佳。散後將返，途遇少芝及楊君硯池，邀同過陸月舫、朱繡琴兩家小坐。硯池邀飲益慶樓，余過北益泰，晤嘉生談，始去益慶，則同人已飛箋召花，並邀巧君矣。飲興殊豪。散後過巧居陸樓小坐而返。此次本欲杜門，因少芝過此，不得不陪也。

十六日 修謝徐使君，並寄哲甫、軼士、鑿堂、星垣、志梁、健甫、訪仲、鳳笙、卓人、子銘、荷生、振甫、惕齋、水三、靜臣、寶森、乳羔、橘孫、杏南、續臣、健父、小春、子卿、獻卿、伯昂、幼嵐、子貞，竟夜始畢。

十七日 到少芝處晤談，同訪簡亭。發東信，出訪晚農談，同茗萬華樓。少嵐、鴻卿、伯英均在座，散後同訪嵩岳，不值。過陸樓巧居小坐。在月舫處晤紫詮、季方，晤談甚暢。嵩岳招飲謝素雲家，未赴，因少芝招同人飲復新園也。同坐為嚴少岩，詢子裳，已返浙矣。簡亭、晚農並在坐。散後經巧居一轉而返。

十八日 諸兄將遷居，屬余自為謀。余商之家人，只得徙之吳門，函託外父代尋住房，即發蘇信。有此轉折，又添費用。諸兄不諒，無如何也。出訪靜波，不遇。到嘉生處久談，同茗北益泰。翔生來，余先去。過陸樓，詢少芝，不見。到嵩岳之周樓，云改宴徐園。天氣驟涼，遂返，共叔岳久談。

十九日 函寄靜波，並贈縐布，修賀望江。又稟嘉定兩師，並復壽平。發都門信，到北益泰候靜波，久不至。函邀嘉生，亦不來。幸遇劍盟，至晚始散。過陸樓，知嵩岳邀同少芝宴琴娥家，應之。室小人多，氣味殊惡。忽患痧症，強候終席而去。到陸樓服痧藥，稍愈。少芝言嵩岳昨醉，幾與晚農揮拳，狂飲半夜而別。此公無理取鬧，余甚畏之。因其兄假資斧，不得不免為周旋。寒生求人，其苦如此。同少芝過巧居及姚如蘭家稍坐，各散。

二十日 天時悶熱，身子不爽。靜波、鴻卿先後過談，強應之。服青鹿茶、六一散，稍愈。

二十一日 往送少芝，不值。訪晚農談，託代道意。悶熱已極，頭甚昏。訪次山，請診治，云濕熱夾暑，服藥散之。訪嵩岳，不值。到北益泰，嘉生適來，甚快。靜波亦至，談至薄暮。靜波邀飲，卻之。返寓服藥，共叔岳久談。因其明日將北遷也。

二十二日 叔岳遷居，因疲未送。

二十三日 連日酷暑，大不可耐。嫂氏介泉兄與余言不願住吳門，欲獨假居於其舅氏家，且索資贖衣飾，是誠心肝全無矣。前發吳書，曾與熟商，允可而後行。余若專為妻孥，則外家可住，何必尋房？允之而復悔之，此其慣技。然不願同居，心殊不可測。余千辛

萬苦，顧此大義。種種作梗，是有意與余為難也。呼天太息，呼兄太息，何皆不之應耶！得外父書，已為看得其巷房，幸尚未定耳。諸兄言移居須過夏，且候余，至秋間再定。檢裝至夜。

二十四日 到靜波處，閱所藏碑板，均不佳。出，尋嵩岳，已遷永源棧，踪跡幸晤。詢所允款，言須期四旬匯至都門，即不失信，已屬鞭長莫及。若再食言，則更不可設想。出訪少嵐，言須月初成行，余不可及候也。到叔岳新居久談。過嘉生作別，允稍濟家用，即行。途遇鶴儔，來自揚州，同茗同芳茶居。詢鷗侶，亦尚賦閑。友朋同窘，可歎也。余以身子不爽先行，過招商局，詢保大，須月底行。今日海宴開到，船聞尚有房，即返家中檢裝。悲從中來，不覺失聲。滬暑長征，已屬苦事。加以行者居者在在籌資，家人且又不諒，告貸又竟無門。此行機遇，更不知其何若。一念及之，心如箭刺。屬吳僕先運行李下船，與家人計去後家務。書告外父，又寄嵩岳、鶴儔作別，並寄吉人，議押租事。晚餐後到船，住五號房。到錦園洗浴，浴畢返船，訪帳房陸雨生、凌少遺談。少遺之父名霄，余同字，久飲書名矣。吳僕言有蔡君同舟，曾來詢余。往見，則溪孫也。執手大快，真相逢意外也。並言胡莘、田煥文、徐仲虎皆同舟。天憐孤客，來此良朋，幸哉！溪孫新應津水師營鄭君聘，挾彩筆赴蓮花幕也。吳僕去，使歸語家人，知有伴侶。

二十五日 卯正開行，出口稍涼。與同人談，並晤煥文兄璧臣齋副，又晤桂觀察蕪亭，久仰其名，今幸同舟。觀察鬻然可親，無貴官習，洵僅見者。溪孫索閱【東遊日記】，出示之。

二十六日 涼爽適人，風浪全妥。夜十一時，抵煙台，泊。

二十七日 早七時行，同人詢扶桑事，略舉所知言之。夜十二時，抵大沽口外，泊，撥貸。

二十八日 早十二時漲潮，行。入口，狂風大起，兩岸飛沙，幾無所見。倘在洋面，苦可知矣。大雨傾至，舟邊積水胸已三寸。稍見兩岸，則高粱〔梁〕出土及丈，且水旁有蘆葉，道上樹亦有秣衾，較前數年赤地百里者相去天淵。聞新城自辦屯田，惰農見之，漸有媿心，始相率盡力於南畝，今則果有起色。信哉勤有功，天下事皆可如是觀也。酉初，泊碼頭。先偕溪孫登陸，到佛照樓，植生、玉峰、遜臣相見為快。余往返皆主是處，去年住且百數十日，故其上下皆與余熟。定房後，屬棧夥登海宴，向茶房小張起行李。張常州人，伺應周至，尤殷勤余，同人皆羨之。或亦天憐孤客，使所遇皆如意耶！住西一號，與溪孫同房。同人皆住是棧，往返過談以為樂。夜復大雨，同人浴新園，招秋樵，不至。

寵九來，言其全眷皆至。則以新近納寵，有漏消息於滬上者，故問罪之師自天而至，使其猝不及防也。寵九以積累之身，處萬難之際，又加以河東之懼，而作此放檢之行，殊不知其何取也。往年別時曾力勸之，不納余策，致有今日。伯恭忽來函，言已登豐順南歸，邀往一別。登舟訪之，並晤其弟仲高、吳同年可園。可園得省江西，將即赴省，愧對多矣。伯恭住都城已十閱月，謀他機遇皆不得，廢然而去。余見之，更切畏心。今日求人難，不止於登天矣。珍重而別。返寓，共溪孫、遜臣久談。兩大止，遂睡。

二十九日 竹君來談，去後訪秋樵，久道別況。馬觀察眉叔至，稍話。余先行回寓，檢送啟臣雜件，驅車過其家，不值。就書局訪之，晤談為快。道及前款無力籌還，大為愧對。承其熱腸，言可稍緩。如此好友，真令人感。且言壽平過此，已為余縷言苦況，且言某一時即不能還，我當為設法代償此款。壽平之與余，雖同懷且不能及，此語實出肺腑。然余亦決不願累此良朋，俟有可圖，當首先了此百金也。聞望江師有日內起節之說，在此候恐不敬，且必冗，難竭所欲言。啟臣亦以鼓櫂往迎為是，且薦其馮僕來供奔走，誠可謂周至。返寓，聞同舟孫六皆孝廉叔謙來訪，欲邀同行，即往答之。渠欲遵陸，余恐與望江相左，決計買舟前迎矣。訪寵九家，不值。到報館，晤。並晤金聲諸君子，小坐而回。秋樵來久談，亦以余往迎為是，意乃大決。煥文、竹林邀飲，竹君邀飲，皆未赴。馮僕來，交啟臣函，屬余行止自酌，蓋恐望江即來，然余意已決矣。

三十日 僕來檢裝，秋樵來送。辭溪孫、煥文諸同人，登舟。舟子張姓。午初發程，住下浦口。早間發海上信，由海宴帶去。

六月一日 晴 曉行，過午大雨，時許始止。復行，泊蔡村。

二日 辨色即行，泊香河。大雨適至，幸即止。

三日 風利行速，泊蕭神廟上灣。夜雨。

四日 清晨起，已抵通州。車來議價，即成。主僕分乘一輛，遂發，由石地行。因昨夜雨，土道泥濘也。尖定福莊，未正由紫雲寺迤南行，入東便門。行及打磨廠，大雨，無可避。冒雨至安徽館，晤壽平、萊山，望江師適他出。詢館寓，已無隙地，行期則尚未定也。復驅車至幼叔宅，相見為快。卸行李畢，薙髮，飯後驅車賀望江師，侍談時許，允俟晤合肥，再為諄託。並晤和齋及王魯舟。亥初返，倦極，早睡。前寄嘉定稟函尚未送去，明日且緩謁之。

五日 到館共同人久談。晤岑雲階、金慈生、崔春江。朱同年梅溪來，久談。新館嵩師家，課女公子讀。詢師起居甚適，可慰。散後獨步市肆，途遇齊梅孫，尚未出都，亦一奇也。過佩文小憩，驅車返，檢致送各件。

六日 清晨起，車來即行。訪潤甫、次亮、子言，均不晤。入城，至嘉定師宅，宴客未見。過松館訪揖甫，未晤。詢梓生，現館周生霖閣學家。至嵩宅，師甫散值，屬過書房，共梅溪久談。留飯，飯後師出，久坐，道別後事，具達來意。蒙允先商於德俄使者，誼自可感。散後同梅溪訪仲純談，驅車至錫宅，師尚未返。車須出城，留刺而去。經燒酒胡同，訪梓生，執手為快。言久病，至今尚未全愈。道及德事，言已定人，芝房得參贊，又調志梁充隨員，可羨可快。出城，過皖館，久談，並晤潤甫，同散。

七日 曉起謁嘉定師，言德事已遲，且姑與之言，屬謁廖師。出訪叔芾、伯雲、星署，稍坐即行。訪芝房、藥階，不值。到梓生處小憩，回經錫宸臣處，不晤。晤承小邨，即返。餐後煦初來，同訪潤甫，並晤韋篤臣，益三同年之宗人也。先散，經子言家，不值。晤其兄迪甫，立談而去。訪陳亮伯，晤，即返。修家書，並寄啟臣，由胡萬昌寄。下午具衣冠並贊謁廖師，未晤，即返。晚間潤甫、煦初過談，甚暢。早起子言來答。

八日 壽平過談。閱時報，驚聞保大船行及榮城洋面，遇霧觸礁，船身皆沒於水，舟中人皆由舢板得生。慶筮遇此，亦險矣哉！余在滬本候此船，因須月底始行，急不可待，由海宴北發，幸免此厄，豈非天佑乎！今聞此心猶跳不止也。午後雨。

九日 晴 謁廖師，不值。經莖秋家，未起。訪柚岑晤談。新考得出洋遊歷，差可慰也。出，訪伯謙，並賀浩丈，均不值。到館侍望江師久談，留飯。飯後交銜條，蒙允為說項。共壽平、煦初、萊山久話。午後入城，經梓生處，坐甚久。知孟遴仍館爽秋家，巽倩考得部書，可謂能出奇兵者。出，訪梅溪談。謁地丈，訪階生，均不值。訪恒君、月舫晤談，新守制，未釋服也。謁錫師，幸見，久道日本近狀，交銜紙，允為謀日本事，德俄則萬不可及矣。天暮即退，行未久，大雨適至。出城回寓，已過戌初。聞朗軒到津，適與保大之險，現又因驚成病。此君為嚴氏昆仲最誠實而長厚者，何風波之多也。余非早行，必與結伴，結伴則不免此難。倖哉！倦極早睡。

十日 曉起，車初來，擬謁廖師，因雨中止。修家書，並寄嘉生、嵩岳，發第三號書。閱報，知李免林星使電請病假，計到都尚需時也。幼叔言先君當日課讀於周莊，輓其堂兄淇錄聯曰：「天時人事相催，七載琴書同歲月。寒食清明過了，一枝桃李謝春風。」用亟錄之，以補先集之闕。閱盱眙王約甫先生效成『伊蒿室文集』，紀吾邑令韓理堂先生遺政。先生名夢周，濰縣人。余辛巳壬午在山左，曾於『濰縣志』見先生事實，已綴筆記中。今見此所紀善政不少異，真循吏哉！筱邨來答。下午晴，仰金星不見，或係訛傳耳。十一日 得梅孫信，邀午後過談，乘車應之。久話，知以書畫尚未得主，未克成行。同飲福源居，經山海小坐而返。

十二日 謁廖師，晤談。到館小坐，知望江明早行，當送之津。入城謁嘉定，久談，言己為託福相國師，屬即往謁。到書房飯，共伯雲談，飯後同星署久話。出，謁福師，未晤。到嵩師家晤談，言當為託曾劼侯，是皆可感。經梓生處小坐，出經皖館，均不值，遂返。秉燭檢裝，修寄五姊，又寄允祖，託幼叔附家報去。

夢梅華館日記第二十二号

來安孫點君異甫

光緒十三年六月十三日 晴 駕車到館，望江尚未起行，久談。巳刻就道，出東便門，共萊山、煦初、壽平及婺源王鷺舟、景州王介臣登舟，倒閘行。都人士女每於夏日結伴放舟，徜徉二閘，即是處也。行經惠濟閘，大雨適至，過官房避之，雨止復行。酉初抵通州，師已久至矣。侍談過亥，共煦初等同舟。

十四日 侵曉大雨，舟不能行。及午晴，過舟侍談。順流即發，舟行甚速。閱師所藏王石穀手卷，甚佳。薄暮，合肥相國以大舟來迎。及河西塢，泊。月色皎然，同人登陸小步。

十五日 師舟先行，余等繼發，午後抵天津。河運糧艘銜尾而上，河上頗形繁盛。泊節署西大王廟側，師下榻節署，同人概住舟中，省擾也。余獨往紫竹林，飯佛照樓，晤竹君談。飯後訪秋樵久話，假衣冠。回經啟臣，不晤。返舟，則啟臣及黃君少霽皆在。舟中熱甚，共煦初、壽平浴小洋貨街盆堂。

十六日 到楊青司署，謁嚴太君。閩軒適自馬廠回，久話遇險各狀。且言船中水手等當危急時執刀劫諸客行李銀資，情同強賊，當事必重懲之。海帆他出未見。申刻至營務處訪溪孫，久話。渠入營幕尚需時也。詢薌亭、璧臣，已南歸，莘田亦不得意而去，煥文則已入都矣。回船飯後，望江師返，言己託合肥為圖隨使日本。惟言李親察有告病之說，俟奉旨易人，當即為交銜紙。且言孫某我已見過數次，其父是我熟人，前官江蘇，終身抑鬱，其子當有出息云云。如此情誼，大可感激。脫非望江說士，恐未必若是之懇切也。望江屬明日往見，當走謁之。

十七日 清晨謁合肥，詢遊日本各狀及該國鐵道情形，又稍稍詢徐使君在外近況，當舉所知以對。退後謁望江晤談，並請代回，俟送行後回京候信，以節旅用。出訪晦若，未值，即返。餐後踐啟臣並少霽之招，同飲慶和成。共座為洪月坡及萊山、壽平，侑者花麗卿、翠林、金林、巧林，皆吳中詞史。散後同月坡、萊、壽過翠林家小坐，即返。修家書，又寄外父。夜間甚熱，萊、壽邀同浴盆堂，畢，將訪麗卿，不得其門，仍過翠家

小坐而返。

十八日 熱甚。合肥屬同人避暑於吳楚公所，竟日甚涼。啟臣、少霽同在座，候送行也。薄暮，雨大至，乘轎返船。亥初，望江回船，侍談刻許，以次叩辭。回萊山船假寐，四鼓開船，遂與壽平易舟而臥，泊官船局。

十九日 往官船局安置行李，少霽久之始來。晤吳梅塘觀察，籍桐城，近為局總。往年滬曾識先大夫，蓋朗帥備兵上海時與同差也。具衣冠，辭合肥，未見。同壽平訪晦若，久談。並晤大梁張巽之孝廉孝謙，亦幕客，風流文采，甚是可交。出至秋樵處飯，並晤海帆。發家信。過佛昭樓，取衣箱回。訪梅塘，不值。過溪孫、啟臣處晤談。到少霽家，壽先在座，同飯而返。中途遇雨，幸即止耳。

二十日 月坡來邀同飯中軍營阮某處，堅辭之，約晤於麗鄉妝閣。乘輿訪朗軒，久談，並晤海帆。朗公亦於明日入都。出，至麗家久話。去年患病，余為邀蓮浦同年診治，往事言之娓娓，洵是可人。少霽來，久之，月坡、壽平偕至。諸姬各奏曲，頗佳。同過陳巧林、愛寶家小坐。時已宴，入城，踐啟臣之招，餐後即返。日間受暑，頭痛殊厲。

二十一日 同壽平發行李，登舟即發。上流水大，繃路皆沒。兩岸糧艘櫛比，舟行殊難。舟子以官差，故時出怨言。申飭數次，稍稍馴順。泊北倉。

二十二日 閱『日本雜事詩』、『扶桑遊記』。過楊村泊。

二十三日 沿途水大，高粱〔梁〕雜穀均被淹沒。由淺處行，幾於陸地行舟，民間之苦可知矣。閱『陳伽陵文集』。是日風利，過河西塢尚早，復行廿餘里泊。

二十四日 風逆，竟不可行。閱『文集』畢。過午風殺開行，未及馬頭而泊。

二十五日 風利早行。閱『王仲瞿文集』。修謝啟臣，馮僕送至通州返津，此函屬其面呈。酉刻抵通州泊。

二十六日 車來即行，尖三間房。入便門，至前門分途，申正抵寓。璧齋自邯鄲來加捐花樣，相見大快。幼叔出談，詢家書，仍未至，可惱。同璧齋浴盆堂，甚暢。晚餐後倦極，遂臥。

二十七日 同幼叔過伏魔寺訪壽平。草草移家，位置尚未就緒。壽約同住，余以幼叔情未可卻，且小住為佳耳。出訪柚岑，少坐。柚岑遊歷得俄國，秋盡當可首塗。返寓飯，飯後到梅孫處，不值，晤其戚李信臣，即李姻母之姪孫也。出，訪逸休，久談。同遊市肆，購雜件。邀飲百景樓，遂返。接十八日家書及明兄信、外父信、嘉生信，言初八日泉兄尚有書，並日記本子、東洋函牘。此信不知交於何局，久之不至，殊可恨耳。幸合家均好，嵩岳款聞已寄都，何尚未送來耶？

二十八日 乘車至秀文齋取扇件。入城，謁嘉定師，求書畫，言已同福相國師面託劾侯，侯已允薦，惟不知免林觀察去就何如耳。出，晤伯雲、星署，即行。訪孫丈燮臣，未晤。訪吳子堅同年，久談。出，至嵩師處晤談。梅溪留，果腹而去。訪梓生談，同車至前門外，各散。訪壽平，不值。訪慈生談，訪楊渭春不值，即返。壽平來，亦不值。朗軒今日至，住即昇店，明日當遷來。武大理養亭亦到京，住子言家。

二十九晦日 衾 朗軒遷來，與余同房。飯後假寐，比醒，陳亮伯同年來，邀同璧齋、幼叔、子言、養亭、史竹坪飲廣和居。余訪壽平，不值，到飲次入座酣飲，醉甚，返寓即臥。子初起，送幼叔入值，共朗軒話外洋事。

七月一日 衾 梅孫來談，招明日飲。渭春來答，久談。午後大雨，修寄五河、外父，又寄嘉生、嵩岳，發第五號書。

二日 晴 餐後到壽平寓晤談，同訪柚岑，久話。散後到梅孫寓踐約，同座為吳石卿、汪淦塘、周衡甫、吳子堅、李信臣。是日肴饌為衡甫庖人所製，甚佳。子正始散。柚岑招飲廣和居，未赴。

三日 雨 為梅孫書扇，錄【惆悵詞】十二闕。

四日 晴 星署招同子堅、叔芾午飲萬福居，堅勸招侑酒者，余與星署合招怡雲，子堅招竹芬。渠善畫蘭，余以湖山扇屬其作畫。前求嘉定師書畫扇已成，畫山水絕妙。叔芾書扇已成。散後回廣和，踐子言之招。同座有董樞齋、彭伯勤，余皆熟人。訪壽平，不值。同訪潤甫，不值。過亮伯家談，即返。

五日 子言夫人四十壽，同璧齋、幼叔、閻軒往祝。先行到梅孫寓，餐後候子堅，久不至，遂同入城。梅送書畫，求嘉定為代銷也。久侍師談，子堅亦在座，廖師續至。先去。薄暮出城，到東陞館踐子言之招。主尚未至，余遂返。接泉兄、明兄書並英光堂來帖。今日聞嘉定師言崔中允惠人到都，住太平館。又聞伯雲言沈兄楫父已於日前作古，殊可太息。

六日 衾雨 謁崔中允，久談。合肥已面薦。東使易人之旨當在本月廿外，惟不知是順德是太平耳。入城，謁嘉定師，不值。米帖留存，並以絹素求畫。共星署久談。出，訪崔水部春江，晤。出城到泰豐樓踐筱邨之招，幼叔已先至。同座有文仲、雲鹿、遂齋是熟人，餘皆新識。有諾子香者，詢鑒堂，蓋與同里。聞宸臣夫人下世，俟其設奠日弔之。散後往賀方子言丈放永定河道之喜，晤子堅，談。出，送裴丈浩亭，久談，以泉兄相託，蒙允，可感。且諄諄問余旅費，允贈三二十金。似此盛情，實屬難得。詢伯謙，已他出矣。訪壽平，不值，即返。修第六號書。

七日 晴 發家信。秀文齋招飲萬福居，辭之。候車不得，遂未出門，假寐時許。柚岑來談。

八日 謁徐師，未晤。謁吳縣師，晤談，並允先容於順德，屬後日往見。師稱許過當，殊增愧慙。然關愛盛情，實令生感。飯壽平寓，久談。小霽來，余先行，訪袁農部爽秋，不值。晤孟遴，久道別衷。訪黃霽亭侍御，不值。晤次霽。入城，晤訥子香，久談。訪遂齋不值，少鼎不值。訪宸臣，慰之。訪竺生，晤，並晤何叔蕃。出城，到梅孫寓久談。過秀文取紙。訪野秋，久話別後事，去冬得子，可快。肖石自閩返湘，近尚無就。薄暮返。

九日 再謁長沙師，不值。餐後壽平、慈生來，久談。去後同幼叔浴盆堂，回經潤甫家晤談。午間得嘉定師函，議梅孫書畫價。

十日 謁李學士，入值未返。過壽平寓候之，已刻復謁，幸見為快。相待甚優，推許過當。久道日本近事。出謝吳縣師，未見，扇聯留呈。到梅孫寓，久候不返。餐後入城，訪梓生談。到嵩師家祝師夫人壽，未見。共梅溪談。往送芝房，不值。到嘉定師宅，晤叔芾、星署。師適宴客，屬候見，至暮始晤。言梅孫書畫經常熟評定，惟仇冊屬真且佳，餘皆無可取，『閣帖』且有別字云云。侍師縱談，不覺已暮，回寓已戌刻矣。接溪孫信，已於者月朔日到營矣。李學士來答。

十一日 雨風竟日 修復溪孫。閩軒今夜入覲，同人擬送，以雨不果。候至夜半始寢。日間吳縣師著人送扇聯來。

十二日 衾 閩軒回，言崔中允今日預備召見，惜未去送。為幼叔書橫幅，錄『前惆悵詩』。午後謁長沙師，久談。紈扇書畫已成，甚佳。書七絕二，『贈衡陽宮保詩』格老氣蒼，殊可比于古人矣。入城，弔于宸臣家，即行。到太平館，則中允已遷于城西頭巷潘宅。折回訪之，晤談。潘為琴帥年伯公子，訪之，未見，遂返。夜為養亭書紈扇。

十三日 晴 訪埜秋、仲彤晤談。到壽平處，不值。謁順德，不值，扇對留呈。出，訪徐鑄盒、楊莘伯、賈竹農、趙孟遴，皆不值。過次霽家，詢壽平，適在其處，並晤小霽，久談。出訪何頌圻，晤談甚暢。新捐中書到閩，攜眷入都，況狀大窘，言之增感。叔平現供差維揚，筠青則尚在大通也。出訪張幼丹、周鏡漁、何叔蕃、裴伯謙、耿伯齊，皆不值。聞王穉臣舍人作古，殊可太息。

十四日 同幼叔、璧齋訪壽平，久談，回寓。餐後壽來，同聽瑞勝和，甚佳。散後飲福源居，各返。

十五日 侯耀先來。午刻到皖館，踐亮伯之招。余與段少蒼同年、吳引福駕部陪其岳翁

妹倩及戚屬飲，敘親戚之情話，而波及外人，可謂中外一家矣。肴饌甚佳，飽啖為樂。散後入城謁嘉定師，為梅孫議價，久談。雨將至，遂返。

十六日 到梅孫寓定價。入城，謁湘鄉侯，幸見為快。謙抑下士，懇摯待人，文正遺風，猶可想見。所事並蒙面允，更見盛情。出訪仲雲，不值。到嘉定宅，祝師母五十壽。少鼎、渭春皆在座，麪後謁師，立談數語，仍梅孫事也。出，謁常熟、歸安，皆未值。到嵩師宅晤談後訪仲純、梅溪，皆見。到國子監，訪黃芙初同年、羅小山孝廉，暢談為快。出，謁錫師、福師，均未晤。腹饑，仍過星署處，並晤子堅，久談，言子炎觀察與先大夫同年，且甚有交云。出過梅孫處，屬明午去取書畫。謁子炎丈，不值。返寓，接幼丹信，招飲同福樓。買車赴之，則言改座萬福居。及至其處，則又言同福，且言適有要事他去云云。如此邀客，實屬罕見。幼丹信中言有錢恒翁同座，疑係恒齋來都，故急欲見之，致為所弄。過福源居獨飲返。日間少蒼、叔蕃、竹農、夏農部來，頌圻來，未值，甚為悵歎。幸幼叔在家，未至空勞往返耳。

十七日 亮伯來談，李學士送對聯來，甚佳。

十八日 訪壽平談。午後訪廖師，不值。答少蒼，不值。謁吳縣師及李學士，均晤。訪幼丹，不值，詢恒齋寓。入城訪鄭椒農、崔中允，均不晤。過少鼎家，已出。謁星五丈，久談。出訪子堅，不值。訪胡煥文，晤談，並晤黃慎之殿撰、仲虎。已出，到興隆店詢恒齋，非寓其處，告者誤也。返寓，幼丹來函，邀飲同福樓。昨來單已卻之，今重申前請，不得不應。晤恒齋，大快。道別後事，詢子勤、麗生，俱回省，且甚失意，殊可念也。同座識者有侯耀先，餘陳雪掄同年、王步洲、許伯英、韓仲樵，皆不相識。招怡雲侑，散後邀遊花叢，未應，即返。早間黃芙初同年來，久話。

十九日 壽平來書，道汴中函至，摺弁即返，當修稟望江，並致煦初。亮伯來，同幼叔偕訪壽平，交信，並晤徐養吾同年，鑄盒祠部之公子也。薄暮返，恒齋招飲同福樓，半昨日同座人，此外則陳雲重、梅景韓，仍招怡雲。早間梅孫過談，崔中允來。

二十日 星五丈來，久談。仲純來。午後訪慎之、彥復，均晤。訪曾君石，不值。到松館弔沈揖甫，晤宋養初、伯齊、譜桐、孟遴。入城，謁歸安、常熟，仍未晤。謁燮臣丈，晤談。經嘉定宅，晤叔芾、伯雲、星署。師出，談甚久，抵家已戌刻矣。煥文招同慎之、仲虎、璧臣及禹觀察、何仙槎飲便宜坊，甚佳。日間燮丈、椒農、恒齋來。

二十一日 衮 為璧齋書橫幅，錄東遊雜詩。煥文來，同遊廠肆。訪子堅，不值。過恒齋寓小坐返。早間養吾、鏡漁來。

二十二日 晴 訪壽平久談。餐後返，少鼎來談。得五河、泉兄、明兄、蘭生、蕃生、

滄丞書，又鳳笙日本書，宮島大八保定書。竺生招飲萬福居，先散。三訪子堅，不值。過恒齋寓小坐返。

二十三日 修寄子堅，為璧齋說項。渭春來，久談。餐後到老福興查信，未得。入城，應嘉定師招飲，同座為何星槎、李蘭九、凌初平、裴伯謙、馮某、叔芾。肴饌絕佳，酒尤醇美。散後為蘭弟上書，欲圖糟輓文案，未就。返寓已上火矣。

二十四日 陰雨 餐後謁吳縣師談。送柚岑回南，不值。過壽平寓，久談。出謁順德，不值。入城謁太平，晤談，並晤潘子謙詢消息，仍未得。出，訪養初、譜桐、恒齋，均不值。答璧臣、煥文、仲虎，均晤。過伯謙家，幸晤為快。留夜餐，閱所刻【壯陶閣帖】，甚佳。所藏董文敏、張文和、王夢樓、何子貞及惲王畫卷墨蹟，均係精品。又閱唐卷石田長冊、楊忠愍獄中書，俱妙。縱談過三鼓始返。

二十五日 少鼎招同人飲福隆堂，方小泉自吉林回，亦同座。散後偕返。

二十六日 壽平過談，金慈生託壽平轉贈十金。伯謙交來浩丈留贈廿六金，誼均可感。去後餐甫畢，壽來書，言聞之柚岑，東使已奉旨簡黔陽黎觀察純齋。黎公曾使扶桑，重奉新命，可謂佳話。然與余無舊，事岌岌矣。往晤壽平談，柚岑亦在座，相與設計而散。柚兄為書納素，錄近作《留別五首》之四。蓋將使俄，日內首塗也。

二十七日 謁廖師，不值。謁吳縣師，蒙允明早見時為先容，再以書為介紹，深可感激。出語壽平，即行入城謁湘鄉侯，幸見，允為推薦。惟言已薦一人，再得二三當事共為說項，則當有成。出謁嘉定，言已雙託福、錫兩師矣。到福宅，未值。見車馬盈門，似有慶事。出閱壽單，方知師夫人誕期。到錫師宅，亦未值。憩南學，晤芙初、小山，謀果腹，且備祝儀。回福宅，為師夫人壽，投刺即行。到嵩師宅，適入值，梅溪亦他出。修上嵩師。晤仲純。別後訪梓生，不值。出城，過梅孫寓，晤談。訪恒齋，不值。回寓，伯謙邀過談，赴之。晤許農曹、方長孺，共飯，閱李營邱復景晴嵐卷。壽來書，速余歸談日間事。修復宮島大八，託璧齋轉交。

二十八日 吳縣師送書來，言已言之黎星使，屬即往謁。入謝未返。回，訪李學士晤談，並問將來歐西可去否，意自可感。回寓，餐後易車訪恒齋談，再謁星使，仍未返。入城訪崔中允晤談，出城到斌魁店，尚未返，從者請稍候，上火時始返。閱信後傳見，詢籍貫畢，言吳縣既經面託，湘鄉又為之言，自當留意，且俟至譯署時相與商之。又詢東遊近狀。返寓甚疲。

二十九晦日 訪壽平，言昨見事。因其語未著實，相與疑慮。謁吳縣師、廖師，均未值。晤柚岑談。入城謝湘鄉侯，未見。到嘉定宅，甫散值假寐。星署出談，留飯，共伯雲談。

師出見後，往賀歸安師授廣西中丞之喜，訪凌初平，均未值。到嵩師宅，共梅溪久話，候師起，道近事。至錫師宅，以有故未見，傳語明日即位置言，且以書來報也。出城訪紫岩丈、仲侯、子堅，均不值。過仲虎、煥文、璧臣寓，晤談即返。餐後倦甚，假寐時許。三鼓人靜復起，秉燭修上合肥稟，求其函薦，並寄晦若、千里。

八月一日 清晨專王僕送信交撥駟達速寄天津。往謁吳縣師晤談。詣前門關聖廟拈香，籤語甚佳。到梅孫寓，詢所求，則託轉丐子堅為銷書畫。回車訪之，久道別緒。梅孫岳母李太君逝世，家狀甚窘。然書畫易資，大是不易耳。託璧齋事蒙允可，璧齋擬明日行，幼叔昨餞於便宜坊，甚暢。聚處不易，臨別不無怏怏。修家書第七號。又寄昕伯、紫詮，因袖岑明早發，託其帶交也。往送袖岑，不值，過壽平寓候之。潤甫、芷帆來，未幾，袖岑至，相與話別。晦若書至，言津署得電後，合肥即寄函黎星使為余說項，且屬晦若寄余等書，屬即往謁。此次合肥恩誼甚厚，令人增感，且更感望江也。同人皆以余事可成為快，關愛之情，有如骨肉，那得不令人感也。商之幼叔，假座廣和居，集同人錢袖岑、璧齋，飲甚歡樂。閻軒以事未至。散後仍過壽居，稍坐即散。送袖岑至門，珍重而別。

二日 五鼓起，候送璧齋，有臨歧之狀。同人皆未遠送。錫師專价以書來，已與黎星使言定，邀余東行。且言留京月餘，即可先行，此時宜預治裝也。感謝之至。入城至譯署，則黎公甫出，留刺而去。訪常熟，未晤，扇對留下求書。謝嘉定師，久談。返寓，復訪壽平，小話即行。亮伯招飲松筠庵，同坐為黃仲韜、徐邦侯、仲彤、胡氏昆仲，又一客與余同號，然其姓則忘之矣。散後訪梅孫，與議畫價。到老福興查信，言轉寄上海矣。到存義公取銀，訪恒甫、煥文，皆不值。訪君石晤談，過伯謙家，晤，並晤少蒼及趙季宣舍人，仇冊定價而返。

三日 謁星使，頗承優待，屬常便衣入署。出，謝城內各師返。夜修謝合肥，並寄晦若、千里，又謝望江，並寄煦初。

四日 黎明起，修家書，發津信，寄八號書。往謝吳縣師，未晤。徐、廖兩宅亦未見。入署談。回訪壽平，談話甚久。發汴信，赴萬福居，招煥文、璧臣、亮伯、子堅、璧齋、閻軒、幼叔，餞仲虎出都，飲甚歡。方仲侯未至。大雨即止。接嘉生信。

五日 入署，屬擬稿謝川陝當事。餐後回，接家信並翔弟信、外父信、乳羔信、杏南信。杏南得代理神戶文案事，可慰也。又得明兄信。夜為星使擬稿。

六日 入署，晤莊謹旃兆銘，亦同作東行者。出，飯嘉定宅。出城，應少蒼之招，皆同歲生。肇慶梁曉初、吳江盧京伯皆新識，餘半熟人。肴饌甚佳，其家廚也。亮伯勸飲，不

覺沈醉。回寓稍憩，則梓生招飲福興居，催函久至。乘醉赴之，同座為葛宰仲、雷譜桐、朱華甫諸君，並招怡雲來。

七日 壽嵩師，晤梅溪、仲純並王霄山。麪後入署交稿件。返寓，修寄第九號書，並賀浩丈任上海，又復外父，即發。朗軒招飲福興居，有黃伯厚同年，怡雲、肖芬皆來。日間訪伯謙，託匯上海百元，言即去書，可感也。

八日 入署，即行。幼叔招同人飲福興居，亮伯來函招，同宸臣、壽平、京伯欽景蘇。肖芬畫扇已成。散後同宸、壽遊花間，偕訪伯謙，不值。壽過談甚久。

九日 弘興皮賈來，言梅事甚瑣。去後入署晤談。出訪梓生，告所圖言者不力，恐難有成。出訪梅孫，不值。到秀文取冊面，將徵詩於同人。訪伯謙、季宣、頌沂，均不值。到壽平寓，接煦初信，言汴中近事凋敝已極，殊可歎也。倦甚假寐，比醒，則慈生同胡貢西、潘筱齋來約同過寶林，沽酒整肴，極歡而散。過玉蓮，小坐即行。訪伯謙，不值。返，梅孫已久候矣。

十日 邱竹溪來談。送方丈、壽、錫師，均未晤。書聯已成，到南學，謀食於芙初、小山，並晤威吟仙同年及阮申仲、姚東屏、葉步瀛。入署不值，即行。訪譜桐談。訪養初、翰伯，答竹溪，均未晤。過松館訪巽倩、冰臣，亦不晤。晤孟遜，久談。新患足疾。爽秋館已辭，將隨歸安師赴桂林，亦壯遊也。訪恒齋、曉初、伯謙，均晤。伯謙以太夫人病，將即出都。晤張翰卿、殷秋樵，仇冊繳回。返寓，梅適來，即以原璧歸之。修賀合肥秋節，並寄晦若、千里。

十一日 修寄溪孫，發津信。入署，閱條約。晤季宣星使，已出。獨飯。餐後訪梅溪，謁嵩師談。出訪梓生，晤。并晤張劍堂，同飲東安門外酒肆，甚佳。散後到觀光亭，恒齋已同步洲先至，聯床夜話。去歲余覆試亦假寓於此，便入內也。

十二日 未明即起，衣冠入內，送恒齋、慈生、貢西引見。晤莘伯、仲韜、遂齋、竹農、壽平亦來送。夜起朔風，向曉甚寒。辰正始畢事，各散。嘉定自內出，同行。談及東華門，始各就車。入署晤談，並飯。經恒齋、慈生、貢西寓道賀，訪筱齋、景韓晤談。訪步洲，不值。返寓，接上海第一次來人並日記本，蓋寄京不值，折回上海，今復來也。得哲甫、鑿堂、逸士、杏南信，逸士寄壽文稿及小照來。故人念我，其意良殷，行當復之。倦甚，假寐，比暮起飯，飯後又早睡。譜桐有書來。

十三日 賀廖、徐、吳縣師、李學士秋節，均未見。晤壽平談。返寓，少鼎來。修復譜、柚。星署招飲福源居，同座為徐星槎、馮莘垞、叔芾。星槎招，先過春桂小坐，返飲次，各散。聞導岷張君到此，往訪不值。經梅孫、恒齋，亦不值，遂返。餐後月色甚皎，同

幼叔、閩軒訪壽平夜話，已他出。買車踪跡于寶林，不見。晤於峪泉，興盡各散。

十四日 訪星槎，不值。入城，至曾侯、嵩、錫、福三師、歸安、常熟、壽州諸宅賀節，均未見。入署晤談。出，賀嘉定秋節，亦未見。星署、叔芾已他出，昨約飲番酒館，竟不成，殊可惜也。留贈晶鏡。訪伯雲談。賀星五丈，訪少鼎，均未見。賀崔中允，久談。言進退維谷，屬過津謁合肥，為代陳之。返寓小憩，廖應榴來。譜桐之戚，廖師之族，已薦於星使，將充醫官，星使尚未允，且未見。來訪余三次，今始見。言廖師屬來訪余，恐係託詞。瑣瑣問日本況狀及薪水資斧賃房等事，余告以且謁星使定成否再議，此時莫遠思也。餐後亮伯來，邀同幼叔過談，晤其戚謝亞癡、達莊昆仲，久話始返。

十五日 賀章太君秋節，並賀幼叔、閩軒。聞方丈尚未行，往賀，得見。晤子堅，久談，並晤仲侯。入署賀星使，適將出，遂行。過嘉定宅，晤同人，飯後師出談。邀星署昆仲、叔芾聽三慶『趕三』，演查關，甚佳。散後訪恒齋，不值，即返。梅孫來，言已遷居幼叔，治多肴留飲。月色皎然，親朋共酌，竟忘鄉思，不覺中秋矣。飲少多，薄醉，比醒，則諸客偕去矣。秉燭書日記，了十餘日事。

十六日 修寄杏南、乳羔、子貞、伯昂、幼嵐、喆父、逸士、鑿堂、鳳笙。入署談，即出。訪導岷、徹盒、季宣，皆不值。過頌圻家，久談。經仲彤處小坐，新遷溫州館，較寬。訪壽平，不值，即返。壽平過我，已久候矣，暢談。壽邀同閩軒、幼叔、潤甫、篤臣飲便宜坊，閩友伯厚、阮靜山來同飲，亥初散。

十七日 導岷來，久談。去後梅孫至，託銷『閣帖』。訪壽平，長卷已書。同過秀文，託其裝池。到萬福居，邀導岷、徹庵、閩枝、閩軒、幼叔共飲，慈生、頌圻、季宣皆未至。閩赴他約去，邀同人聽四喜、玉琴演『勸妻』，鞠仙演『魚藏劍』，甚佳。微雨，各散，同幼叔返。修寄徐使君，又寄簡庭。修第十號書，並寄泉兄、明兄。

十八日 發日本、上海書。入署談，並晤季宣，共飯。星使屬購雜件。到嘉定宅交『閣帖』，星槎亦在座，先去。師邀同叔芾遊亨達利洋行。出，飲於番酒肆，不覺沈醉。散後訪恒齋，不值。小憩，步洲、伯英來，余酒已醒。往弔王牧臣中翰，晤伯齊、譜桐。出，至秀文購印盒全分。回寓飯，飯後同幼叔訪渭春，不值。訪壽平久談，慈生亦來會。遇雨各散。

十九日 衾雨即晴 同幼叔購皮箱，驅車返。應榴來詢消息，余屬其候星使信，久之始去。入城，請定開印、請訓各期，期廿四、廿七兩日。議先領裝費，余請二百金，然尚不足也。出訪導岷，不值。到秀文購筆墨。訪莖秋，久談。徵詩，蒙允。到李玉田購對筆，並定製兼穎。訪壽平，不值。獨浴於盆堂。赴廣和居，養庭招同子言、幼叔、蔡景

軒餞閻軒，散後訪壽平，仍未返。過梅孫寓小坐，並晤田子俊、洪瀛仙。同梅返，收檢紗衣。梅孫約閻軒同出都，甚妥。計日內當首塗矣。

二十日 為煥文、璧徵書摺扇。入署，候秀文送印色來。到嘉定宅，星槎先在座，約同叔芾隨師遊亨達利洋行。出，飲番肆，肴甚佳。酉初各散。訪導岷久談，候其餐畢，同過熙春，招幼叔、閻軒、亮伯小飲。壽平、慈生皆未至。子刻散。

二十一日 接泉兄、明兄、五河書。入城，晤季宣並蹇芹甫，久坐，候星使回，道昨買各件。出，送徽盒，不值。湘鄉書畫扇件均成，甚佳，畫尤精絕，殊可寶貴。到碧微寓送行，久候始回。煥文亦有溫州之行，不久當出都也。君石招飲萬福居，有同年黃少珍及吳石甫、鄭鐵岡、劉仰周、沈梅卿等，伯齊、譜桐招同翰伯、養初、冰臣、應榴、仲彤、亮伯飲福興居，甫散，少珍招飲春茂，丑初始返。接溪孫信，埜秋贈七古甚佳，的是作家，佩服之至。

二十二日 隆祥皮貨鋪送皮衣來，往謁吳縣師，久談。聞汴省鄭州決河甚厲，恐以全淮為尾閘，則江南北受害矣。出過李玉田家，定兼穎及提筆。出，訪壽平，謁李學士，皆不值。赴莘伯楊太史之招，出吳肴勸飲，甚佳。同座有陸蔚庭、吳誼卿兩太史及胡海帆諸君，申正始散。踪跡壽平於慈生處，談河決事，星變應在是矣。回寓小憩。渭春、應榴先後來談，慎之黃殿撰招同李小池、鄭少珊、鄭止崖、梅景韓及亮伯飲其家，肴亦絕美。今日兩飲皆鄉味，頗動秋風之思。莘伯贈七律二。與亮伯同車返，久談。然余倦甚假寐，去，惟頷之而已。

二十三日 同幼叔至義勝居，應頌圻之招。尚早，訪葛莘仲談。訪蹇芹甫、黃仲韜，均不值。回飲次，甚暢。散後又應慈生之招，不能納食，薄暮始散。同過玉蓮、寶樹小坐，偕壽平返。

二十四日 清晨入署。今日開用關防也。同季宣久談，具領狀。午後出謁嘉定，未晤。晤叔芾，留湘鄉畫扇。送徽盒南歸，不值，過秀文定件返。閻軒今早出都，收拾床鋪，步置井井。梁曉初招飲皖館，散後到惠豐堂，應導岷之招。散後竺生招飲山泉，偕壽平過玉蓮小坐，各散。沈梅卿招飲泰豐樓，未赴。

二十五日 壽平招同導岷飲廣和居。散後慈生邀過蘭馥小坐，又過玉蓮，晤宸臣、養吾。苴盒招飲廣和居，散後過壽平小談。慈生、養吾各以詩來，亮伯招飲景齋，未赴。

二十六日 修寄第十一號。又寄听伯、翔甫，託應榴帶回上海。答李小池，訪顧乾甫、梁曉初，均晤。訪錢恒齋，答沈梅卿、郝小珊，送張導岷，均未晤。入城，過梓生久談。梓生本擬備資遊日本，星使未允。余欲邀同行，藉課諸兒讀。相商忻然，且候到滬再定。

出謁嵩師，適入值。晤梅溪談。謁錫師，未返。過成均，共芙初、小山、步瀛、吟仙談。謁福師，仍不晤，何見之難也。到署，星使已久盼。屬夜間入內勿送，緣經費已領出，與季宣慎守之，明晨送往源豐潤匯號也。共季宣聯榻談。

二十七日 丑刻起，送星使請訓，行後復寐。晨起，共季宣運銀至匯號，晤葉詠霓。事畢，又晤程棣齋談。出至松竹齋，改易封皮各事。回秀文候季宣來，同返，則星使已出，候至酉刻始返。回事竣，出城到萬福居錢導岷、慈生、恒齋，均未至，邀亮伯、幼叔，亦不來。正深焦灼，壽平來，大快。共飲後過春桂，得導岷踪跡，訪於永和，晤談為快，並晤竺生。午間招飲萬福，未及赴，同過玉蓮。方小泉來招，至蓮芳，共導岷久話。臨別依依，不忍釋也。時夜已半，同壽往送慈生晤談。慈欲與余通譜，託壽平致意，乃應之。丑刻返，得望江師復書。汴河決，賑撫頗不易也。

二十八日 韋篤臣、田子俊來，芙初招同壽平、步瀛、筱齋、孫星如、金博如、宋雨田飲其邑館，稍坐即行。同幼叔入城，應燮丈之招。同坐為馬小沅、傅季軒、柳鼎如及胡星舫、駱繡五。散後到署，星使甫返。餐後出城，同幼叔訪亮伯夜話，渠新得子。

二十九日 到松竹齋定水印合。過斌魁店，屬收拾房間，初一日移居，從星使命也。入署談，星使先行，候季宣不至，爽秋過談甚久。出城，經源豐潤易票，仍過松竹定紙件。渭春招同朱鶴生、汪叔庭、孫星如、陳軼韓、養吾、壽平、幼叔飲廣和居，久談甚快，亥刻各散。

三十日 入署，晤郭舍人孟裕。出，訪叔芾、星署、伯雲談。謁嘉定師，侍談良久。為幼叔謀工程差，不成。過周緝之，訪宋雨田，俱不值。到松竹齋，晤亞癡、亮伯。大雨適至，雨過始返。夜同幼叔訪亮伯久談。

九月一日 衾雨 檢裝，亮伯來候送。午後登行李，借章僕王升伴送赴津。移居斌魁店，檢各件，修寄五河。又寄秋樵、龍九、緯文、溪孫。

二日 晴 發第十二號，又發津信。星使出，言季宣兩日不返，昨已辭差，殊不可解。屬入署辦咨文，即發。餐後返寓，獨聽四喜，晤柳鼎如。寒甚，過恒甫寓，不值。屬車夫取衣來。到福隆堂踐潤甫之招，同座為張藹青、王仲雲、壽平、幼叔。散後同藹青過壽平小談，去後同過玉蓮，又過蓮芳踪跡小泉，幸晤。徵詩蒙允，當有佳作。

三日 入署，檢收發文件。回寓更衣，踐邱竹溪之招，肴甚佳，酉初散。壽平久候，留飯後同過玉蓮，並晤宸臣。過北順蓮芳小坐候車，各散。

四日 餐後入城，訪梓生，過諸塗。同張劍堂、趙孟遴共飲黃酒館。散後訪嵩師談，梅溪決計南歸矣。入署，星使初返，即至店。飯後訪壽平、幼叔，均不值。訪亮伯，久談。

經玉蓮小坐，候之不至，遂返。

五日 清晨入署，星使已行，料檢各件。餐後訪凌初平，不值。晤顧若波。謁嘉定師，久談，閱書巨件，晤叔芾、星署·子琛昆仲。梅溪同周緝之來，先行回寓。晤星使。出，至松竹齋取紙件，訪幼叔談，過李玉田取筆。訪壽平，聞在養吾家，知余來，邀過談。往訪，留飯，後即返。

六日 杭州許尺衡、嘉興金季衡來，皆同事。敘州王仲炘、孟毓、季宣來，宸臣來，宮島昂齋來。午刻訪季宣，久談。渠因星使有即使奏調，或當差不力，仍當咨送回華之說，聞之心恐，遂不敢去，可謂膽怯。事既若此，亦難挽回矣。到義勝居踐仲彤之招，同座為徐子旒、徐雨舫、周蕪泉、徐博泉、姚本泉，皆浙省同年，及少滄。散後宸臣招同穆少若、文仲雲等飲萬福居。乘醉訪幼叔，少談，又赴少滄之約。亮伯、伯齊、竹農及陳聘臣、陳孟陶均在座。醉甚，假寐刻許。少滄贈詩，並以尊甫紫滄廉訪制藝見贈。先行歸寓，聞壽平過訪，未晤。早間幼叔過談。

七日 晨起，錄國書、敕書各一通，為府主函復徐使君。孟遴、巽倩、小池來談。餐後衣冠辭吳縣師，久談。甚蒙期許，殊不敢當。長沙、嘉定均未見。辭堃秋九日招飲，亦未晤。晤君石，交直齋信。過壽平處看弘興皮貨，已說定，計粗細十件，直百六十三金。先付零，餘百金年底歸款。出訪李學士若農、吳編修誼卿及西城諸友，均未晤。晤慎之、潤甫、渭春。亮伯招同壽平、幼叔及二謝飲其家，肴尚適口。得晦若信，言合肥得余書，甚許文筆。又以府主優待，甚喜，殊可感也。同壽平過玉蓮小坐，余先返。得廿七日家書及明兄書。叔芾、梅溪、星槎日間過訪，未值。修上望江稟，又寄和齋、萊山、季直。季直應孫海岑太守聘，亦在開封也。

八日 訪譜桐晤談，養初、翰伯、孟遴、冰臣、巽倩、恒齋、星槎、小珊，均未晤。過源豐潤兌票，即返。梅卿、柏卿招飲太豐，竹農同少蒼、張水部飲萬福，亥初散。

九日 辭西城諸友，晤頌圻、仲彤，餘皆未見。踐莛帆、養吾之招，同飲者楊子彝、劉子雲、閏枝、壽平。散後向少蒼借騎。壽平招同閏枝、莛帆、養吾、小霽同遊天靈寺，開筵共飲。小泉已先來，偕遊一周。登高阜，望西山，爽氣撲人。下視田疇邨居，歷落殊有幽致。飲興甚豪。素雲、怡雲二奎等均是在是寺，偕來侍。申刻散。同過壽平小坐，各散。獨訪幼叔談，又過亮伯處，即返。得嘉生海上書、梅孫津門書。

十日 次霽來談。入城，辭小邨、宸臣、湘鄉、仲雲，均未晤。訪周緝之談。辭嘉定師，不值，叔芾、星署亦他出。晤伯雲，以戴詮部『采百集』鈔本見假，此集皆集古詩文，甚佳。去夏曾一見之，此次東行，當為刻以行世。辭壽州丈，晤談。尋黃伯厚至觀象臺，

則已遷醴陽館矣。辭常熟、歸安、若波、初平，皆未見。答勗齋，晤談，前冊又跋數言。辭福師、錫師，皆未見。訪小蘭、筱山、步瀛、吟仙，均晤。又同訪西河李佩秋、貴州程少珊兩同年，皆有詩見貺者。辭月舫、崇丈、階生、嵩師、梅溪、仲純、霄山、梓生，均不值。出城已暮，今日非策騎，恐尚未能了也。餐後訪壽平、宸臣、小泉，皆遇。同過玉蓮、寶翠小坐，各散。回寓為星使復余元眉書畢，余寄導岷、璧齋，留書星渚，又寄五河。

十一日 發第十三號，又保定信。張桐封來，曾岳崧來，久談。梓生來。入城，謁嘉定師，適赴署，久候不返。取畫件，遂行。訪竺生，晤談。辭少鼎，晤其尊甫。辭遂齋、子香、椒農、再園、惠文、子謙，均不值。出城，訪伯厚、誠齋、張君，亦不值。訪孟毓，久談。辭子言昆仲，晤養亭。到幼叔家，辭太君、壽平。潤甫來，同飯。飯後同壽平赴山泉踐竺生約，改座北順，小飲即返。檢裝過夜半。

十二日 發裝先赴通州。梓生、孟遴來。梓生倚『買陂塘』，壽平、筱荃各倚『金縷曲』，皆絕妙。壽平來，以角牋並李海鷗畫幅見贈，余報以皮色印色票頁信封，又示余『集天寧寺七律』，甚佳。仲雲、宸臣、亮伯、潤甫、少鼎先後來送，均晤。牙床腫痛，吐辭不便，遂齋、再園、彥復諸君來，皆辭之。亮伯招同壽平、幼叔飲致美齋。過源豐潤取銀，遂散。亮伯、幼叔又同過寓，小坐始去。檢裝達旦。次和壽平『天寧寺』詩曰：「又向長安別舊歡，國門帳飲自桓桓。西風弔地黃塵起，秋氣中人白日寒。醉聽鐘聲鳴古寺，狂招山色入文欄。百年幾度登高會，休作尋常飲餞看。」

十三日 伯厚來送。琴甫、寬甫來。已初隨府主就道，申初抵通州。始定兩船，府主以余居太雜，復命另買一舟，余辭之未獲，誼可感也。車夫回，修寄壽平、幼叔。閱贈行詩，已得五十餘首，亦詞林佳話。出示東友，當必有豔羨之者。

十四日 曉起微雨，即止。倚『金縷曲』，用小泉韻懷壽平，並寄日下諸友曰：「不識愁來處。踏黃塵，蕭蕭斑馬，國門舉步。正好扶桑昇曉日，認取蓬萊舊路。偏有幸，神山再住。萬里長風心事在，更何容清淚輕衫注。還應勝荷戈戍。商量舊約休君誤，說他年，櫻桃花發，錦帆東顧。綠酒紅燈拚百日，海外離情對訴。定同憶，鳳城日暮。都是大羅天上客，會君仙一一雲駟駐。重回首，隔煙霧。舊約本作後約，抑是改作安得。」又次和梓生『買陂塘』韻曰：「向天工，舉杯重問，安排如此顛倒。劉蕢羅隱江東秀，偏任青雲路杳。君莫惱，算三十，封侯佳話而今少。勞人草草。問去國扁舟，賦詩橫槊，壯志何曾了？ 揜雙眼，不見長安古道，蒹葭一水秋老。神山舊約分明在，目逆孤鴻飛到。仙境好，重檢取，青燈長夜同歌笑。醉來脫帽。更喚起廚爨，調羹煮茗，風味異鄉飽。」

醉來改作興酣。」

又作『留別』七律六章曰：「曾攜琴劍訪蓬萊，海闊天空眼界開。難得車書猶彷彿，屢逢壇坫必追陪。孫登作賦今非昔，崔護多情去又來。料是日光風景好，山靈邀我布帆回。」「中夏歸裝甫及家，天風吹送入京華。談邊共剪三更燭，奉使重隨八月槎。好向舟山尋鳳鳥，未忘大澤走龍蛇。夷情近日真驕橫，願振皇威到海涯。」「黔陽使者濟時賢，早把公忠答九天。濫語親頒前度節，不才許結再來緣。鳥能擇木棲應穩，燕為營巢念屢遷。地下自知諒余季，今年埋骨傍重泉。」「把鏡驚看素髮侵，光衾容易又秋深。功名爭說囊中穎，聲譽生慚爨後琴。幸有苔岑同贈策，強調絲竹不成音。此行忠信期無忝，怕負元公薦士心。」「回首師門各一方，通侯說項雅難忘。聞雞中夜應知起，舞鶴他年恐不良。敢道黑頭憂世早，每懷青眼感恩長。瞻天萬里從今始，落月依依照屋梁。」「半年舊雨聚長安，適館殷勤更授餐。曾為看花爭並轡，也因買醉共憑欄。情關休戚交方厚，話到別離意頗難。都有四方男子志，笑辭京邑上雕鞍。」

過香河晚餐，餐後侍府主略談。乘月復行，去河西務十里泊。又寄壽平。

十五日 晴 曉發，修寄梓生，三寄壽平。過下浦口泊。

十六日 過府主舟侍談。府主由窯窪登陸，當事以吳楚公所為行轅，府主慮擾，堅卻之。放舟至紫竹林，住中和棧。棧主黎心泉、馮雲亭伺應甚謹。檢裝畢，肩輿謁合肥，未值。訪晦若，晤談良久。出訪啟臣，不值。交壽信件並余所贈。訪宮玉甫、黃少霽、周丈玉山、張受謙、宋雨田、吳梅塘，均不值。訪溪孫，晤談為快。贈詩已成，甚佳。碧澗又寄七律二章，亦佳。訪秋樵，久道別況。伯恭自海上來候余數日，今早始赴小站營幕。一面之緣，失之交臂，大是可恨。又晤吳瀚濤，即返。夜浴新園。秋樵來，閱贈行詩，言海帆以事恐將去任，頗為焦灼。修發第十四號。

十七日 又為復余元眉。上院，以遲未見。過晦若久談，並晤張巽之，扇已書成。又晤無為程幼伊佐衡。出，訪海帆晤談。朗軒尚未行，久談，並飯嚴太君。堅託鳳事，然愛莫能助。朗軒在都僅託伯厚轉求朝邑，並未達之星使，而云已有成說，屬不可解。寬慰老人，關垂佳弟，自見至情。然欲將不成之過專屬之僕，則未免失之於忍，其實公論固有在也。嚴氏諸昆作事往往若此，真不愧為同氣。

入城訪余穀臣，不值。訪吳協甫晤談，並晤李少卿，皆同鄉而新以觀察到省者。訪德樞司、黃花農，皆不值。晤顧梅臣，詢豐順船期，定艙位。出，訪日本領事波多野，不晤，晤其副鄭永邦，永昌之弟。詢永昌，已入都，惜未之見。過報館，晤寵九諸君，夜復晤于新園。吳彥復同其兄子恒送太夫人南歸過此，晤談即返。得簡庭信，又得杏南、

軼士、喆父書。同人尚有盼留者，然此次人多，倍于往昔，前後使君又有芥蒂。余屢為言之，卒未可轉，殊負好友。鳳笙在東，揚言得其兄信，蟬聯已有成說，惟余作梗，恐未必得佳事。何重視余且深信其兄也。

十八日 薄晴 謁合肥，得見。大蒙期許，愧不敢當。且殷殷問家況，真可感激。崔中允事，為反覆陳之。合肥命即寄信中允，屬其少安勿躁。出，訪晦若，談借鈔『會典』。親藩刀式在千里處，知海帆事已經郡侯通詳，瓜代者已上院謝委，無可挽回矣。海帆多事又不解事，以致有此自取之辱，莫可如何。訪李少卿晤談。出，謁樵道劉公，未值。訪藹青晤談，言即日赴滬。回訪陳子炎，不值。訪秋樵，共議海帆事，相與太息。飯後返，耿仲侯來，溪孫來。同過新園談，即散。夜間微雨。修復喆父、軼士、杏南、簡庭，又寄謝崔中允。子炎來，交伯恭留寄余書。

十九日 發海上信、神戶信、東京信，剋期速寄。瀚濤來，大言良久始去。餐後答子恒、彥復。訪龔魯卿觀察，久道別況，頗感王丈筱雲下世之速，追念當日，為之黯然。詢沛農，新因公赴吉林，范一鶴亦他出，故人尚有顧君仲良，晤談為快。余以泉兄事託魯卿致書仰渠樵使，蒙允可感。出慰海帆去官，晤閻軒，秋樵亦在坐。嚴太君無所之，欲南歸，然居必不安，嚴氏暑季又為難矣。秋樵亦當受海帆伉儷之累。相與太息。餐後散，經官書局，定購『通商條約彙編』而返。夜與同舍生姚子祁內翰景夔久談。彼此久知名，與牧臣、孟毓均至好。今覲於逆旅，殊有緣。子祁新奉諱，挈眷赴浙，其籍則江蘇之溧陽也。

二十日 錢琴齋來。亦星使所奏調，與余向識于津門，今同舟，可快。得鳳生信、子貞信。溪孫專僕來邀話別，應之，並晤其族兄靜山軍門及江寧王子祺，為子祺書摺扇。同過寶玉、麗卿兩詞史家小坐。出飲通德園，餐畢，又過韻秀、國興、永慶諸伶家，亥刻各散。修十五號書，又寄簡庭，即發。

二十一日 為溪孫書摺扇，為子祺書團扇。君止言閻軒過其家，欲來訪余，因就與之談。海去官後尚須查辦候議，殊可慮也。閻先別去，君止招飲同順德，暢談。魯卿交來寄仰遽觀察書，歸贈泉兄，用告無罪。至成否，則且聽之。修復伯恭，寄月坡。

二十二日 往辭合肥，得見為幸。且殷殷勸勉，誼大可感。出辭晦若、巽之，久談。胡千里、徐菊如均晤。辭溪孫、子祺，留飯，並晤其居停鄭協戎誠齋，又為溪孫書摺扇二，為子壽書紈扇一。辭玉甫、翰濤、少卿、協甫、梅塘、雨田、周丈，均不晤，晤緝之及老友張受謙。回經秋樵家，久談始返。晦若來送，晤談為快。薄暮驅車赴通德軒，踐子祺之招。座客仍靜山、溪孫，交薦侑酒。余以雛伶蘭香依依可憐，招之。餘則桂香、慶

奎、富奎，均不惡。散後過諸伶家，又訪東校書雅仙談，頗觸當日明湖舊遊也。亥刻返。夜間風雨，天氣驟涼。舊僕趙升來，願隨東行，允之。

二十三日 衾雨，過午始止。朔風不息，寒氣逼人。修寄顧若坡〔波〕，為府主索畫，余亦有求。又寄幼叔、壽平、梓生、潤甫，均交王僕回京面呈。午後收拾箱件，聞豐順已於今早到口，入夜當泊局門碼頭。寵九招過新園夜話，贈詩已成，惟未避余家諱，觸目不便，當求易之。

二十四日 晴 宋雨田來。周丈贈『通商條均』，候豐順不至。訪秋樵，不值。晤閻軒、海帆，范亦鶴亦在座，久談。出遊東肆，返，溪孫、子祺來送，候于新園。往會，並晤黃霄層，亦水師營客。寵九招同琴齋、姚石泉同年及湯禹臣、吳石甫、唐祝笙並其子炎官飲天瑞軒，散後溪孫邀同子祺、霄層往別麗卿，並贈余麗影。麗言此紙不佳，越三日當贈佳者。文卿亦以小影見贈。二姬與余僅相識，殷勤若此，殊可取。他日當寄酬玩件。三鼓返。

二十五日 連日甚寒，重棉不支。船以潮小，仍不得進。商局無駁船，殊可太息。終日悶甚。府主命同琴齋、雲盒及聯春、卿蔭、午樓餐同昌辦館，肴甚佳。話歐西遊事，聊以解悶。散後訪秋樵、閻軒及王雲生談。

二十六日 為子祺書納、摺扇，函告溪孫，並贈麗卿聯云：「兒女齊名，貞慧貞麗。江湖浪跡，憐我憐卿。」文卿云：「愧斯文未能免俗，試問卿於意云何。」巽之來答，同訪秋樵，各散。豐順船至，發裝。聯春卿招同人侍府主飲同昌館，散後登舟。日領事來送，去後至電局發報，即返。住十三號房，閻軒母子亦同此舟。倦甚，遂臥。秋樵來送，臥談刻許。

二十七日 味爽展輪，未及大沽，潮小，遂泊。帳房蘇寶森過談。

二十八日 清晨出口，沙淺，候潮，午初始行。

二十九晦日 小有風浪。過煙台，未泊。閱琴齋『歐遊隨筆』。

十月一日 渡黑海，尚平。夜抵崇明外，霧重，遂泊。

二日 午正安抵上海。當事接者俱至，具衣冠待星使登陸。通寶來接，聞眷屬均好，外母偕三妹自蘇來，二姨同滄丞自安慶來，均右感也。屬通寶奉閻軒、太君住余家，余至天后宮行轅安頓各件，至夜始返。得芝圃兩書並詩。渠意欲隨余東渡任教讀席，然已與梓生約，且未定果去與否。蓋攜眷渡海，非薪水稍優，勢必不支。此時事未派定，殊難逆揣。又得惕齋書，薦皮商，言可欠帳，當與議之。又得伯昂書，叔岳目疾至今未愈，明兄等遷居後，渠之主僕復住余家，誠無可如何也。

三日 早入行轅，渭生來談。廖吉人、蔣椒卿子蕃、左瑞芝元濟、李正則昌洵先後來。梁健甫自日東來送眷屬回寧，過談東事。少芝奉諱，殊可太息。餐後訪嘉生，因外母在其家，叩見略談。登樓晤嘉兄，適蓮甫同年自吳門來，相見大快，道別後彼此事。嘉久病，至今未愈，殊覺消瘦。出，答健甫於萬花樓，邀夜飲復新園。訪秦哲明，不值。過大吉樓定祭幃，返行轅。至暮，梁少嵐來。去後赴復新，踐健甫之招，散後即返。外母接蘇信，知嶽丈得解甘肅餉差，亟欲回吳，因自嘉處返，侍談甚久。

四日 早入行轅，少嵐、吉人諸君先後至。修寄喆父、杏南，又復惕齋、伯昂。餐後訪健甫，並晤其兄亞甫及趙君苞盒，開恒隆慶綢莊，交東信。王心如亦來集，不見殆十數年矣。散後訪蓮浦、柳生，均不值。途過嵩岳，僅通數語，誠無可談。訪紫詮，適值六旬大慶，草草祝嘏，殊不恭也。晤昕伯，以近作請登報。出，過申園，候柳生久談。梓兄東遊，其堂上及合家均以為妥，且重感余，然未知究何如耳。出，浴於新園。苞盒同江寧王□□招飲復新，晤壽芸、徠之、簡庭及朱茗園，先散。昨飲晤鄧季宇，七年前長安舊雨，與樹人、鐵仙為昆季行，久談為快。返行轅，修寄外父、泉兄、祐庭、歐侶，又復芝圃書。畢，星使適返，屬明日訪日東領事及英廡蔡君二源。侍談良久，遂宿行轅。

五日 晨起辦照會，達龔樵使。少嵐、瑞芝、吉人來。羅司馬少耕來，高丈英甫之戚，往年固識之，今同差也。餐後偕西繙譯鄭瀚生汝驥赴日領事署，晤太田昇平及譯官二美久。出訪季宇、□□、心如、簡庭、壽芸、竹生，均未晤。訪蔡君二源晤談，星憲請其知會各國領事於八、九兩日來見。返行轅，星憲命同策馬車至密采里法飯館，陪趙仲瀛殿撰及朱茗園、馬眉叔、陳伯元共領番味。肴饌甚佳，尋常番肆所不及也。散後回家，緣外母明日回吳，滄丞伉儷亦偕去也。得允恭族祖信，月內當來滬，甚慰翹念。日間發揚州信。

六日 明兄過談。泉兄聯扇交其攜回。謁龔仰蓮觀察丈，交魯卿信。晤談，意甚殷拳。託泉兄事，蒙允位置，大可感也。出，訪宗若家同年及徐子靜、張藕香，均不值。廳事中晤蒯虎臣、沙儀庭。出，過明兄新居，均晤。屬即函寄泉兄，速其回滬謁龔觀察。經梅宅，全未見。答少耕，晤談。謁裴丈浩亭，晤談，並晤何君海曙。詢伯謙昆仲，均在喪次，未來。出，訪子梁，相見為快，道別來事。其東姬得子，已攜之回。中東一家，未知果相容否。並晤子讓。子梁前日過余，未晤。八日當趁德公司赴差，愈遊愈遠。壯哉此行，快著先鞭，不勝欣羨。回家祀祖，孟冬時祭也。餐後入行轅，子梁薦筆客陸汝良來，價尚相宜，未知果合用否。日間發吳門信。夜訪亞甫，不值，託帶寧信。過大吉樓詢幃字，後日當成。過申園小坐，即返，宿行轅。閱報，李高陽督辦河工，河督易李

子和制軍。前督留工效力贖罪。二李皆與望江有舊，此時共事，必和衷矣。為之欣慰。

七日 星使赴宴訪少嵐，同仲皋策馬車遊靜安寺，憩西園，即返。薄暮，星使命同至密采里法酒肆，共趙殿撰仲瀛、朱茗園、馬。入夜回家，已將三鼓。先是，嘉生招同蓮浦、仲瀛、子靜等宴聚豐園，堅勸侑者，仍招巧姬。新遷蒼芳巷，日間因吉人邀訪萬翠雅，巧居在其前，過門見之，故續此緣。散後過其家小坐始南。月色大佳，頗有致也。今日修寄鷗侶，即發。

八日 到行轅，蹇虛甫念咸自遵義來。少耕來，久談。招飲聚豐園，赴之。席半先行，遊申園遣悶。回宿行轅。

九日 星使定明日赴白門，出單令閱，則分派各員也。余與傲盒皆東署隨員，桐封、岳松亦屈此列。喆父仍舊，琴齋則參贊兼隨員，少耕橫濱，虛甫神戶，長崎用星垣，以其舊地位置琴齋。星使念舊，真令人感。忽寄壽平，即發。又電寄梓生，止其出都。緣所事若此，前約同行只得作罷。深負良友，大愧此心。訪簡庭，談所託已屢為言之，皆以人多未允，且心如己為其子求之，簡庭是心如所延友，故未能兼允也。出，訪昕伯、桂笙、孟暉，略談。出，過乾生。吉人為星使購華山碑。同訪翠雅談，吉招同飲海天春，散後同乾生遊申園，久談。乾生以無位置，星使屬先東，計十二日即行。同返行轅，修寄芝圃、鷗侶。

十日 修寄杏南、哲甫，託乾生帶交。戌刻，星使登江裕船，同人往送。余所乘輿為捷足者得去，共吉人久候始行，到舟送畢，各散。今日味爽隨星使祝皇太后萬壽，同行禮者，椒卿、正則、瀚生、吉人。回家始知叔岳已赴吳門，允祖及其婿銘雅自鄉間來，久談各事。得五姊信，芝圃兩信並唐友蘭詩函。又得壽平函並序文，改詞大佳。言得汴信，屬其到署，日內將出京矣。

十一日 到行轅，少嵐來談。修寄蘭弟，即發。訪嘉生，不值，晤於途。屬過申園候之，久之始來，久話近狀，各散。返寓，知允祖已同三兄到會館詢樞，並已定船，甚妥。接蘭弟信。

十二日 候會館人至，下午始來。定明日同去白蓮涇認李嫂柩。趙孟遜自都門來，言梓生尚未出都，因東遊計未決，將赴南河，未知確否。然去電當接，可不至誤矣。薄暮，同允祖、銘雅煙紳園，飲杏花村。過留春聽戲，桂芬演『昭關』漸不如前。子初始散，及家已將丑刻矣。昨接鷗侶信，並『扁舟雜憶』寄來，慰慰。

十三日 邀三兄同允祖再過會館，細詢出葬年月。因昨來人言四年分葬，不是。記先君靈襖五年始由館運回，其時余尚見嫂柩在館，何得言四年已葬耶？下午訪王靜波，還前

款，同過紳園談。季同、仰仲來，巖子元邀同人飲聚豐園。共仰仲久談，方知尊甫崇明差已早撤去，全眷返省，近況定必不佳。巧姬來侍。散後過其居小坐即南。允祖回，言到館查簿，未見。司其事者記憶不清，飭人同至浦東遍尋，始見有『孫李氏碑記』。去土則棺木已腐，題字均不可識，只可檢骨。余聞甫畢，疑團大起。采兄八年始故，其時兄曾與館中人商留多次。前歲屬三兄攜僕往留，方知己於上一年因停放太久，例不再留，遷葬浦東。似此約在九、十年間，嫂柩木料尚佳。入土三數年，決不至腐。種種可疑，俟明早親往詢之。

十四日 曉起，同允祖驅車至紹興會館，久候司事夏兆祥，起詢舊簿，則遷葬之簿遍尋無有。余以此事可疑，細與之言，渠亦甚為恍惚。邀同渡江，步至其處，荒塚累累，蓬蒿沒徑。遍洗各碑，俱屬不是。到昨去土處，見係薄板，與嫂柩全乎不似，且係落土年深者。看塚焦老年七十矣，具言此棺係初置此地，由老閩遷來者，計時則在同治中年。細驗屬是，其訛可知。過焦老家候之，夏司事率農夫三五，遍尋各塚。久之，來請往視，則前和題字僅李氏孺人四字可辨，上三字似用刀削去。閱其碑，則書明宋李氏。痛斥其妄。渠言棺木甚似，余言此何等事，而可含糊了之耶？急屬掩土。暮色漸至，飢火中燒。相與渡江，覓市肆可食者，果腹而散。仍飭檢簿送閱，渠言恐已送葬紹興。余言無論如何，總以見簿為憑也。自渡口至家路甚遠，步行為疲。同允祖過竹行街胡樓少憩，返寓納食，與家人從長計議。

此事全誤采兄當日入館即無志於運回。及先襯還里時，兄尚以為可緩，與余見大異，幾至角口。幸余意已決，始返先襯，李嫂則仍留館。館例三年不取，非留即葬。自五年至八年三年中，未知果去留否。兄既沒，余奔走四方，余婦僑母家，惟梅嫂以戀母家，從未去滬。此數年中，竟未過問。及余移家到滬，與之同居，居定，余又他去，乃屬三兄往詢，始知己葬。連年艱窘，無暇計此。去冬始託允祖歸言于梅嫂，且不信。又言還鄉大不便，且兄當日亦甚不願返。種種作梗，余皆未從之。今夏到都，秋間受事，即郵書允祖，速其來運，果於日前到滬。論目下況狀，實屬萬無此力。然出洋三年，全家他去，僅此遺襯留滬海邦，守視無人，太可慮懼。勉力為之，以了余心願而已。天不諒余，失李嫂柩，致添一逆心之事，為之奈何？用詳記其顛末，以告吾兄嫂，且留以示後人使知之也。接壽平書，言即出都，弘興皮款徑寄京號為是。

十五日 候夏兆祥，至午後始來，言舊簿仍未尋得。堅言宋李氏柩是李嫂無疑，且可以全家性命為質，開棺請驗。余折之曰：「何以碑記為宋李氏？」渠言昨晚苦思之，始記因采兄託其留數年，改易此碑。且出宋李氏進堂之簿見閱，則書明死者住山陰李家村，光

緒四年送館者。堅責其謬。渠言采兄恐為館董查出，故改姓易書，若新進堂也者。余言若我等先去問時，爾即具言其故，則可不疑。今因查詢多次，始言及之，其為遷託，固自可知。本當徹究，然無憑証，且多年不遷，又不相告，其咎在我，姑不多責。今惟有再查其詳，限三年中回報，且善守宋李氏柩。若三年中無他人來運，則俟余返國時，籌資於浦東相近處購一棺地，為之改葬，姑存一疑塚而已。嗟嗟！采兄作事不實，致有今日論。嫂氏無出，或可聽其湮沒。然李嫂甚賢，且有慧才，收局不應若此。或亦天妒名媛耶？乃奉采兄及王嫂遺襯登舟。允祖以院試在即，當由輪船返里，而屬銘雅押運兩襯，由內河行。銘雅雖無事，願任其勞，然余以奉差少暇，致以此事累及姻親，心殊不安耳。並由此船帶回舊木牀一張、籐琴凳兩張寄五姊，舊泥轎一乘贈銘雅。

午後到行轅，晤黎星甫汝恒，府主之姪，自遵義來，亦同差者。久談東事，蓋亦曾至扶桑。又晤椒卿、趙僕，以余數日未至，送信回家，適余已來。至晚始返，詢知係津信、東信各一件也。夜餐後回南，途遇桐封，新自都來，相見為快。同茶萬華樓，談近事。知仍派隨員，甚為怏怏，擬面求星使。余勸其須善為辭，蓋此事原出自上，何得任意要求，且求亦未必能成，不若聽之之為愈也。散後回家，得溪孫信，並寄麗影，殊不失信。又得哲甫復書，所謀震聲假款未成，為余函託心如。此不足恃。年內無巨款，其何以支？又得子貞書，並寄乾生，當為轉遞。又得芝圃信，勸余全眷仍住滬，渠來課諸兒讀，且支應門戶，月索修脯十金。關愛之意甚殷，其如余力不足何。又言榴甥年內出閩，屬余速籌六七十元濟之。余以近累尚難成行，禦冬敝裘且未收回，自顧大難，焉能及彼。愧恨之意，交並於心。當薄寄數元，以全戚誼。修寄五姊，託嚴太君還邑轉交。

十六日 接蘭生信，薦郭僕來，鄉愚不合用，暫留守門而已。登舟祭兄嫂，並別銘雅。到行轅，晤桐封、瑞芝諸同人，久談。聞徹盒亦至。少耕招同人明日飲其家，余以事冗，且允祖及朗軒母子行，必無暇，卻之。到錦雲齋閱裝潢各件，回家夜飯。飯後邀允祖、閻軒過胡樓小坐，季同亦來會，久話各散。修寄芝圃，託允祖過寧面交，緣有賀儀，且託面達近況也。又以舊皮袍、綿開氣袍贈允祖，用以酬勞。徹盒、瑞芝先後來，均未值。十七日 答瑞芝於新椿記，不值。到佛照樓答徹盒，久談，並晤其世父，留飯。徹盒攜眷來，聞已派事，頗有悔心，然無如何也。到轅，知星使有電報來，計後日可返滬矣。到鏡肆配大鏡，裝曾文正公印相。過申園候允祖等，久不至，晤陳輔齋，談勉叔事。到江孚船，晤朗軒，各件俱登舟。久之，太君攜僕從至。朗用通寶去，未知能不變否。候允祖，久不來。詢通寶，言同自家中行，恐不識徑，致有誤。又疑就余于申園，同朗軒飛車訪之，不見。腹飢，同飯杏花樓。回舟，則允祖已自下海埠回，屢問途始登舟，殊

幸矣哉。話別乃返，時已丑初。

十八日 到行轅，桐封、傲盒、虛甫、星甫、雲盒、椒卿先後過談，議明早至舟次接星使。薄暮，到泰安答桐封，稍坐。過傲盒，久話攜眷。余言眷屬同行到署，不便有四：一，大幫同舟，行止不便。一，到橫濱下舟，無處可以暫寄住，東旅肆中原女屬種種不便。一，到京若徑赴使署，則舊員尚未遷出，安有餘房安頓眷屬。一，到東都時即有隨同呈遞國書及檢收交代各件，非三五日難得餘閑。且倉卒賃房，不特價昂，且難定其必有。又言語不通，一應事宜，皆當仰之通辯者。繙譯僅有一人，辦公且慮不了，安能為余等謀及私事？愚意只有隻身先去，到彼各事辦妥，再行請十數日假期迎春東行，較為妥便。不過用項稍多，不致茫無頭緒也。同傲盒、竹林茗華眾會，各散。獨遊申園閱報，亥刻回行轅宿。

十九日 味爽起，同人衣冠，先會於桐封寓，即至金利源棧房。候至午初，憲船始次。登舟問安，即返行轅，以次接見。劉敬亭漢英自遵義來談。薄暮返，經季同家小坐，仲廣適返，晤談為快。同過胡樓小坐，各散。

二十日 早赴行轅，先經謝掄甫家，與嫂氏議所居，殊不如意。出，訪明兄，略談即出。薄暮，季同招飲於其家，亥刻散。得壽平書，規勉良至，並寄文稿來，言下月三日方出都也。又得祐述書，璧齋以彭邯鄲事重入都，並贈余鶴俸，經祐述璧謝，誼可感也。又得味蕪書並詞。

二十一日 赴行轅，修復壽平、祐述，即發。許尺衡來，琴齋自杭州來。為星使配玻璃鏡，薄暮返。

二十二日 訪簡庭談。葛卓人返自東都，適在座，略談先去。訪心如，交詰父書。與之熟商，蒙允代借三百庫紋，月息一分，端節還清。有此周轉，可以卒歲。兩君均可感也。為杏南購補服。過大吉樓購宣紙，返行轅，得乳羔、杏南、橘孫書，又得詰父書。薄暮經申園小坐。返，檢書籍。

二十三日 早赴行台，餐後重配鏡面。過大吉樓定摺紙，入城取畫件。出，浴於新園，返行轅。薄暮經胡樓，即回。與嫂氏計寄居事，堅不借東，無可強也。得吉人信、翔弟信。夜復吉人，又寄杏南、乳羔、橘孫、子貞、詰父。

二十四日 合豐各衣均成，計洋二百約四十元，允以年底歸款。修寄星垣薦僕，未知能錄用否。即發東信。修履歷，並繕領狀。黃吟梅過談。桐封策馬車來迎，同訪卓人，不值。到幼嵐家，謁尊甫隨季先生。出，遊西園，茗敘，晤張少軒、陸玉舫。桐封堅邀飲李黛玉家，晤同年王鷺榮、劉雲搏、黃小珊。散後經巧居，一轉即返。日間發日東各件。

二十五日 到行轅，校讀咨呈，並抄黏各件。莫獨山師自太倉來，衣冠謁之，不值，即返。日間過顧宅，議嫂氏同居事。

二十六日 謁莫師於舟次。回行轅，謁李景卿觀察，不值。修寄啟臣、秋樵、溪孫、魯卿，又寄幼叔、梓生、亮伯。匯津百金，了啟臣款、京都百二十金、了弘興、秀文義、成隆源各款，託心如由仁昌票號即寄餘款，日內當可收到。鷺榮同年招同人飲陸月舫家，嵩岳不知，亦來入坐，似覺不安。散後晤昕伯、紫詮略談。桐封邀過李湘林芸林家小坐，又過胡月娥家，遂散。經巧居，即返。日間晤曼君於茶寮，久話別狀。渠赴旅順營幕。

二十七日 到行轅奉劄，同人會議明早謝委。程淦丞來自吳門，略話近狀。同行，過大吉樓印名刺。茗華眾會，晤萬劍盟，同過紳園，久談。散後途遇琴齋，同訪傲盒。趙升送來喆父、鳳笙、子貞書，偕至海天春，踐莫世兄，梅臣之招。梅臣星使愛婿，獨山師之介郎也。今夕奉尊翁命宴同人，惟少耕、少嵐、尺衡未至，餘皆應其招。亥初散。過萬華樓，與淦丞茗敘。渠有廣陵之行，余留小住，不可。因有伴，將即登舟。殷勤送別，頗覺依依。返寓。日間莘樂來談，因余日前曾過訪也。

二十八日 到行轅，同人齊集，衣冠謁星使，謝委劄。勸勉至再，同人皆唯唯聽之。貺余貴州省城圖及尊公墓銘，余敬獻醉翁【豐樂亭記】。午後衾，天氣驟涼。訪嘉生，贈以帶板，久談。同過北益泰，冒雨先返。修寄蘭生，邀其來滬，為余接着赴蘇歸寧。因嫂氏堅不偕行，寄居母舅家中，余眷獨處則嫌房大。同舟赴東，則又無款。滬寓押租，住至下月即滿。擬俟嫂氏月初移居後，余亦即行。內子偕兒姪送余起程後，俟蘭弟來，即同赴蘇歸寧度歲，開春籌款，再行接住東瀛。若竟無資，只得暫時闊別，亦無可如何也。日間茗華眾會，晤曼君賦秋，招飲未赴。

二十九日 晴 風大驟寒 發蘇州信。到行台，偕傲盒謁李丈免林觀察，久談。觀察前管機器製造總局，與先大夫相往來，與先師劉興化先生尤為莫逆。剛方正直，近代所稀。曾文正公最契重之，今合肥相國亦甚心折。去年奉命赴越南勘界，未竣事，適東使易人，合肥保薦，朝旨從之，敦促入覲。行次上海，忽患偏重之疾，竟難北上。適黔陽使君入都，奉簡再膺使節，觀察於是養疴申江矣。日前移新居於城北，去行轅最近。余以故人子，頗荷垂青，接見殷殷，重詢家世。其精神雖不如前，而浩然之氣，依然充塞，殊可敬服。惟近狀大窘，星使調其猶子同去，即正則州別駕也。復為言於沅浦宮保，復南洋差，稍資菽水耳。

回行轅，共同人議明日公請星使事。羅晉錫自金陵來，住永安棧，行將同舟東渡。秋間在都曾一見之，聞係忠節公後裔，殊可敬止。天氣大寒，幾不可支，及暮遂返。

三十日 早入行轅，同人均集。偕儻齋、晉錫同車至張叔和之味蕪園，諸君子先後至。午正，星使同莫獨山師並車來，稍憩，就廳事坐，余與儻齋、琴齋、桐封陪宴，少耕、虛甫則共少嵐、尺衡、椒卿、敬亭、瀚生、星甫、雲齋、瑞芝、晉錫、正則諸君子分飲他室。金惠疇自秀水來，亦入座。計未到者，吉人與曾君岳松耳。司肴者為聚豐園，少耕提調之故，尚可口。飲至申刻始散。經西園一轉，即返行轅，更衣後往送曼君，已登舟矣。過合豐衣莊議帳，出，遊申園。獨坐，適晤唐祝笙、湯禹臣及同年楊君範甫。相逢意外，甚為可快，久談。先行，浴滿春園，甚適。出，飲于粵肆。返行轅，修謝合肥、錫師、福師、嵩師、燮丈。諸先生皆殷勤，余此事之成，皆有吹噓之力，理應函謝。到此俗冗，竟少暇時。今行有期，更不可緩。惟秉燭書丹，多則費力，且已夜半，只得暫息，日內當續成之，交便即寄也。日間得慈生錢塘書。渠初到省差委，尚無消息。專候望江信至，或有可圖耳。